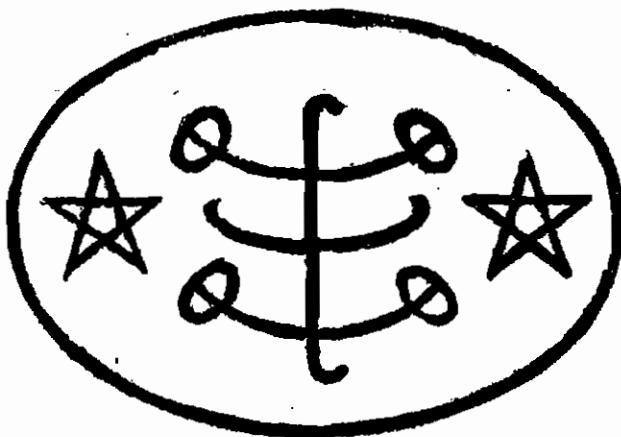


كتاب إقمان

THE BOOK OF IGHAN



PRINTED BY
CHI-CHIIPRESS Co., Ltd,
Shanghai

篤信之道

(Book of Assurance)

序言 Preface

當博愛和拉住在稱爲『和平之居所 (Dwelling of Peace)』的白格達得地方，而尙未宣布他自己是『上帝的顯示者』時，有許多有學識的人，其中有猶太人，耶教徒與回教徒，都提出宗教與神道的問題，去請他解答。在這些人中間，有一個是希拉茲 (Shiraz) 的西特穆罕墨德 (Mirza-Seyd-Mohammed)，他是巴孛的舅父，於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三年間，常到回教的聖地去朝拜，這聖地就是在白格達得境內的。他的問題是關於那些預期的顯示的表記和證明，而從他自己的宗教 (回教) 的觀點上提出的。這本書就是博氏因對於他的

問題的答覆，而著就的。據大同教徒的一般意見，以爲這本書是由那枝超然的筆，在一晚中寫成的。

這是顯然的，波斯人到伊拉克去參拜聖地，是不會在白格達得停留一天以上的時間的。縱然西特對於這種習慣，是一個例外，在那裏停留了一個較長的時間，然而他之會見博氏，總不能有兩次或三次以上的次數。

西特把他的問題，用書面提出，送交喬瓦特(Haji-Seyd-Jawad of karila)，他是伊拉克的一個有學問的宗教家，博氏寫了這樣的封信給他，『請巴享的舅父把他的問題寫下來，我們按照每個題目寫下我們的答覆。』如此，對於這本書著成的速度，可以把疑難解除了。

在這本書中，博氏闡明了一切猶太人，火教徒，耶教徒與回教徒的教義與經典。因爲西特對於巴享的懷疑，與其他宗教徒對於一切上帝的顯示者的懷疑，在實質上是一樣的，使他們不能信仰這些先知者。這些懷疑是關於『死者的復生』，『太陽與月光的昏暗』，『天的開裂』，『新宇宙』等等。博氏在這些象徵的語句的解釋中，把各種宗教的教義貫通起來，聯合一致，於是把和平的旗幟，在世界各國間樹立起來了。

英譯文是由波斯文的原文翻出的，原文本又是由博氏親自校閱一過，經他許可了的。關於這本書的著作的描述，是經亞卜爾法斯（Miraz—Abul—Faz）證明過的，他是上面所講的喬瓦特的至友。

篤信之道

第一章 (Chapter I)

在我們崇高的，至上的上帝的名義之前

本章在表明凡上帝的臣僕如欲得到聖靈的學識，必須摒除一切對於塵世事物的顧慮。

世界上的人們，要正心誠意，於是你們或者可以達到上帝爲你們所指定的地位，可以踏入上帝在天國所擰持的帷幕中。

本章的精義，是凡向信仰之路前進，而在追求真理的人，必須正心誠意，從一切物質的事物中擺脫出來，那就是耳不亂聞，心不亂疑，以免對於榮光發生隔膜，心靈不要傾向現實的東西，眼睛不

要注視暫時的言語。他們應該如此的前進，信仰上帝，依賴他。要如此，他們纔能成爲適合於聖靈的學問和智慧的光輝的人，接受看不見的無限的恩典。因爲一個人如果以別人的言行爲準繩，而求了解上帝與其選民，則無論別人爲有識與無識者，他對於上帝的學問，總永不會升堂入室，永不會達到唯一之神的學問和智慧的源泉中，他不會達到永生的目的，不會接近上帝，以得到幸福。

試想在以前，人民無論高下，都是在聖廟中等候唯一之神的顯示，時時刻刻在引領企盼，禱祝天恩之傾降與預期者之來臨。但是當恩雲展布，慈門洞開，而真光從權威者的天際顯現出來的時候，他們又否認他，避免和他見面。與他見面是等於與上帝見面的。這些事實都是載在天書中了。

現在我們想想在這些人民尋求渴望之後，他們又對真光加以拒絕的原因。他們否認反對到一種爲言語筆墨所不能容形的一種情形中。沒有那個聖靈的顯示與先知先覺的出世不受人民的攻擊，反對，仇視。所謂『呵，人們的不幸！沒有那個使者到他們中間不受他們的譏笑和輕蔑』(K.S.36) 又云：『每個國民都定出陰險的策略以對付他們的使者，使其就範於他們的強權之下，他們作無謂的申辯，想籍此矇蔽眞理』(K.S.40)。

從永生不滅者的權威和天國的區域中所露布出來的聖語是超出生常人的智識範圍之外，而無從領會的。對於一班有靈性和有悟解能力的人，僅可蘭經內荷德章(Surat of Hud)就夠了。要平心靜氣領會這個祝福的一章，注意其中重要的意義，於是你可以知

道先知者事業的奇蹟與其所受的反對和攻擊。或者你可以使人民從自利的懈怠中振作起來，而投入團結和聖學的懷抱中；或者可取飲不朽的智慧的清水，分食光榮的主的學識的樹上的果實。這是從天上的聖棹上分派下來給各人的。假如你知道先知者的艱苦和常人反對他們的動機與理由，你就會了解許多事實了。你愈去研究人民對於一班先知者的攻擊和反對，你在你的宗教中和上帝的主義中的態度就會愈堅強。因此本書述及關於先知者一些事略，表明在各個時代內人民對於權威的顯現與啓示者都予以難堪，而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或者這種敘述可以使某些人們消除因各時代中之有識者與無知者的反對和否認所引起的迷惑，如此增加他們的信仰。

先知者中之一爲那亞 (Noye)，他勸導人們，叫他們到聖靈的

和平區內去，爲時有九百五十年之久，然而沒有那個去理會他，他們對他每每嬉笑怒罵無所不用極，而且用種方法去陷害他，非把他置之死地不可，所以經上講，『常常有許多人在他前面走過，他們都嘲笑他，但是他講，你現在嘲笑我們，我們以後也會嘲笑你，如同你現在之嘲笑我們一樣，那你就會明白了。』(K.S.II)。

後來他不斷的答應他的弟子，在一種預定的時期中，光榮會降臨，此事之實現成爲『白答』(一)。(Baq)，於是他的弟子中有幾人就從他脫離，因爲這個預言是沒有實現的。關於這些事的詳細情形，已經載在許多名著中，許多人讀過，沒有讀過的將來會讀得到。到最後同他在一塊的只有四十至七十二個人，這是根據書本和傳說所述如此。末了，他大聲的說，『呵，我的主，不要留着任何無

信仰的人們在這世界上吧。』

我們想想看，爲何這些臣僕在這時候反對和遠避他，而不能拋棄否認的態度，表示接受的精神，以得到主的榮光？如何聖靈的預言成爲『白答』，使得跟隨他的弟子許多人從他跑開了？你如要求了解無形的事物中的奧秘，就必需深思默察方可，要從這天國的花園中吸收芬香，要承認上帝的試驗會時時刻刻在他的臣民間降臨，如此光明和黑暗，真理和虛偽，啓示和迷路，幸福和失望，玫瑰和荊棘，這些就可以分別清楚了。經有云，『人們以爲只要說「我們相信」而不經證實（試驗）就夠了嗎？』（K.S.29）。

在那亞以後，荷德出世。據許多傳說講，在七百多年的時間中
(一)『白答』(Baba) 的意思照字面上講是『意識的顯現』，但在此處是指預言之
未能實現。

他召集人民到光榮的主的天國中去，但是災難落到他的頭上如同大雨一樣的傾盆而至，他教導人民的熱度愈高，他們反對他也就愈甚，他愈加努力，他們的輕蔑態度也就愈囂張『他們的不信只是加速不信仰者的沈淪。』(K.S.35)。

於是賽雷從天國中降世，召集人民到永生不滅的極樂區域中去，在一百多年的時間以內，他勸告人們服從上帝的誠律不要妄犯違禁的事情，但是結果等於零，一點效果也沒有發生。有好幾次他迫得不能不把自己隱藏起來，如此種種，層出不窮，然而永生的華美召集人民只是到團結之城去的，經上講，『在塞馬得Thesmaud的民族中，我們派遣了他們的兄弟賽雷。他對他們講，呵，我的同胞們，崇拜上帝罷，你們除開他以外，沒有別的上帝。他們回答說，呵，

賽雷，我們所希望於你的是如此，你難道禁止我們去崇拜我們的祖父所曾經崇拜過的嗎？但是我們對於你所邀我們加入的宗教很是疑惑，事實正會如此。』(Kor.) 凡此等勸導人民的工作均歸無效，最後一種可怕的巨聲發生，將他震死了(Koran)。

後來亞伯拉罕(Abraham)降世，打起勸世救人的旗幟，他邀世界上的人民到正義的光明中去，他雖然努力勸導他們，但是除開使人嫉妒或者予以不注意外，沒有發生別的效果。但是那班誠心服事上帝的人，就能由堅確的信仰，不可思議地超升到上帝所抬舉的地位。從歷史上所載着的，可以知道聖明的亞伯拉罕是怎樣的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一切嫉妒反對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如火如荼一樣的。在『可蘭經』的故事以後，他們把這盞明燈驅逐出境，這是在經

書上都載過的。

亞伯拉罕去世以後，摩西降生。這位聖人是從聖愛的伯蘭(Bar-lāh)帶着譖誠的桿尺和學識的白手來到世間，他具有權威的魔力和不朽的威儀，從先萊(Sing-i)的光明中來到人世間，召集世界上所有的人們到生命的王國中去，引導他們去得到信仰之樹的果實。但是法老(Wārəoh)同他的人民都反對他，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一班無信仰的人都向這個純潔的樹拋擲懷疑的石頭。後來法老同他的人民專心致志的用反對和否認的水去熄滅這聖樹的火，不知道聖知的火是從來不會被物質的水熄滅的，有最高權力的燈也不會被逆風吹滅。事實是恰恰相反的，在這種情形中，水只能助長火的燃燒，風返使火勢延存，假若你用深刻的眼光去觀察，優遊於上帝的福樂

中，就會了解這真理了。

由法老族中的一個信仰者所述的解釋是何等的動人，這個故事由權力的主(The Lord of Might)述給他的可愛的信徒：『有一個人是法老族中的真正信仰者，他把他的信仰隱藏於心，不告訴別人。

他說因一個人說上帝是我的主，你就把他置之死地嗎？你看見他從主那裏帶來明白的表記，還不相信嗎：假若他是一個說謊的人，欺騙的懲罰自然會落到他的頭上，但是如果他所講的是真理，他對你警告的那些斷語，就會降到你的身上；上帝決不會引導欺騙者和叛徒的』(Exodus 10)。

到最後，事情走到了極端時，他們索性連這個信仰者也用殘刑把他處死了。『上帝的譴責不該降到無理的人的身上嗎？』

現在想想這些事情和這些糾紛的原因罷：那就是當一個真的顯示從渺茫的天際出現在世界上的時候，世界各處就會羣起而攻之，用種種卑污殘酷的手段去反對他。所有一切先知者當其降世時，總是向人民宣布別一個先知者的來臨，並指明將來顯示的表記，各種聖書中所載是如此的。於是以人民對於聖靈的顯示和聖書中所載的表記儘管追尋盼望，但是在各個時代中，像壓迫，仇視，避害先知者和選民等類的事情，總是發生呢？經上講，『無論何時一個使者到你這裏，帶着你心中所不願要的東西，你就驕傲的拒絕他，控告他有欺騙的行爲和殺人罪』（K.S.2）。

現在我們想想這些行爲的理由是什麼，何以他們對光榮者的美的象徵要如此的對待。所以使從前人民發生反對和不注意的那種同

樣的事實會促成現在的人民的疏懈。假若我們講，聖靈的證據不完備和齊全，所以使人民反對，這就純粹是詛罵的口語了。因爲恩惠無盡窮和慈懷無止境者，從地的臣僕中選擇一個人爲其人民的導師時，決不會不給他充足和完備的證據，而同時就懲罰人民不信仰他。

不，操生存權的上帝，從他自身的顯示中，是包羅一切現實的事物。他的恩典的施予是不會有一刻停止的，他的慈雨從天上的雲端落下來，是不會有止境的。這種窮盡止境等等，只是心境有限者才有的情形，他們是棲息在驕傲和自大的山谷中，徘徊於隔膜的沙漠中，他們依從自己的想像和一班宗教博士所告訴他們的一切。所以他們不能成就任何事業，只是反對先知者，不能得到任何結果，只是拒絕真理。

假若那些臣民，在每個顯示來臨的時候，能夠洗心革面，使心

境脫離他們以前所見所聞以及成見的羈絆，那他們就無疑的不會失去聖美的權利，因而不能與聖地接近和與聖明的先知者相結納，這對於凡是秉有悟解能力的人，是很明白的一件事。譬如在各世紀中，他們把證據和他們從宗教博士們所得來的學問相比較，他們發現與他們有限的知識不相符合，這種無意識的舉動是在現實的世界上，只有他們有的。各個時代中的宗教博士是阻止人民達到團結之海岸的主動者，因為鞭策人民的權柄是握在他們的手中。有些是因為領袖慾太甚，阻碍人民向上，有些是因為自己缺乏智慧和學識，不能領導人民。所以各先知者都由這些博士們的判處而殉難，超升天國中去了。這些一時的領袖和教士們所加害於生存的帝王(Kings of Existence)，和願望的實質(Essences of desire)者到底是什麼！他們

以有限和暫刻的時日爲滿足，是阻碍自己不能到永生的國土去，他們的眼睛失掉觀看爲人愛戴的美的權利，他們的耳朵失掉傾聽願望的鶯 (Nightingale of desire) 聲。所以關於各時代內教士的事略都在各聖書中載過，如在可蘭經上講：『呵，你們這些人，爲什麼當你們自己是上帝的表記的證人，還要否認他們呢？』(K.S.3) 又云，『呵，你們這些人，爲什麼要把虛幻矇蔽眞理，有意的把眞理隱藏起來呢？』(K.S.3) 又云，『呵，你們這些人，爲什麼要阻碍往上帝的路？』(K.S.3)。

這是顯然的，那些人阻礙人類向正義之路走，就是當時的那些教士，他們的姓名和事略在各種著述中都載過的，而且你要用上帝的眼睛去看，在許多詩歌和傳說中也可研究得出來。

所以要用純潔無瑕的深刻眼光觀察至上的學問的範圍，探討不朽的聖語的精義，於是當所有聖智的奧祕顯現時，不致有障蔽榮光的暗影，能從仁惠和恩典的籠罩中顯明於外。人民的反對和矛盾完全是由他們缺乏知識和悟解能力而產生的。譬如他們不能懂得惟一真實者以莊嚴的態度所講關於將來顯示的解釋。於是他們就揭舉反對和分離的旗幟。這是顯然的，只有永生的先知者才能懂得上帝的言語的意義，只有永生的人民才能聽到天國中的仙音。在摩西的時候，一班無信仰者當然不能了解以色列（*Israel*）民族的精神，無信仰的法老也從來不會知道摩西的聖明。經上講，『除開上帝和一班學問有根底的人，沒有那個知道其中的解釋』（*Exodus* 8）。然而他們還要從有成見的人們去覓得書的解釋，不去從真正的源泉中找到學

問。譬如摩西去世後，耶穌的靈光在世界上照耀時，猶太人反對，說在摩西的五經內（Pentateuch）所預言的人，一定要提倡和實現這經內所講的，但是拿撒勒（Nazareth）少年自命爲上帝之子，是把離婚和安息日的規定廢除了，那是摩西經內最重要的規定，而且顯示的表記並沒有降臨。如此猶太人還是在等着摩西經內所載的事的實現。自從在創世期中的摩西以後，有多少一體的聖靈顯示和永生的光明的先知者降世，而猶太人還是被他們的如惡魔般的自大的成見，和自利的錯誤觀念所矇惑而不醒？他們還在等候在某個時候內，按照他們所知道的表記，這種理想中的人會來到。因此上帝懲罰他們的罪惡，剝奪他們信仰的靈力，因爲他們不懂得摩西經內所載着顯示的表記的意義，叫他們在地獄的黑暗中受苦。他們既然不知

道這些表記的實體，而這種事情又沒有外形的表現，所以他們得不到耶穌的教訓，不能接近上帝，還是在等候着的人們。如此無論那國的人民因不正確的觀念，採取和猶太人類似的辦法，就都會失去純潔的澄清的流泉了。

爲闡明這些奧祕起見，我們已經在前面述過，先知者對一個有信心的人，用不可思議的希哲士Hijaz(Arabic亞拉伯文)的諧音所講的一些聖語。在此處我們應你的請求再用伊拉克Irak(Persian波斯文)的音調將他們復述一遍。這個或者可以領導在寂寞的沙漠中乾渴的人們，到與上帝接近的海濱去，使那些在分離與背棄的荒原中漂泊的人們，到親近和團結的帳幕中去。如此錯誤的雲霧或者可以消滅，照耀全世界的指導的光輝，就會從心靈的天際顯現。我們信仰上帝

，求他的幫助。或者我這枝筆可以發輝一些喚醒人們的東西，使他們從懈怠的態度中覺悟轉來，得着上帝的許可，去傾聽天國的福音。

當耶穌的愛火把猶太人的固執的障礙物燒毀了，他的權威就是就外表上講也是部份的爲人承認了的時候，這位聖人對他的弟子講到他的離去，就把渴望之火燃燒起來了，他說，『我去了，我會再來的，』這事對於凡是有學識的人，是清清楚明的。又在另一處他講，『我去之後。別個人會來告訴你們以前我所曾經告訴過你們的，會完成我所講的。』假若你用上帝的眼睛去看一致的顯示，上面的兩種話實際是一樣的意義。

對於一個有高明悟解的人，耶穌的書同他的主義實際是在『先知者的最後者 Seal of the prophets』（穆罕墨德 Mohammed）的時候

證實了。在名義上，穆罕默德講，『我是耶穌，』並且證實一切表記，事實和耶穌的書都是從上帝的面前來的。就這個意義講起來，在他們兩人中和他們的書上都沒有不一致的地方，因為兩人都奉上帝的命令，降生世間，讚揚上帝的。他們兩人的書都是宣布上帝的法律的，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耶穌講『我去了會再來』。就如同太陽一樣；假如今天的太陽講『我就是昨天的太陽』，這是確實的；然而按照每日的順序，太陽說『我是昨天太陽另外的一個』，這也是對的。如此我們再看日子罷，如果講所有的日子都是一樣的，這是對的，確實的；然而如果講，按照名號稱呼，他們是各不相同的，你知道這也是對的。因為雖然他們都是一樣的，然而各有各的名號，性格，稱呼，與衆不相同的，用這個同樣的方法可以知道分離的地

位，聖靈的顯示的不同和一致，於是關於分離和團結，你可以領悟性格和名號的創造者的言語的解釋。如此你就會完全懂得何以那永生的聖潔者時常對他自己有不相同的稱呼和名義。

後來他聖下（耶穌）的徒衆和弟子問他關於復活和顯示的表記，在什麼時候這種表記才會降臨。同樣的問題是對這個具有大無畏的精神者提過，每次他聖下都指出其某種表記，這是在四部福音內載着的。

我這個被壓迫者現在講到事體中之一件，如此將酬報之樹上 Tree of Reward (即儲藏之樹) 的隱藏的利益，爲着上帝的緣故，賜給他的臣僕，於是一班凡人不致失掉永生的果實，而或者可以得到光榮的主的川流不息的河水之灑濺，這河是在白格塔得 (和平之棲所

The abode of peace) 內奔流的，我們並不要求報酬。『我們供養你，只是因為上帝的緣故，我們對於你不希望得着任何報酬和感謝』(K.S.76)。這是使心靈光明的人得着永生的食物。這就是『呵我們的主，使天上降下食物給我吧』(K.S.5) 那句話中所講的食物。這種食物對於應得的人永遠不會斷絕的，是永沒有窮盡的。這個在恩恩的樹上不斷的增長，從正義和慈悲的天上不斷的降下。經書上講：『你沒有知道上帝講一個喻言：一句好的言語是如同一株好的樹，它根深蒂固，棲葉繁生，在一年四季中開花結實』(K.S.14)。

噫，人們還要使自己失去這種最好的賜給，拋棄這種不朽的恩典和永久的生命！所以要讓他賞識這種最好的食物的價值，或者死的身體可得到新的生命，枯萎的心靈可以發達成無可比擬的靈性。

呵兄弟們，往者已逝，來者可追，達到永生，是在及時努力而已。從上帝那裏吹來的生命的微風不會永遠不停息的，聖訓的河流不會永遠奔流不止的，天國的門不會是常常打開着的，到某一個時候天國的夜鶯會從聖的花園飛到神巢內去，在這個時候你就會看不見玫瑰的美麗，也聽不到夜鶯的歌唱了！所以當永生的鴿子是在欣欣歌唱，聖美的春天是在輝煌燦爛之中的時候，你要趁着這個時期，使你的心靈莫失去傾聽仙音的機會，這是鄙人對於閣下及愛戴上帝者的貢獻。對於上帝的道理，往前進取，或持反對，都隨各人自己的願意，上帝自有其獨立不可侵犯之處，他的聖神不隨凡人之所見所聞而有轉移。

這就是瑪麗之子耶穌在福音中，對於後來顯示的表記，所持之

議論，所抱之態度。關於這些表記，當他們詢問他的時候，按照馬

太福音內所載，他答覆如左：

『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太陽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衆星會從天上墜落，地球會要震動，那時人子的表記會在天上顯現，於是地球上的兆民都要哀苦，他們會看見人子具有權威和偉大的光榮從天上的雲端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招聚來。』上面這一段話在波斯文翻譯內的意義，是在籠罩人民的災難過去之後，太陽要停止照，那就是宇宙變成黑暗，月不明亮了，天上的繁星要墜落到地球上，地球會震動。在那個時候，人子(Son of man)的表記要在天上顯現，那就是，預期的聖美相生，命的實體要從無形的宮中來到現實的世界。他（耶穌）講：在那時

所有棲居在世界上的人們要悲苦和哀號，人民要看見一體的聖美帶着權威，光榮和偉大的賜給，駕雲御霧從天上来臨，用號筒的大聲，派遣他的使者。同樣的敘述是載在馬可，路加和約翰福音內。這些既然詳細載在亞拉伯的文字內，我們在此處就無需重述了，我們只研究其中之一件。一班教士既不懂得這些記載的意義，又不知道這些字句的命意，只知道依隨字面上的解釋，因此他們與穆罕默德的恩河和亞馬德(Ahmadic)（二）的慈雲相隔絕的。人民中的無知者依賴他們的所謂有學識的人也是一樣的被矇塞，不能看見光榮的王的聖美。因為這些記載過的表記在亞馬德降世的時候，並沒有顯示。最後那個生命的寶體回到他的統治中永生之所去了。一世紀一世紀的

(一) 亞馬德(Ahmad) 是穆罕默德的另一名號

過去，時間有如白駒之過隙。精靈的氣息的又一鼓是吹在聖靈的號筒內，把在懈怠和錯誤的丘墓中的死的靈魂，喚醒起來，到指導的地方，和恩典的所在去。然而那些人民還在等候那時候的來到，在那時這些表記要顯現，預期的人（耶穌）要起來，然後他們就可以幫助他，爲他破費財產，爲他犧牲性命。在同樣的想念中，許多別的人民都是與上帝慈懷無限的意旨的源泉相隔絕，他們的心緒是充滿了他們自己的想像。除開這段話之外，在福音內又有一句話是：『天地或有盡期，但是我的言語是不可漠滅的，』這句話在波斯文裏面的意義是天地或者有一天要消滅，但是『我的言語』是永遠不會消滅，永遠存在人類間的。因爲這個原故，信奉福音的人講，福音內的經典永遠不要廢除，無論何時，預期的人具有各種的表記而降世

的時候，他須證實和樹立福音內所訂的法律，於是就沒有相異的宗教存在世界上。這對於他們是已經證實明白而無容疑問的一件事。他們相信就是一個人降生，有了各種表記，如果宣布了與福音內字面上的法律相反的東西，他們必不可服從或接受他，不，他們須詛罵他，控他以叛逆之罪。這在穆罕默德降世後已經歷過了。假若他們用一致的降臨者在每種顯示中所有的謙和的態度，詢問宣布在書上的字句的意義——由於無學識，一切人們對於最終的鵠的和沙谷拉提，雅洛，孟塔哈（Sadrat-El-muntaha）都被矇蔽，不能加以辨認——他們當然就會被領導到啓示的日光中去，明悉學問和智慧中的奧祕。

現在我把這些話的意義解釋出來，使有辨悟和直覺能力的人可以領會一切聖語的徵象，和對於聖靈顯示的寓意的解釋，如此就不

致因字義之艱深，對於名義和性格之海，發生隔閡，對於團結的燈光，致受矇蔽，這燈光就是實質的顯示的地方。

至於『隨卽在那些災難的時日以後』這句話的意義是指人民因災難困苦處於水深火熱的時期，這就是眞理的光輝和學問智慧之樹的果實，在人類間隱沒了的時候，管理人民的權柄是落在無知的人的手中；這時候，學問與團結之門——人的創造的必要目的——是關閉了，這時候，學問變成迷信，指導變成叛逆，正如同在現時我們所親眼看見的，每黨的權柄是握在無知的人的手中，他可以任意所欲的擺佈他們。在他們中間對於受人崇拜者和渴望者的印像，是一點沒有了，空有一個名字而已。人慾之橫流有如此之極，他們把內心中 的良知和理性的光明都消滅了。雖然聖學的門是爲至上的權威的鑑

匙所打開，物類的生命要素爲學問的光明和聖靈的恩典所發揚光大，到了那樣的程度，在每件東西中之中學問之門是打開着，在每個原子之中都有眞光的表現，然而不管事實是如此，他們還以爲學問之門是關閉的，恩雨是停止了。他們既對於成見牢不可破，對於學問的堅強的把柄就相隔愈遠了。他們好像本能地不願有學問和它的門，也不想到它的實現。因爲在臆斷和想像中，他們已經找到尋求麵包的門，在學問的顯示者降世時，除開性命的犧牲外，他們沒有看見別的東西。所以他們自然的舍此而就彼。雖然他們知道聖靈的誥誠是一個的，然而從各方面又都有經典產生出來，從各地方有命令露布。沒有那兩個人對於一句誠語表示一致的，因爲他們並不追求上帝，只是放縱私慾，且不跟隨正道，只是往錯誤中走，他們把

領袖地位看做目的最後的達到，視驕傲倨慢爲受人愛戴的最後成功，他們以爲自利的詭謀勝過聖靈的經典。他們不崇尚謙和與寬忍，只顧圖謀不軌和裝腔作勢，以全力保持這種僞善的態度，恐不然即有傷尊嚴，有碍體面。如果我們的眼睛受了聖靈的光明的洗治，我們就會看見是一羣野獸在那裏吞食人民的死尸。還有什麼困苦災難，比這種情形更嚴重？因爲一個人要想追求真理和學問，他就不知道去請教那個是好，或向那個去研求，因爲意見是那樣的紛歧不一致，方法有那麼多。這種災難困苦是每個顯示的表記，沒有這種表記，真理的光輝就不能發揮璀璨，因爲導師降世的黎明時期，是在錯誤的黑夜之後的。所以在傳說和記載裏面，就有這些話，說背叛的行爲會蔓延世界，黑暗和同類的事情，如上面所述的會籠罩全球，

爲簡略起，在此處就不把這些傳說重述了，因爲是大家都知道的。

假若人民以爲這災害（從字義解釋即窄狹）的意義，是指地球會要縮小，或者如他們所揣想的別種情形，那末這就從來不會實現，他們就一定會講這種情形是沒有實現過的——正同他們所講過的和現在仍在那裏講的一樣。簡單講起來，災害的意思是聖靈學問的窄狹（即艱深難求也）和至上的言語的難懂。在真光和他的（二）明鏡沒落之後，人民陷在窄狹和艱苦的境況中，無所適從，不知道追隨那個是好，書上已載過。

所以我們向你把傳說的意義解釋清楚，把智慧的奧祕剖解明白，於是可以使你懂得眞意所在，可以成爲那些飲過學問和智慧之水

(一) 即先知者同他的弟子，如耶穌是

的人之一！

至於『太陽要昏黑，月光要停止放射光亮，衆星要從天上墜落到地上』這些話：『太陽』和『月光』，按照先知者的言語中所講的，不僅指有形的太陽和月光，他們引用這兩個名字，是有幾方面的意義的，在每一處有每一處的特別意義。譬如太陽的一個意義是指『真理的陽光』，這是宇宙的主宰者向世界放射光輝，將恩典傳給世界萬物。

這些真理的陽光在他的性格和名義的世界中是普遍的聖靈的顯示。受了真正爲人愛戴者的命令，物質的東西的發達如果實，樹木，顏色，礦物，以及一切存在世界上的東西，都是由於有形的太陽的帮助而成就的。一樣的情形，團結之樹，一致之果，概念之葉，學問與信仰之花，智慧與宣揚的石榴，都是由於理想的陽光的訓練而表現

的。所以當這些陽光照耀的時候，世界是更生了，生命之河在奔流，慈悲之海在波動，恩雲密集，仁風向人們吹拂。因爲有這些聖光和理想的火，上帝的愛的熱力乃在世界上燃燒了，因爲這些理想的神靈的恩典，生命的不死的靈魂才授予生命於有限的死者的身上。

有形的太陽實際是那個理想的太陽的華美徵象之一，這個理想的太陽是沒有那個東西可以與之相比，相像，相等，相峙的。一切東西都是爲它的存在所維持，因他的恩典而表現，以後又會回到它那裏去。一切東西都是由它那裏表現出來，嗣後又歸還到它的命令的財富中去。一切現實的東西都由它發源而來，而歸還到它的命令的儲藏中去。假若在解釋和記載中，這些（太陽）只是用一些名稱和性格表明，如你所見所聞的，這是爲着使心靈微弱和不完全者能了

解起見，而如此的。不然他們就已經永遠的超然於每個名稱之外，會從每個性格中洗淨出來。名稱的實質對於他們的聖靈之宮是不生關係的，性格的精華對於他們的權力的王國是不相連接的。上帝是太光榮了，除開自身以外，用不着使他的選民知道，而他的朋友除開他們自身的實質表現外，也用不着別人去描摹，他是崇高無比，超乎臣民的敘述與揣想之外的！

在『純潔者（Puracalat）』的著作中，太陽這個字是常用到那些理想的光明（顯示）上去。這種引用的方法可以在『賴德巴（Nudba）』的禱告中找到一個例子——『上升的太陽是在那裏？璀璨的明月在那裏？閃爍的繁星在那裏？』所以這是表明在原來的意義中，太陽，『日光』和『繁星』這些三字是指先知者，聖哲同他們的徒衆，由於

他們的學問之光明的照耀，凡一切有形物界和無形物界都爲之開化，啓迪了。在另一個意義中，『太陽，』『月光』與『繁星』是指在後來顯示的時候，從前神道的教士，在他們的手中是握着人民的宗教的大權的。假若他們爲後來顯示的太陽的光輝所啓導，他們就會是可敬愛的，光明磊落的人物；不然他們就要被人叫做黑暗的人物，那怕他們明明白白是領導者。所有這些情形，包括信仰和不信仰，領導和錯誤，快樂和愁苦，黑暗和光明，都是要依聖靈的那個理想的太陽之判斷是從。假若在判斷的日子 (Day of judgment) (即新的顯示之日 (Day of a new manifestation)) 這些教士中無論那一個，只要經智慧的源泉者聲明是虔誠的，他就確實能爲人稱做一個有學問，有光明和信仰，而得到上帝的福樂的人，不然他就會是愚蠢，

頑固，叛逆和不公平者。

星的光亮，當太陽一出現，就被隱沒，所以皮毛的學問，智慧和就造的光茫，當真理之光照耀時，也就藏匿不見了，這對於凡是有悟性的人是很明白的一件事。「太陽」這個字用在一班教士身上，是因為他們的高傲，露頭角和著名的緣故。這就是在各時代中為人所公認的所謂聖人，他們在各國間是著名的，為人民所認可的。假若他們有聖靈的大陽的表現，他們就是高超的太陽 (*Exalted Suns*) 了；不然他們就是在黑暗的深淵中的人物。無疑的，你已經明白在此處所講的關於「太陽」和「月光」這些字的意義，所以用不着再加說明了。無論何人，凡是有這種「太陽」和「月光」的成份的人，就是凡是舍真理而傾向虛偽的人，是從地獄出世，仍會回到地獄中去。

呵，質問者，我們要牢牢的把握住強固的把柄，於是我們或者可以舍去錯誤的黑暗，而就指導的光明，從固執的陰霾中逃出來，找尋接受的寄託，從地獄的深淵的火坑中跳出來，接受他仁慈者崇高的聖美的光明。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授予你以學問之樹的果實，於是你可以成爲那些在上帝的智慧的天國中快樂而鼓舞的人。

在另一個意義中，「太陽」和「月光」這些字是應用到各宗教所訂的經典和教規上面去，如禱告齋戒等，這些在穆罕默德的聖美隱沒之後，是比可蘭經內任何經典都强大佔勢力。這一點在紀載和傳說中已經指示出來，因爲這事的彰明較著，此處有提述的必要。在各個時代中，禱告的規定是樹立了，爲人遵守。這是爲穆罕默德的弟子記載過，就是在每個天運中，禱告的規定傳襲給先知者，不過依

時代之需要，其形勢和禮節各有不同，各有特殊之表現，在每個後來的顯示降世時，先前顯示中已經樹立的，亮晶的，明顯的，固定的禮節風俗教規是廢除了。於是他們對於這些禮節教規等，象徵的名之爲『太陽』和『月光。』『於是他可以證明你，看你們那個在善事中是卓越的』（K.S.C.）。

在遺俗中，『太陽』和『月光』這些名詞又應用到禱告和齋戒上去，所謂『齋戒是光（太陽），禱告是亮』，有一天我們坐在某一個地方，當時走進來一個著名的教士，忽然談到這種遺俗，他說：『齋戒既能在這制度中發生熱情，所以這個就解釋義爲光輝，就是「太陽」，而晚間的禱告既引起冷寂，所以解釋它的意義是亮，就是「月亮」。我們知道這人是沒有得到意義之海水的一滴，也沒有得到聖智的沙

谷拉提（Sadat）的一線之火。稍停片刻後，我們在很謙和的態度中聲明：「關於這種遺俗，閣下所講的話是人民口頭上的話，不過這個或者還另有一個意義哩」，於是 he 要求解釋，我們就說：「先知的最後者，選民中的首領是把回教比做天，因為它的高超，崇高和偉大，並且因為這個包含一切宗教。在有形的宇宙中既然是有兩個固定了的偉大的強固的柱石，那就是發光體的太陽和月亮，所以一樣的，在宗教的宇宙中也建立了兩個軌道，那就是齋戒和禱告。

「回教是天，齋戒是太陽，禱告是月亮。」

簡單講起來，這都是爲着聖靈顯示的語句的象徵的目的。

因此這種對於「太陽」和「月光」的意義的引用，在上述的律證中，是在已經宣露的詩篇中和記載着的傳說中證實和闡明了。所以「太

陽和月亮的昏黑」和「繁星的墜落」的意義是指教士的叛道和在宗教中已樹立的經典之廢除。聖靈的顯示者特用象徵的口語把它述出來。這只有光明磊落的人才能懂得這種諭言，只有正氣磅礴者才能領略其中意義『正直者要飲那混含有佳惠(Cæfur)〔二〕的杯子中的水』

這是一定的，在每個後來顯示的時期中，以前顯示時期內所樹立的教訓，經典，詰誡和禁律的「太陽」，——人民在那個時候得着啓迪和指導的一切教訓和詰誡的「太陽」與「月光」——是黑暗了，那就是他們的勢力與效力消失了。現在想想看，如果信奉福音的人民知道「太陽」和「月光」的目的，或者關於這個請教了聖靈的學問的顯示者，不持反對和固執的態度，那末其中的意義必然的會是明顯，他們也不會禁閉在自誇和慾望的黑暗中了。噫，他們既不能從源

泉之地求得學問，他們就毀滅在不信仰和錯誤的危難之鄉了。他們是仍然不知道一切表記的顯現了，預期的太陽從顯示的天際破曉而出了，同時以前的學問的太陽和月亮，經典和教訓是成了一團黑影消逝了。

現在我們以正確的學問的眼光，和確有見地的把握踏入無疑問的真理中去。『上帝把這個送來，他們要作無意識的議論，就讓他們去罷』(K.S.60)。如此你就可算作那些人中的一個，就是『那些講我們的主是上帝，和行爲堅決的人，天使會到他們中間的』(K.S.41)。於是你就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所有這些奧秘。

呵，我的兄弟們，採取靈魂的步驟，你就可以在一剎那間越

(二)天國中的泉水

過離間和隔閡的悠遠之山谷，踏入聯合和接近的天國中，在一瞬間親近聖哲的精靈。這種階段之渡過和目的之達到，均非肉體之步蹠所可能的。那些確實跟隨真理的人，和站在誥誠的道中，在學問之邊岸，上帝的名義中，祝他們平安。這是那節聖詩『我憑東方和西方的主發誓』(K.S.70)的意義，因為所講過的這些太陽，每一個都有一個上升的地點和墜落的地點。作批註的博士們既不知道這些太陽的真正意義，所以他們不能把這一節聖詩解釋明白。有些人講太陽每天上升出來的地點既與前一天的不同，所以他就用複數提出「這些東方與西方」來。又有人講是指四季的不同，因為在每季中太陽是在一個固定地點上升，在一個固定地點墜落，所以講到「這些東方」和「這些西方」。這就是一班人的學問的程度，但是他們把

怎樣的無知和弱點推到學問的實際和智慧的微妙上哩。

在同樣的情形中，藉着這些清楚的，堅定的，基礎穩固的，直接的解釋去懂得「天之開裂」的意義，這是復活時的一個表記。經上講：『當天要開裂的時候』（K.S.82），這個意義是指在天運之每個輪迴期中，宗教之天的提高與在每個後來顯示時之分裂，那就是宗教的廢止和取消了。我憑上帝發誓，這種天之分裂，在一個深思的人看起來，是比有形之天的開裂更為重大。想想罷，一個歷史甚久的宗教，在其下一切都已發展擴大，人民受其炫耀的經典之薰陶已久，他們除服從這個宗教的誥誠外，對於祖宗父母的話都不聽信，於是眼睛只看見它的誥誠之尊嚴，耳朵只聞它的經典之施布，而不久以後，忽然有一個人出現，藉着聖靈的權能和力量，將這一切分

裂破散，並且根本把他們廢除，你想這種情形比起一班無價值的人所想像的天的開裂，是不是更關重要。並且，你想這種人的困難和艱苦，當他們要在全世界的阻力之前執行上帝的法律，而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幫助或扶持他的。然而不管所加於這些純潔和高超聖明的人的艱難困苦是如何，他們總是以最大的毅力，以不可思議的耐心，忍受一切。

在同樣的情形中去了解「地球之變換」的意義。無論在何人的心緒上，只要從那個天上的恩雲中傾下慈雨，這種人的心地就會變成學問和智慧之田地。團結的石榴花是在這種心地的花園中長成了，學問的實質的牡丹是從這些光明的胸府中開花了！倘若這種人的心地沒有改變，那不認識一個字的，也沒看見過一個教師或進過學堂

的人，怎麼會能說出話來和講出道理來，使任何人都不能懂得呢？他們好像是用不朽的學問的泥土塑成的，用直覺的智慧之水搓成的。所以講『學問是光明，上帝把這光明照在他所願意的人們的心靈上。』就是這種學問有贊揚的價值，不是那些由偏見和不正確的想像所得來的知識，人們常常彼此互相偷竊這種知識，在儕類間競相誇耀。

呵，願人們可以把這些有限的知識和黑暗的言語從心緒中洗刷乾淨，於是他們或者可以得到學問和精義的榮光，得到直覺的智慧的奧秘之本質！

我們想想看，假若這些胸無點墨的人沒有改變，那團結的奧秘和聖靈的本質怎能在他們中間顯現呢？所以在可蘭經上講：『在那

天，地球要改變成別一個地球』(K.S.17)。

假若你省察顯示的奧祕，你就會知道就是物質的地球在生存之王的仁風中也是改變了！

悟解那一節詩的意義罷：『全球既然在復活日要僅爲他的一握，那末，天要捲成一團在他的右手中。贊美他，願他高高的居於一切偶像之上，人們把這些偶像同他聯合一起的』(K.S.39)這節詩的意義是全球在判決之日是握在他的掌中，天是捲入他的右手中。

現在公論是需要的。假若這個目的就是人民所知道的那種樣子，那從這裏面有什麼好的結果發生呢？並且這是一定的，一個手爲我們的目力所能看見的，成就這些事情，不能推諉於本體，不，承認這種事情是完全欺騙和造謠。假若要講這是他的顯示，在判決之

日，受命致力於此種事情中，這也是不可能的和無關的。並非如此，「地球」的意思是指學問和智慧之地，而「天」是指宗教之天。你想想他是怎樣的以權力和威嚴掌握智慧和學問以前擴大的地域，而在人們的心中展布一個新的無可比擬的田地，使得各種奇花異草和高偉的樹在他們光明的心胸中蓬勃而生。

一樣地去想想以前樹立的宗教之天是如何的在權威者的右手中搓成一團，比央「Beyan」的天是受上帝的命令，高高擡舉起來，而以不可思議的和新的詰誠之日，月星點綴起來！

這些就是字句中的奧祕，這是清清楚楚的解釋明白了，你就可以悟解其中的精義，而由信賴和認辨的能力消除一切迷信，幻想，疑惑和猜疑，在心緒中點起信心和學問的新燈來。這些比喻的語言

和暗示的引證，從誥誠的聖語所露布出來的，其目的是在試探人心的，已於上述，於是有高尚和光明的心地者，可以將愚昧和平凡的性質消滅。這是在人民間已成爲聖靈的定律，如在聖書中已經顯示明白的。

再想想「基卜拉 Kiblah」(一) 一節罷。自從穆罕默德從麥克 Mecca 移居墨丁納〔Medina〕後，他在祈禱的時候朝向耶路撒冷，等到後來猶太人向他說些難堪的言語，這些言語不宜在此處重述，以免冗長。簡單說起來，穆罕默德是大受困迫，於是仰望天空，凝思靜想。於是克卜里爾 Gabriel 自天空降下，說出下面一段話來：『我們已經看見你把臉朝着天空，但是我們要使你把臉轉過來，朝着一個爲你所喜歡的基卜拉』(K.S.2)。在另一天中，他正在和他的幾個

弟子午禱。他們已經行了頭兩段跪拜，於是克卜里爾降臨，說『你就把你的臉朝着聖廟（在麥克）吧』於是他聖下在這個祈禱中，就把臉從耶路撒冷的方向掉過，朝着卡亞伯（Ca'ada）。他的弟子登時大譁，有一部份人就停止祈禱，離開他了。

這種試驗僅是考試人們的，不然那個最高的主宰者就無需改變基卜拉，就是在那個時代，也會指定耶路撒冷，不致把接受的外衣從它剝奪去。因為基卜拉的誥誠在許多於摩西以後降世的先知者的時代中，都沒有改變，這些人如大尉，耶穌，以及許多別的先知者，他們是間在以上各人中間降世的。所有這些使者，代表萬物的主宰者，誥誠人民朝向那個方向。並且一切地方，對於那個最高的主

(一) 當祈禱時，面必須朝着的方向

宰者的關係是相同的，除開那個地方是爲他所選擇的，於他的顯示的降臨的時，用作某種特殊的用處。所以經上講『對於上帝，東方和西方都是屬給他的，所以你無論朝着那方面禱告，上帝的面總在那裏』(E.S.)。不管這些事實的真像是怎樣，究竟這個爲什麼要改變，使得人們怨恨，悲戚，使得徒衆譁曠和不安呢？蓋此等使人恐怕的事，其發生乃在使所有人們受上帝試金石的考驗，堅貞者可以從不誠者當中辨別出來。所以在人民分離以後，他講『我們指定這個基卜拉，你們從前朝着這個禱過，我們爲的是要知道誰跟隨這個使者和誰離開他』(E.S.)。這節話的意義是他改變和廢除這個基卜拉，就是耶路撒冷，看誰會服從他，誰會離開他，那就是誰會不服從，拒絕和停止祈禱，跑開去，『同膽怯的驢子與懼獅子而逃

跑似的」(K.S.N.E.)。

你們要是稍加思索，就會找到意義和解釋的門徑是打開在這種題目和敘述中，你們就會看見其中的學問和奧祕，而不存偏見。這種事情只是爲着修養的目的和解救人們脫離自私與物慾的囚籠，因爲那個最高的主宰者是從來不求凡人之了解的，而他的本體是永遠超乎俗物的崇拜之外的。他的仁風只要吹拂一下，就能使全世界受惠，他的恩澤之一滴賜予所有的生物以永久的生命。然其目的既在辨別真理和虛偽，光明和黑暗，所以在每刻中從權威之主前所頒來的考試是如大雨之傾盆而降。假若人們對於以前的先知者和其顯示稍加思索一下，這個事情對於他們就會是那樣容易，那他們就不至被與他們的自尊和自私相矛盾的行爲和言語所矇蔽了。他們會用學

間的沙谷拉提之火焚燒一切障礙物，而泰然休息於安靜和平穩的御座上，譬如摩西爲亞孟蘭Amran的兒子，爲偉大的先知者之一和一部書的著作者，在他施行天道的最初時期某一日，他去宣教，在市場中經過，有兩個人正在互相扭打，有一個人求助於摩西。他聖下就幫助他，把他的敵人打死了，這是在聖書上載過的。要把這件事詳細敍明，就會耽擱我們的正文，故不贅述。這件事登時傳佈出去，全城皆知，根據書中所載的，於是恐怖就落到他聖下的頭上。後來他接到以下的一個信：『呵，摩西，現在縣知事正在計議關於你的事，要把你處死刑』(K.S.28)，因此他離開城裏，到米帝安地方沙阿爾卜(Shoeb)(Jethro)那裏服務去了。當他回轉時，他來到那個『聖地』Blessed valley——新萊(Sinai)的荒原，在那裏他從那個

『既不是東方的也不是西方的』樹上(Koran)目覩那惟一之主的顯示之光。他從那燃燒着的聖靈的火光中，聽到那使心靈鼓舞的仙音，他是被命定去領導法老 Pharaonic 民族，把這班人民從自誇自利中解脫出來，領導他們到精神和光明的愉快的境界中去，指導創造中一切生物脫離隔閡的徧徨，由 (the Salsabile of Severance) 去到接近的和平之居。當他走進法老的屋中，說明他所負的使命時，法老就表示鄙夷的態度，向他怒言道，『你不是那個犯了殺人之罪，而成了一個叛徒嗎？』『然而你已經做了你的行為，那行為你做了，而你是一個沒有信實的人』。摩西講『誠然我做了這件事，我是那些犯了過失的人中之一；因此我從你那裏逃走，因為我怕你，但是我 的主已經授命於我，任命我爲他的使者之一』(K.S.26)。

想想上帝的考試和他考驗的奇蹟罷；他是如何的從他的人民中選擇了一個人出來，命他作偉大的導師，這個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殺人犯，而他自己也承認他是違法的，如聖詩裏所記載的。這一個人明明白白是在法老的家中撫養大的，受他的供養總有三十年之久！這是不管權威之王（上帝）有力量阻止摩西犯殺人罪的，如果是那樣，他就不會在人民中負着這種名譽，使得人心驚惶和厭惡。

我們再想想瑪麗的情形罷——那個有聖的容顏者在她的煩腦中，因為事情的嚴重是如何的想死。因為這是在那節聖詩內說明了，在耶穌降生後，瑪麗非常的苦惱，口中說出以下的話來，『願我在此事以前死了，爲人所忘記，在無形中消滅了』（K.S.16）我憑上帝發誓，聽了這種話，心靈是要被感動而顫慄的，這種感奮和悲慟是

因為敵人的責備和人民的不信仰與侮謾的批評而發生的。我們現在想想，瑪麗能作怎樣的答覆呢？一個孩子的父親還不知道是誰，說是聖鬼投生的，這怎能夠向他們解釋明白呢？所以這個不朽的貞潔者就抱着她的孩子回到她的家裏去。當衆人的視線集中在她身上的時候，他們講：『呵，亞龍的女孩子，你的父親不是一個壞人，你的母親也並非不貞潔』（K.S.I.）。

想想這種偉大的試驗和最大的艱苦罷。不管這一切如何，上帝是授予那個聖靈的本體耶穌以先知的能力，他在人民中是爲大家所知道沒有父親的人，上帝任命他作他自身對於宇宙一切的證明。

你看創造之王是如何使顯示的事實表現出來，與人們的志願和慾望相反。當你明白了這些奧祕中的要素時，你就會知道那個可愛

戴者的目的，會發現那個權威之王的言行是一致的。所以無論什麼事情在他的行爲表現了的，同時在他的言語中也說明了，而凡在他的言語中所表示的，同時也在他的行爲中實行了。因此這些行爲和言語在表面上是對於作奸犯科者的懲罰，而實際上乃是對於正直者的恩典。對於一個能用思想辨認事理的人，從意志的天 (Heaven of will) 中所表白出來的言語，和從權威的天國 (Kingdom of power) 中所產生的行爲，是一樣的，而知道其一致。這個已經在前面講過了。

呵，我的兄弟們，現在假若這種事情，或這種情形在這個時代中發現，你想人民將怎樣？我憑萬物的教導者和聖語的闡示者發誓，他們會馬上宣布那些有關係的人爲叛徒，處他們以死罪。就是有千萬人如此講，也不能使任何人相信一個沒有父親的人是被任命爲

先知者，或者一個殺人犯能從火棘中聽到那句「我就是上帝」的話。什麼地方會有人聽信一個人宣布耶穌乃聖靈降生或者摩西受了上帝的任命呢！

假若用公正的眼光去觀察，就可以從所有這些解釋中看出在現時顯明的有類似的事情同結局。雖然這種情形在這個顯示期中沒有表現，然而一班人民附和那些違背天意者的臆斷，是已經對人攻擊和加害，其手段之殘酷爲有史以來所無。

上帝是偉大的！解釋到了這一點，聖靈的香芬就會從崇偉的黎明中向外泛蕩，晨光曦微中的和風從永生不滅的時巴城（City of the Shebe）吹來。它的微風賜予心靈上以新鮮的喜信，給靈性以莫大的開展！這個展開一個新的鼈龜，從那個無踪無影的可愛戴者那裏帶

來無數珍貴的賜給。這可愛戴者的和悅的形像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他的赫赫有威的容顏是不能以筆墨描述的。這個不用文字展開意義的內含，不用言語闡明解釋的奧祕。這個教給分離和缺乏之枝葉上的夜鶯以悲戚與哀傷，訓練他們於友愛和恕道中。這個施給一致與接近的天國中的奇異的花以儀態和嬈媚，授與愛的花園中的牡丹以真理的奧祕，而把它的微細的喻意和其精義存放於友愛者的心胸中。這個在這個時刻內表示了這樣的恩典，聖靈也爲之豔羨不置。這個使得海中的波浪降落，在瑕疵上覆以太陽的光華。恩典之施賜，已經到這樣限度，那簡直使得甲虫要成爲麝囊，蝙蝠要在陽光之下生活了。這個以生命的微風將死者從墳墓中喚醒轉來，將無知者造成大有學問者，將不公正者引導到正義之絕巔。

生存的世界是爲這一切恩典所浸潤了，是在等候時間之到來，在那時看不見的天帝踪影會在世界上顯現，會領導疲勞乾渴的人到可愛戴者的聖泉那裏去，會使在死亡和寂寞的荒原中飄泊者達到接近的天幕和可愛戴者的生命中去。誰會撒播這些聖靈的種子在心地中？而在那心靈的花園中看不見的本質的牡丹會開花嗎？總而言之在愛的新萊中的愛的沙谷拉提是燃燒得大烈了，是不能以解釋的水去熄滅的。海洋不能消解這種魚的乾渴，這種火鳥只能棲居在可愛戴者的前面的火中。呵，我的兄弟，所以要用智慧的油在人們的心胸中點起靈性的燈光，用學問的燈罩保護它，於是信奉多神的人的人的氣息不至把它熄滅或阻止它照耀。

我們已經如此的把聲述的天空的水平線用學問和智慧的光明加

以闡明了，所以你的心或者可以因此平靜下來，那些篤信的羽翼，飛升到他們的大慈大悲之主的愛的天國中的人，你或者可以成爲他們中的一份子。

至於這句話——「於是人子的表記要在天中顯現」的意義——他說在聖學的太陽被掩蔽和已經樹立的經典的星宿墜落以後，在學問的月亮暗晦以後——那就是人民的教育者——在指導的與繁榮的界石消滅以後，在真實與和平的黎明被掩蔽以後，於是人的兒子的表記要在天中顯現，「天」在此處就是指實際的天空中。因爲在正義之天的蒼穹顯現和指導之舟在廣大的海上浮泛以前，有一個星宿在天中出現，這個就是向天上的人民宣布那個「最崇偉的天體」。如此一個星宿在意義的天中顯現，這個就是向地上的人民宣布那個「最正直

和最珍貴的黎明。」這兩個表記在每個先知者的顯示以前是在外形的天和內在的天雙方都顯現的，這是已由前人告訴過我們了。一個是「慈悲的朋友」（亞伯拉罕）。在他聖下降世前，林姆拉得（Nimrod）得了一個夢，召集一班預言家，告訴了他們。他們警告他有一個星宿在天上出現。於是有一個人降生世界，他宣布他聖下的顯示爲先知者亞伯拉罕。

在他以後，就是「上帝的談論者」（摩西）的故事。那時候的預言家警告法老，說有一個星宿在天上出現，是一個小孩降生的兆頭，法老王同他的人民的命運都要操在這個小孩的手中的。於是一個聰明的人又出現了，他在晚間安慰和鼓勵以西結的人民，這是已經在書上載着的。倘若把這些事的詳細情形統同敍述起來，這一段文章

就會成一部書了。並且我們也不願意引證過去的事實。上帝證明就是這個解釋也是由於對於你的人格的偉大的敬愛而發表的，爲的是使世界上許多貧困的人們或可由此得到財富的處所，許多無知的人可以達到學問之海，許多渴望啓導的人們可以得到智慧的源泉。不然我就認爲討論這些題目是一個大的罪過，很重的咎戾。

當耶穌的顯示將臨的時候，有幾個波斯的道士(Bagoi)知道耶穌的星宿在天空中顯現，於是他們追蹤那個星的方向去找，一直走到一個城裏來，那就是希律王的都城——因爲在那時候，那些國家都是在他的統治之下——他們說『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從各處打聽，他們才知道這個孩子生在伯利恆境內。這是在外面天空的表記。

至於內的天中的表記，那就是在學問之天和意義之天中；——這就是采特里亞的兒子約翰降世，他向人民宣布他聖下（耶穌）的顯示；在可蘭經上講，『上帝既向你宣布，約翰，你就要承認那從上帝來的言語；一個尊貴的人和項正直的人』（K.3:3）。在此處所講的「言語」是指他聖下耶穌，宣布他的顯示爲約翰。這又在天書中戴著：『約翰是在玖笛的原野中傳教，他講「悔過罷，因爲天國，是近在目前」。』（馬太福音）約翰拉卽約翰。

在同樣的情形中在穆罕默德的聖美降世以前，在外面天空中的表記是顯明的，而內在的表記是四個人，他們接連向人民宣布那個聖光在世界上的顯示。羅斯拜爾(Rovz-bil)的姓氏是塞爾曼Salman，他是受了服事他們的榮寵，一個人到臨終的時，他就把羅斯拜爾

遣送到別人那裏去，一直輪到第四人爲止。最後一個人在臨終的時候講「呵，羅斯拜爾，你把我裝殮埋葬之後，你就到希哲士（Hescht）去，在那裏穆罕默德的靈光會上升出來，與他聖下相遇，對於你是福音呵！」

對於這種不可思議的和不可避免的事，許多星相家宣布星宿在天空之顯現。於是那兩個璨爛的星光——亞馬德（Amad）和開辛姆（願上帝超度他們的塵灰）降臨世界。

因此這是爲這些句語所表明，就是在統一的每個明鏡降臨以前，顯示的表記在外面的天空中顯現，也在內在的天中顯現，內在的天就是學問的太陽的立場，智慧的月亮和聲述與意義的星宿。這是在每個顯示以前一個完善的人降生，訓練人民，預備與那個聖靈的

太陽和統一的月亮相遇合。

至於他的話：『於是各種人民都要悲哀，他們會看見人的兒子從天上的雲端降臨，有權威和大榮耀』（馬太福音二十四——三。）這節話的意義是在那個時候，人民會要悲哀，因為聖美的陽光，學問的月亮和真覺的智慧的星光是都已消逝不見了；於是就會看見預期的人的面貌和可愛戴者的華美從天中騰雲駕霧而降臨，就是聖美以凡人的形態從最高無上的意志之天中降臨世間。『天』的目的非他，即表明先知者與聖哲之降世的高超，和崇偉的情況。雖然這些古人也是由他們的母親懷孕而生的，然而實際他們是秉上帝的意旨而降世的；雖然他們住居在世界上，然而他們是斜躺在意義之榻上的，當他們在人們間行走，他們的精神飛升接近的天空中，他們不用

足移動，能優遊於聖靈之地，不用羽翼，能飛升到統一的山巔上。在每一瞬間他們在現實的世界東來去，在每一刻中經過看見的和不看見的天國中。他們是位置在『沒有那種職務能妨礙他（同時）做許多事情』的御座上，他們是坐在『每天他是從事於（一些新的）工作』的椅子上（F.S.55），他們是從萬物的主宰者的偉大的權力和最偉大的統治者高超的意志所派遣出來的。因此他講他要『從天上降世』。

『天』這一個字用在意義的太陽的聲述中，是有多方的意義，譬如『命令之天』，『意志之天』，『願望之天』，『學問之天』，『信仰之天』，『解釋之天』，『顯現之天』，『隱沒之天』，等等。在每個事例中，他對於『天』這個字，有一個立意，只能爲那些有對於統

一的奧祕的學問和飲過永久之杯的人所懂得。譬如，『你的糧食是在天上，所答應你的東西也是在天上』（*καὶ τὸ ζεύγος σου ἀνέστη στοναρά*）雖然糧食是在地面生長的。同樣，『名字是從天上来

的，』雖然名字是從人民的口中出來的。你要是把心鏡弄乾淨，弄清潔，以免偏見的灰塵之玷染，你就會能悟解在每個顯示中完善聖語中的象徵的語句，你就會知道學問中的奧祕。但是除非你用辨別的火把人民中間衣鉢相傳的片面知識燒毀，你不會得到最善的學問的燦爛的黎明。

學問是分成兩部份：聖靈的學問和魔鬼的學問。一個是由至善的王的感動而成的，另一個則係由心靈漆黑的人們的想像所造的。一種學問的教師是高超的上帝，另一個學問的教師是私慾的暗示。前一種的解釋是『敬畏上帝，上帝會教導你，』後一種的定義是『學

問是最大的障礙物。」一個樹的果實是忍耐，渴望，智慧和友愛，另一個樹的果實爲驕傲，虛榮和欺騙。這些卑微的知識，其黑暗的勢力是瀰漫於各宗教中，是沒有從聲述的教師對於學問的意義的解釋中得到一點香芬。這個樹的惟一的果實是不公平和罪孽，這個不能產出什麼收獲，只是嫉妒和仇恨。它的果實是能致命的毒藥，它的黑暗是破壞的烈火。「緊緊的牽住情慾的衣邊，拋棄謙恭的態度，雖然他們可以成爲光榮的，然而舍棄虔誠的正道。」這句話是何等的有意義呵！

因此胸中應無城府，不爲一切道聽途說所誤，心意須誠潔，不受一切顧慮之牽纏，於是這個心就可以成爲聖靈感動之接受者，最高學問之奧祕的寶藏。所以在可蘭經上講——「在白色的道路和紅

色食物中旅行的，永不會達到他的家宅，除非是在他的手中沒有人
民所有的一切東西。』這是旅行者的情況，你要作適當的反省和默
察，於是你就會知道這書的意義，不受偏見之矇蔽。總括起來講：
我們還離題很遠，然而一切所述的都是關於這個題目的，並且我們
憑上帝發誓，我們雖然想擇要而言，把話節短，然而我們覺得筆勢
奔放，不可制止。然而在心殼中是還有多少珍珠沒有取去，在智慧
的房中是還有多少意義之神隱藏着，智慧之房是從沒有人接觸過！

——『人與魔鬼都沒有進去過』(KS55)。不管這些解釋怎樣，這
好像是沒有一個字講到題目，沒有一種目的的表記已經解釋過一樣
的。到底要在何時才能找到一個可靠的人。穿着朝拜的衣服到朋友
的聖地去，而達到願望者的聖廟 *Casa de* 呢？去聽和發現解釋中的奧

妙，而無需耳與口之助呢？

在上面所講的詩節中『天』的意義是由這些清楚的，正確的，明顯的解釋所闡明而爲人懂得了。至於在『他會從雲中降下』那句話中，『雲』的意義是指與人們的利己主義和私慾相反的事物，這在前面所引證的詩節中已述明了。『你們於是在無論什麼時候，一個使者到來你們中間，帶着你們心意所不願要的東西，就驕傲地拒絕他，控某些人以欺騙之罪，而殺戮他人』(K.S.)。

做一個例證講，這就是經典之改變，法律之替換，傳統的法則和儀制的廢除，以及那些在普通人民間成爲信仰者，他們的聞名較有知識而否認聖道的人爲早。因此永生不滅的聖美依照人類的限制而降世，如吃，喝，貧，富，榮耀，卑微，睡，醒，以及其他等等。

的事情，這些使得人民疑惑，阻碍人民相信聖靈。這種種的阻碍都是比做如同『雲』一樣。

這些是使所有在世界上的學問和智慧之天破裂和分崩的雲，所以在可蘭經上講：『在那一日中天要爲雲分裂』（K.S.25）。雲既阻碍人的眼睛去仰望青天，所以以上的情形阻碍人民領悟那個理想的太陽。這是戴在書上，敍述不信仰的人們的口語如下——『而他們講這個是什麼樣的一種使者呢？他吃東西，在街上行走（同我們一樣）；除非是有一個天使派給他，同他爲（伙伴）的傳教者』（K.S.25）。那些聖哲的人物既須受制於外表的貧乏和逆境，又需受制生理的和身體的需要，如飢餓，疾病和一切偶然的事故，所以人民在猜疑的戈壁中，在幻想和迷亂的沙漠中，是惶惑不知所措，不知道何以一

個人能從上帝那裏來的，宣稱爲世界上出類拔萃的，將生物的創造的動機歸功於他自己——如他講，——『要不是爲你，我不會創造蒼天出來的，』——還要爲這種小事情所苦惱。因爲我們知道每個先知者與其徒衆是如何的歷受挫折，如飢餓，疾病，爲人輕視等；他們弟子的頭顱是如何的在城市中爲人當做禮物相贈送；他們是被禁止去服從上帝所誥他們的。他們人人是受宗教中的敵人的陷害，其程度是到了後者可隨自己的喜怒而對前者施刑。

這是顯明的，在每個顯示期中，所發生的更改和變動，都是漆黑的雲，阻碍人民的知識去認識那個從天國中所發出來的聖光。當人民是已多年奉行他們祖先所信仰的宗教，在這種宗教的制定的經典和遺俗中養成，而忽然一日發現一個向來在他們中的人，在一切

有限的人類能力中，是與他們平等的的人，要廢除那些宗教的法則，在那些法則中他們是接連受了幾世紀的薰陶，凡對此加以否認者，他們就以爲是叛徒，大逆不敬——這種情形對於那些人，他們的心沒有嘗過辨別的聖泉與學問之聖水的，自然成爲一種障蔽與雲霧了。他們一聽到這些事情，對於那個太陽的認識，就成爲那樣的隔膜，於是他們宣布他爲叛徒，不經過法定的手續，判決他的死刑。

這種事情，從古以來已數見不鮮，且亦見之於今日。所以我們應作一種努力使我們由超然的扶助，不致爲同樣的黑暗的障蔽與聖靈試驗的雲霧所阻碍，因而不能看見光華的聖美；使我們能知道他的本身，假若我們要覓取任何證據，我們得着一種憑證與理論，即可滿意，爲着我們可以達到無限典恩的聖泉，在這聖泉之前，一切恩典

都不算什麼；爲着不致以每天的想像和妄斷去反對他。

贊美上帝！雖然這些事情已經在前面以奇妙的象徵和引證宣布了，使所有的人們可以知道，而不致在今日被剝奪去恩典中一切海洋的海洋，然而事體還是如此的發生了。

同樣的語句是在可蘭經中闡布了，其中說——『（無信心的人）是盼望較小於上帝要降臨到他們中間爲雲所掩蔽的，天使也是一樣的嗎』（K.S.2）？有些有表面知識的人，以爲這段話是一個想像的復活的表記，而爲他們所懂得的，雖然同樣的話是載在許多聖書中，關於後來顯示的表記，是在各章中都說到了，如在上面所述的。反之在可蘭經上又講——『這天（於是日）天要發出顯明的煙霧，這煙要籠罩人類；這個會是一個慘痛的懲罰』（K.S.44）。權威之主是已

經把這些與不誠潔的人們相背馳的，而爲私慾的人們所反對的情形，作一個試驗和標準，他用這個標準測驗他的臣民，將正直者從不義的人羣中分別出來，將信仰者從反對者中間分別出來，這已經在上面述過了。在這段話裏，他是把革除，廢止和傳統的儀節之剷除與制定的標準之破壞等釋義爲『煙』。這種煙籠罩人民，而對於他們是這樣大的痛苦，使得他們無論怎樣也不能把它剷除，只有從自利的慾火中，每刻鐘內忍受一個新的懲創，世界上再有比這更大的煙麼？當他們聽見這種奇妙的和聖靈的主義，這種不可避免的和永遠的命令已經降臨全世界，每天是向前推進，這時一個新的慾火是在他們的心中燒起來了；而無論何時他們目覩信徒的力量，誠篤和堅忍，他們由上帝的庇祐，其意志是一天天的成爲更堅定與更卓絕。

的，這時在前者的心中就又有新的煩惱發生了。

贊美上帝，在這些日子當中上帝的統治是那樣的開展了，使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的反對。上帝爲着他的教義是甘願自動的犧牲萬千人的性命，假若他們遇着一個上帝的信從者，他們因爲恐懼，自己承認有信心，但是暗地裏，他們還是在詛咒，謾罵。如可蘭經上講——『當他們遇見你，他們說「我們相信」，但是當他們私地集合起來的時候，因爲他們對你的怒恨，他們咬牙嚼齒。（對他們）講，怒恨至於死罷，因爲上帝知道你們心中頂內在的部份』（K.S.C.）。

不久你要發現聖靈權力的標準在各處豎起，你要看見他的權威和統治的表記是表現於各地。

總結起來講：許多教士既然沒有悟解這些話，也不知道『復活』

的意義，他們就無意識地解釋這些是指想像的復活。惟一的上帝證明，他們只要用一點點辨別能力，可以在這兩節詩的解釋中，懂得一切題目的立意，而能由大慈大悲的庇護，達到篤信的璀璨的黎明。

永生的鴿子在耶潞巴哈 Elbas 的沙谷拉提的枝上，如此的向你歌唱，使你由上帝的許可，或者可以在學問與智慧的道路上前進。

至於他的話：『會派遣他的天使，等等』，這些『天使』是那些人們，他們由聖靈的力量，用聖靈的愛火，把人類的性格焚燒掉了，而成爲有高超的和聖人的特性的人。大聖沙的克 Saek （穆罕默德的第六個弟子）關於聖人，講着下面的話：『他們是一批我們施

提(shiit)e)的徒衆，在王座後面。』雖然『在王座後邊』這幾個字無論在表面上和內容中，是有多方而的意義的，然而在一個意義中，是指沒有真實的施提存在。因為在另一處，他又講了，『一個真實的信仰者是好比哲學家的石頭，』於是 he 問聽者，『你曾經看見過哲學家的石頭嗎？』你看這種象徵的說明，比清楚的解釋更為流暢，是如何的指眞實的信仰者不存在。這是沙的克的話。你看那些不公正的人們是何等的多，他們沒有吸着信心的芬香，然而他們却把不信仰的原因歸罪於那些闡明信心的人，由於這些人的話，信心是成爲有生氣的了。

總括起來講，這些聖哲的人物既是心誠意潔的，擺脫了人慾的羈絆，都是受了聖靈者的性格的秉賦，有聖靈者的特性，所以『天

使」這個名字就加諸他們之上。簡言之，這就是這些字的意義，其瑣屑之處，已經用清楚確切的證據和顯明的理論解釋清楚了。耶敎徒沒有明白這些意義，這些表記也沒有彰明的如他們和他們的教士所知道的一樣地發生，他們是從那天起一直到現在都不相信聖靈的顯示，所以他們是被剝奪了聖靈的恩典，被矇蔽了，不懂得永遠的不可思議的聖語。這就是一班人們在復活的這一天的情形。假若在任何時代，一個顯示的表記是在現實的世界上降臨了，與在傳說中所記載的情形相符，沒有那個人會敢於否認或反對，虔誠的與不正直的，罪惡者與公正者，也不能分別出來，就是這種情形，他們也是不知道的。作合理的判斷罷；譬如，假若這些記載在福音中的話依照字面逐條實現，瑪麗之子耶穌與天使從實際的天空中坐在雲端

降下，你想有誰敢否認，誰能拒絕或爭論？决不，世界上的人民會忽然爲這樣的驚奇所襲擊，那會使得他們不能說一句話，更不消講否認或接受了。

這是因爲這些意義的沒有悟解，所以有許多基督教教士與大聖（穆罕默德）爭論，他們說，「假若是那個預期的先知者，爲什麼那些與你在一起的天使，在我們的書中所載的，要隨預期的聖美同來的，不在他的主義中帮助他，而警戒人民呢？」權威的主又記載他們的話如下——「於是爲什麼天使不降臨於他而助他警告」（四·五）？這個意義是，「爲什麼沒有天使派遣下來，助穆罕默德申飭和警告呢？」

這種矛盾與反對是在各個時代中都發現於人民中，他們總是說

出那些無謂的話，說某種表記沒有顯出，某種沒有來到。這種毛病之所以影響他們著，僅是因為他們信從當時的教士對於這些純潔的實體和聖靈的人物，所置之可否。教士是沈浸在自私的情況中，從事於卑鄙與浮化的事務，覺得這些不朽的太陽與他們的學識相背馳，與他們的決斷相違反。他們並且把聖語的意義，傳說與『一體的文字』中所載的，根據他們自己的知識，照字面上解釋。所以他們對於自身和人民，是把聖靈的恩典和慈祥的雨剝奪了。然而他們還承認那著名的傳說，那傳說講——『我們的言語是高峻的奧妙的』。

在另一處又講，『我們的事體是高峻的，奧妙的，沒有那個能勝任這個，除非是接近的天使，一個派遣來的先知者，或者一個臣僕，他的心是爲上帝所證明了有信仰的』。他們知道清楚，他們對於這

三種條件是沒有一種夠得上的。前兩種是顯明的，他們簡直說不上；至於第三種，他們是從來沒有得着上帝的證明，而在聖靈的試金石之前，他們除開表現是劣質的金屬外，沒有表現別的出來。

贊美上帝：這些教士們對於宗教的問題還在猶豫中疑惑着，雖然承認這種傳說，然而還宣稱有對於聖靈的原理中的深奧問題與聖靈言語的必要奧祕的知識。他們講如此和如此的一種傳說，爲格以姆 (Ghaim) (馬帝 Mahdi) 降臨的一種表記的，是還沒有實現，同時他們對於這種傳說的意義是一點都沒有悟解出來，不知道一切表記都已顯現了，不知道『命令的橋 (Bridge of command)』是展開着，使有信心的人以閃電的速度從上面跨過，而他們還在那裏等候表記之顯現。呵，無知之流，你們等罷，就如在你以前的那些人一樣的

等着罷？

假若有人質問他們關於下面的事實，即在後來先智者的顯示的表記中，在以前各聖書的章節中所載的，有些是講到穆罕默德的聖光的降臨與出世，已如上述；這些表記既然照字面上所講的發生，然則他們根據什麼證明和理論否認耶教徒及同樣的人民，而宣布他們爲無信仰者呢？——他們覺得不能答覆，就固執的說這些書是被人穿插了，穿插的那些話不是來自上帝的；雖然實際上這一節話自身證明是來自上帝的。這一節話的意義又載可蘭經內，假若你們是那些知道的人，自然明白，我確切的講，——在這種時候他們還不知道什麼叫做穿插(Interpolation)。

是呀，在闡明了的各章節中和在亞買的克Ahmadie的明鏡（穆

罕墨德的弟子）的言語中，講過『高超者的改變，崇高者的穿插』；但是這些是論及特殊情形的。在這些特殊情形中之一，即爲易卜恩，蘇里亞（Ibn-Suriyah）（一個猶太教士）的故事。當開伯（Khaibar）詢問穆罕墨德關於懲罰已婚男女間所犯之姦淫罪，他聖下講，對於這種罪的懲處，是以石擊之死（stoning）。他們反對他，說『在摩西的經典內，沒有這種命令』。他聖下就講：『在你們猶太人中，你們以那個爲有權威，那個人的話爲你們所承認呢？』他們公認是易卜恩，蘇里亞。他聖下召他前來和他講：『我憑上帝懇求你，他爲你們開鑿海洋，給予你們以喙嘴作食物，用雲庇蔭你們，把你們從法老和他的人民中打救出來，而提拔你們於人民之上——告訴我，摩西所制定對於已婚男女間之姦淫罪之處治是什麼』。他回答說，『呵，穆罕

墨德，這是以石擊之死”。他聖下講，『然則爲什麼這種懲罰是廢除了，而在猶太人間沒有施行呢？』他回答說，『當Nebuchadnezzar把耶路撒冷燒毀，把猶太人處死，只有少數人沒有死。那時的教士，考慮這一小部份猶太人和一班亞買羅開提Amalekites人的將來，於是會集商討，斷定如果他們要按照摩西的經典實行，就是那些已經從Nebuchadnezzar手下逃生出來的人也會爲這書上的判決所毀滅。爲着這種原因，所以他們完全把死刑廢除了。

同時，克卜里爾降到他的光明的心胸中，向他講出這一段話來，『他們更改詞句的次序，從一個地方移到別一個地方(K.S.)。這是特殊情形之一。在此處，『更改』的意義並非是這些無價值的人所知道的那樣，因爲有些人講猶太人和基督教已經從書中把那些所載

關於穆罕墨德的事剔出來，另插入與他們相反的東西進去。這是極端無意義與不的確的。一個人，他相信一本書，知道這是來自上帝的，能夠把這碎成斷章嗎？而且聖經是通行於世界各處的，不僅限於美加與黑了拉兩地，這個是不能改變更動的。決不，『更改』是現時回教教士做的事，那就是隨着他們自己的意思和願望，解釋可蘭經，如在穆罕墨德時代的猶太人，依照他們自己的意思，解釋摩西五經中的語句，這經是指着他的顯示的，而不滿意於他的解釋，於是關於他們的更改的經典也就露布出來了。這是同樣的見之於今日，信奉可蘭經的人們，把書中關於顯示的表記的句話改動，而隨他們自己的願望和意志，解釋這些語句。

在另一處，可蘭經上又講：『然而他們中間一部份，一聽見上

帝的言語，懂得以後，於是故意誤解，同時他們知道』(K.S.)，這也是指聖語的意義的更改，不是指語句的塗抹，這是在引證的話中證明了，爲有正確思想的人所懂得。

在另一處，可蘭經上又講：『災禍要降到那些人身上，他們以（自己）的手，（胡亂）抄寫這本書，說「這是從上帝來的」，於是他們可以爲小小的價錢，把它出賣。』(K.S.)。

這節話闡明了出來，是關於那些有知識的和有名望的猶太人的。因爲這些猶太教士，爲着討有錢的人的歡喜，從他們得一點金錢的報酬起見，著述很多的文字，駁責他聖下，在這些文字中，他們提出理論來，這些理論，此處不便加以述說，他們說這些理論是根據摩西的五經的。

在同樣的情形中，在今日可看到一班教士是如何的發表文字，駁責這個不可思議的主義，他們以爲這些毀謗的話，是與聖經中的語句相符的，與學識的所有者的言詞相合的。

總括起來講：這些解釋的目的，就是假若他們講在福音內所講的這些表記是更改了，因此否認他們，那你們就要知道，按照聖詩和傳說所講，這實在是妄語，完全爲毀謗。

是呀；更改照前面所述的意義講是指某些特殊的地方，我們已經在前面述講過幾種，使得每個辨認事理的人知道，就是表面的知識也爲上帝的有些無知的人民所有，而且使那些反對的人不致於爭辯，或者以爲關於某些指更改而言的語句，我們故意避免討論，不過是缺乏知識之故。並且許多指更改而言的語句，當講到猶太人時

，是都已經加以闡明了。假若你們在可蘭經學問的島上漫遊，你們當然就會明白。

我們又聽到世界某些無知的人民說，天上的福音不是在耶敎徒的手中，但是已經上升到天上去了——他們沒有注意，用這種說法，他們是將最大的不公平和武斷加諸崇高的上帝（他是超然的光榮的！）假若在耶穌的美光從人民間消逝以後，超升到第四重天，而上帝的書（他的贊美是崇高的！）——這是他對人民最大的證明——也同時消逝了，那末人民從耶穌時起一直到穆罕墨德出世時，將何所依附呢？那末他們服從那種命令呢？並且他們怎能爲真復仇者（Real Auenger）的報復的目的，最高主宰者的懲處與責罰怎能落到他們的頭上？更有甚然者，這個必然的會使恩主的賜施停止，創造

之王的慈門關閉。我們在上帝之中覓庇蔭，不是人民所想像關於他的情形！他是超乎他們所知道的界限之外！

呵，可敬畏者！在這種不朽的晨光中，『上帝是全宇宙的光明』(K.S.9)他的光輝已籠罩全世界，『上帝除開使自己完成他的光明不指望別的人』(·K.S.9)，他的保持與防衛的天幕豎立起來了，『在他的手中是一切東西的王國』這種權威的手是張開和舉起來了，——我們應當加緊努力，於是我們或者可以由上帝的恩典和慈惠走進『我們即是屬給上帝的』聖城中，而站在『我們回復對他』的高超的地位中。

使上帝歡喜，你應當洗心革面，以免俗見之沾污，於是你可以悟解學問的無限程級，知道上帝是太明顯了。無需你去找憑據表明

他的本體。

呵，愛疑問的人！假若你在聖靈的空氣中翱翔，你就會看見真實者是那樣的明顯，超乎一切東西之上，使你除開他以外，不看見別的了。『有上帝，而上帝沒有什麼東西。』這種情形是無需任何證據表明或任何理論解釋。假若你渡過真理的神聖區域（你就會看見）一切的東西由他的辨別而彰著，而他已經是和將是永在自身中顯著。假若你定要根據理論，你就要滿意他所講的這些話：『我們已經送給他這本書，還是不夠嗎？』（K.S. 26）這是他自己所舉出的證據，比這更大的證據，從來沒有，將來也永不會有。『他的言語是他的證據，他的本質是他的理論。』在這時候，我們懇求比央（Begær）的人民，它的聰明人，聖人，有知識的和目擊者不要忘記

在書中所述的上帝的誥誠，要常常注意事體的本源，不然在實體之實體，眞理之眞理和光明之光明的顯示時期，他們或者依從書中的某幾句話，要對他強施以在可蘭經的週期中所強施者。因爲那個聖靈的王有權力把生命從全比央和它的人民中拿去，只要用他自己不可思議的言語的一個字就夠了；或者以一個字賜給他們全體以不可思議的永久生命，把他們從自利與慾望的墳墓中喚醒轉來。要留心和注意，因爲一切的人們都須信仰他，至生命終了爲止，而達到過他的日子，與他相遇合。『正直不是臉向着東和西，但信仰上帝及其最後之日者爲正直之人』(I.S.)。呵，比央的人們，你們聽着我們在眞理中所勸告你們的話罷，於是你們可以住在展開在上帝的日中的庇蔭之下。

第二章 (Chapter II)

本章即是解釋真理的太陽與上帝本體的顯示是宇宙間一切的主宰者，就是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服從他，也不生關係，他是超然存在於萬物之上的，雖然他自己是一無所有。如此我們向你表明事情的奧秘，向你闡示學問的實質，使你坐在辨別的翅上，飛翔到那種爲眼睛所不能看到的空中。

本章之內容和實質乃在對於有純潔的心靈者與虔誠的光明人物表明和採釋以下之事實，即無論在什麼時代，真理的太陽和一體的明鏡從看不見的聖靈的天幕中出現到現實的世界上，爲着現實的東西的發達，爲着傾降恩典於萬物之上，他們用偉大的權威和勝利的

統治，顯示他們自己。因為這些保存着的珍寶與藏匿着看不見的財富，是上帝降臨的源本，『上帝願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命令什麼就命令什麼』。

看不見的神格與一體的實質，已經是聖靈的，超過表明與顯現，上升與下降，入與出等限制之外的，超過每個贊揚者的贊揚和每個領悟者的領悟之上的，這對於凡是有學問的人與有光明的心緒者，是清清楚明的。他已經是而永久是藏匿在他自己的實體中，並且會永遠的隱藏在他自己的一體中，而為人的目力所看不見。『人看不見他，但是他看見人；他是慈悲者，聰明者（K.S.G.）』。在他與現實事物的中間沒有可能的關係，如連接，分開，聯合，接近，隔離，地位，關涉等，因為宇宙間的一切因他的命令的語言而存在，因

他的志願，從絕對不存在和虛無中，跨到存在和現實中，他的志願是獨立存在的願望。

而且，就是在現實的事物和他的言語中間，從來沒有也永不會有什麼關係。『上帝警告你明白他自己』(K.S.3)，就是這個事實中一個明顯的證據，而『有上帝而上帝無所有』是其明白的證據。因此所有先知者，繼承者，傳道者，聖人和賢明者都承認他們沒有得到實體之實體的學識，都自認不能知道和達到真理之真理。知道永生不滅的實體的門徑，既是在一切現實的事物的面前關閉了，所以他使聖潔璀璨的實體，在偉大的常人體態中，從聖靈的天國中出世，這是與『他的慈惠已籠罩在一切東西之上，』和『我的慈惠已及於萬物』，的這種大慈大悲相符的，爲着使他們可以表現那個永久的實體

和先存的一致。這些聖潔的明鏡和神格的光明人物充分表顯那個生存的太陽與願望的實體。譬如，他們的學問表現他的學問，他們的權力表現他的權力，他們的統治表現他的統治，他們的華美表現他的華美，他們的顯示表現他的顯示。他們是最高等學問的財富，不朽智慧的寶藏，無限恩典的宣揚者，那個永生不滅的太陽的黎明地。因此在經書上講『除開他們是你的臣僕和人民外，在你與他們的中間沒有別的分別。』這就是『我是他而他是我』的情形，如傳說所講的。

傳說和記載說明這種事實的，是有許多，但爲篇幅所限，恕在此處不一一加以贅述。不僅此也，宇宙間的一切都表現聖靈的名義和性格，一直到真理的太陽的光榮的痕跡是顯示和表明在每個原子

中；所以無論什麼東西，假使沒有這種榮光的顯現，就不會有生命。不能生存於現實的世界上。何等的學問的太陽是隱藏在每一個原子中！何等的智慧的海洋是藏匿在每一滴的水內！在動物中，人是特殊的被賜給這種恩典，被選擇享受這種地位，因爲一切聖靈的名義和性格都是在至善至美的情況之下，顯示和表明在人的形態中。

所有這些名義和性格都與人有關係。因此他講過：『人是我的奧祕，我是人的奧祕。』接連證明和指示這個微妙的一點的語句，是記載在一切天書和聖靈的著述中，如可蘭經上講：『我們一定要向他表現我們的表記，在（世界的）各處和在他們中間』（K.S.41）。於是又講：『而且在你自己的本身中，你於是不加考慮嗎』（K.S.59）？在一處又講：『不要和那些人一樣，他們忘記了上帝，上帝使他們

忘記他們自己』（K.S.59）於是永生不滅的王（願在看不見的（E.S.
A.bas）帳幕中的一切生命對於他作一種犧牲！）講：『隨便什麼人知道自己的就一定知道他的主』。

呵，我的朋友；我憑上帝發誓，倘若你思量這些話的意義，你就會發現聖靈的智慧與無限的學問的門是在你的面前打開着。總括起來講：一切東西表現聖靈的名義和性格，由上面這些解釋看起來，已成爲顯明的了。每個以它的能力爲比例，表明和指出聖靈的學問，一直到（他的）性格和名義的顯現籠罩在一切有形與無形的東西上面。因此有所謂『除開你以外，是否有什麼顯現在別的事物中，而不屬於你的——而這個能把你表露出來呢？看不見你的眼睛是瞎了的！』永生不滅的王又講過：『在內，在前，在後我除開看見上

帝以外，沒有看見別的東西。』而且在卡米爾(Cobai)的傳說中又講——『從永生的黎明中照射出來的光輝，也照在統一的人物上，人爲動物中之最高貴和最完善的一種，比較別的現實的東西爲更大之證明與更大之表現。人類中最完善的一種，最高尚和卓越的，乃真理的太陽的顯示；不僅此也，除開他們以外，其餘一切都是由於他們的志願而存在，由於他們的仁慈而行動。『假若不是爲你（穆罕默德）我不會創造這宇宙。』在他們的聖靈之宮前，一切只是虛有和絕對的不存在，他們的陳述是滌除了一切別人的陳述，他們的講解是純潔無瑕，超乎一切別的講解之上的。這些聖明的人物是永生的基本的明鏡，他們表現一切看不見中的看不見的東西與所有上帝的名義和性格，如學問，權力——統治，威嚴，慈悲，智慧，光榮，仁慈與恩

典。所有這些性格，由於這些一體的實質之降臨，是成爲顯明和清楚的，這些性格不是爲某些人所特有，而爲別人所缺少的。不，所有受寵愛的先知者，都賦有這些性格，得着這些名義，但是在某些情形中，有些人是在較大的顯示和較大的光明中降臨，如在可蘭經上講：『這些是先知者，我們特把某些人抬舉在別人之前』（四·九·九）。所以，在這些性格中，雖然有些是或者在那些光明的人物間，表面的顯現出來了，或者沒有顯現出來，然而所有先知者和上帝的選民都是顯示的黎民，和一切高超的性格與無限名義的露布。已在此處表明和證實了。就是這種性格沒有在那些聖明的人物中有表面的顯現，也不能因此就否認那些聖靈的性格的倉庫中與至上的名義的寶藏中有這種性格。因此，所有這些光明的人物與奇妙的容顏都是

宣稱賦有上帝的性格，如統治，威嚴等等，雖然他們或者沒有實確具有表面形式的統治和其他同等的權力而降世。這一點對於有悟解能力的人是明白而確定了，無需再加說明。

是呵，這些人民既沒有從聖靈的學問的澄清的和璨爛的源泉中得到這些聖語的解釋，他們是飄泊在疑惑和疏忽的山谷中，枯乾憔悴，他們是離開了水味清潔和衛生的淡海，而環繞水味極苦的鹹海漫遊。關於這種人，聖靈的夜鶯講過：『雖然他們看見正義之路，然而他們還要採取那條路。但是假若他們看見錯誤之路，他們要採取那條路，因為他們攻擊我們的表記是假的，而忽略同樣的事件』(K.S.Z)。這節話的釋解是如下，假若他們看見正義和解放的道，他們不採取這條路，也不會向着這條路前進；但是假若他們看見錯誤

，反抗和虛偽的道，他們就會採取這條路爲達到唯一真實者的道路。這種向虛偽前進而與真實者背道而馳的事沒有發生——那就是，他們是沒有受這種錯誤和迷途的磨折——不過是作否定我們的表記和不理我們的話語的啓示和表白的懲罰。

這是一樣的在這種奇妙與崇高的顯示中可以看出來，無量數的聖靈語句從權威與慈悲的天際露布出來，然而人民還要加以否認，牢不可破的相信那些人的語言，那些人是對於聖靈的語句一個字也不懂得。因爲這種原因，他們疑惑同類的清楚的事實，他們自己拋棄唯一上帝的學問的天國不朽的智慧的樂園。

爲簡明起見，我們回到所質問的題目上去，就是：『雖然格以姆的統治是載在關於「璀璨的星宿」（穆罕墨德的弟子）的傳說內，然

而這種統治的踪影，是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不僅如此，事實的表現恰恰是相反的，因為他的徒衆和朋友都是愛盡磨難，限制在人民的手中，任其擺佈，他們都是世界上頂低微和不重要的人』。

是呵，在聖書中所述關於格以姆的統治是實在的而無容置疑的，但是這不是一種統治或政府，而為每個人所能悟解的。並且所有以前的先知者，他們向人民宣布一個後來的顯示，都講過那種顯示的統治，這是在以前各聖書中都述過的。這不是僅指格以姆而言。

統治與一切名義和性格關於所有那些先前和後來的顯示的，都是確切和明顯，，因為他們都是聖靈性格的表現，聖靈奧祕的宣露，前面已述及了。

並且所謂統治者，是指聖靈的權威。廣布於一切現實的事物間

，不管它在現實的世界上的顯現是否有表面的勢力。這個是以他自己
的意志與願望爲轉移。但是統治，財富，生命，死亡，更生與復
活等的目的在以前各聖書所載的，不是現時一班人民所想像的那樣
，對於閣下是顯明清楚的了；不僅此也，統治的意義是指在每個真
理的太陽的顯示時日中，他自己在自身中表現的統治。這是那種內
在的權威，他們用這種權威戰勝宇宙間的一切，而這種權威後來依
照世界，時代，人民的器量，表現於現實的世界。譬如使者大聖
穆罕默德的權威在今日是顯明而清楚，然而在當初的情形如何，你
已聽說過了。無信仰和錯誤的人民——那個時代內當權的教士和他
們的徒衆——是怎樣陷害那個性格的菁華和天真的寶體！在他聖明
的道上是佈滿了多少荆棘與反對！這是顯然的，依照他們惡毒的想

念，以爲陷害那個不朽的人物，即所以謀他們自己的解放。因爲在那時代內的一切知識份子，如阿比(Abdal obie)，隱士亞美(Abu-Ammer)，亞施拉夫(Kaâb-Ibn-Ashraf)和黑里茲(Nazr-Ibn-Harith)等都無稽的否認他，誣他以瘋狂與毀謗之罪。這種誣賴簡直是上帝不允許用筆墨寫述，或在紙上記載的，是呵，這些誣賴使得人民壓迫他聖下。一個爲當權的教士所拒絕，排斥和認爲是不信實的人，他的遭遇會是什麼，是顯然而明白的。我本人以前所遭遇的是什麼，是爲衆目所共見。

因此，他聖下講：『沒有那個先知者之受虐待，有如我之受虐待。』他們捏造的罪狀和他們對他聖下所施的陷害，是統行載在可蘭經上，如果你去翻閱一下，你就會知道其究責了。在後來，情形

對於他聖下是那樣的困難，使得沒有人敢和他或他的弟子說話，如果有那個跑到他面前，就要受着最嚴酷的刑罰。

在這一方面，我們引述一節話出來。假若你睜開辨別的眼睛，你就會爲他聖下所受的壓迫，終身悲哀，不能自己。這節話是在他聖下受着猛烈的打擊和反對，因而大大的灰心與失望的時候宣洩出來的。克卜里爾從接近的沙谷拉提·雅洛·孟塔哈降下，講出下一段話來：『假若他們的反對（爲你的勸告）對於你是苦惱的——假若你不能找出一個洞來（由此你可以鑽入）地（底內），或者一個梯子（由此你可以上升）到天上去』（K.S.O）。這種聲述的意義是沒有辦法，他們不會停止對你的進攻，除非你是藏到地底下去，或飛到天上去。

你看在今日，是有多少君王在他聖下的名字之前鞠躬致敬，有多少國家和人民棲居在他的庇護之下，以他們和他中間的關係爲榮幸，在教堂中用必恭必敬的態度讀那個祝福的名字。就是那些沒有加入他的庇護之下，和沒有拋棄不信仰的外衣的君王，也承認那個天命的太陽的偉大和尊嚴。這是表面的王國，爲你所看見的。這種統治爲着一切先知者，必然的要表現於外和樹立起來，或者是在他們生在世間的時候，或者是在他們超升天國以後，如我們在現時所見的一樣。但是那種爲天意所使的統治是永遠不斷的環繞着他們旋轉，總是在他們的左右不會一刻離開的。這就是那個內在的統治，籠罩宇宙間一切。

以下所述即爲從一體的太陽所表現出來的那個統治之一例。在

一節話中你不是聽說他們把黑暗和光明，正直者和罪惡者，虔誠者和叛逆者分別了出來嗎？由這一節話的表白，一切關於判決之日的表記和指示，爲你所聽聞過的，如復活，更生，書的展開和其他等等，是成爲顯明的了。這一節闡明了的話也是對於正直之人的恩慈，就是對於那些說『呵，我們的主，我們聽到，我們服從』的話的人。同時這又是對於那些罪惡的人們的懲罰，就是那些說『我們聽到，我們不服從』的話的人。這是如同上帝的劍一樣，將信實者和叛逆者，父與子分開。你已經看到那些承認的和那些拒絕的人們是如何的相互謀奪各人的生命和財物！有多少父親離開他們的兒子，有多少求愛者規避他的愛人！這個奇妙的劍是那樣的鋒利，所以它砍斷每種關係。在另一方面，它又能連接這些關係，因爲我們已經

看過有許多人，在他們中間爲自利的魔鬼，是已多年撒下了仇恨和惡意的種子，因爲共同信仰這個不可思議的和不可克服的主義，一旦成爲那樣的團結與和睦，就好像他們是一家人一樣的。那些誠心信仰他的，相信他的表記的，並且由於聖靈的力量是飲了恩慈的泉水之一份子的那些人，上帝把他們的心團結起來。並且有多少信仰，宗教和風俗不同的人民，由於理想的樂園和聖靈的天國的這種微風之吹拂，是披了新的一體的外衣，飲了一致之杯。

這就是那著名傳說的意義，『虎狼與羊羔同在一個地方飲食。』想想這些無知者學問的缺乏，他們像從前的人民，還是在等候這些動物會聚在一棹的那個時候。這就是人民的情形！好像他們是從來沒有飲過正義之杯，也沒有踏上公平之路。而且，這種事體在世界

上實現，究竟有什麼益處呢？關於這種人，以下所述的話是很有意義的，『他們有心，不能用以知道事理；他們有眼，不能用以看見東西』。

想想人民的難題，是如何的被這一節從意志之天中所宣示出來的話所解決了，因為無論什麼人，他承認上帝的道理，往前進取，他的好的行為會超過他的壞的行為，他的一切罪惡會為上帝所恕宥與輕忽。所以這對於他是確實的，就是『他是很迅速的把事情整頓。』如此，上帝把惡行改成善行，假若你們是那些凝視學問的天空和智慧的靈魂的人們，就會明白這個事實。在同樣的情形中，無論什麼人，只要分飲仁愛之杯，就從不朽的恩典的海洋中，從永恆的慈雲中，得到永生的，不滅的，以信仰作根基的生命，同時無論什

麼人，如果他不接受，就要受永遠死滅的苦難。在聖書中所載「生『死』的意義，是指由信仰所得的生命與由不信仰所得的死滅。在每個顯示中，一般人民拒絕相信，沒有被引導到真理的光輝中去，沒有跟隨着那個不朽的美光，就是因為對於這種意義的悟解的缺乏。

穆罕默德出世後，他改正了人民對於復活，重生，生命與死亡的觀念，遭受他們的反對和譏笑，他們的話語是正如同聖鬼（Holy Ghost）所紀述的：『倘若你說，你們死後必能復活，不相信的人就會講，這不過明明是一種邪術而已』（K.S.11）。而且，『倘若你驚異（無信仰的人否認復活），他們的話一定是驚人的『在（『伊查』za）照字義解釋爲『倘若』或『當時』）我我們成了灰塵以後，我們還是一

個新的創造嗎』』(K·S·13)。這些話的意義是：倘若你驚異，等等，無信仰者與否認者的話語就會是怎樣的驚人，他們講：『我們是灰塵？』於是又用輕蔑的語氣講：『我們是復活者嗎』？

所以在另一處地方，他責備他們，說：『我們的力量是爲第一個創造所耗盡嗎？是呀，他們因爲一個新的創造而苦惱』(K·S·50)。這種話的意義是：我們是不是因我們的頭一個創造就沒有力量，就筋疲力盡了呢？不僅如此，這些無信仰的人因爲一個新的創造就陷入惶惑之中。

依照字面上的意義作批判的人民既沒有領會到聖語的意義，對於內在的真實本意不明白，於是他們想引用文法的規則解釋，說『伊查』(照字義講爲『倘若』或『當時』)這個字擺在過去時間的前

面時，這個就含有一個將來的意思。但是後來他們又被那些不含有『伊查』這個字的語句弄糊塗了。譬如『號筒是吹着，這就是預期的一天來到；人人到來了，帶着一個駕駛者和見證人』（K.S.50）。

這句話的表面上的意義是：在號筒內發出聲響，而這是預期的一天，這一天好像是很遙遠，每個人都來了，與他同來的是一個駕駛者和一個見證人。（一）在同樣的情形中，他們或者是用『伊查』這個字，如上面講的，或者從事證實復活日既是確實的事故，所以就用過去的時間把它表明出來，好像是已經發生過的。你想他們是何等的沒有知識與缺乏辨別力！他們沒有領悟罕穆墨德的號筒的聲響，他的聲響是那樣清楚的。他們失掉這種仙音所能給予的福利，等候以

(一) 駕駛者是喚起人們注意真理者見證人是給人們真理的證據的人

西結費爾(Israel)號筒的聲響。以西結費爾不是他的臣僕之一，而他與其他相等的人之生存都是因他聖下的語言而成爲著名的。他待你好，你還要更換他嗎？假若如此，你就做了惡事了，因爲你換錯了。所以你的沒有理由的更換是罪惡，而你是一個罪惡的人民，彷徨無所依歸。

不僅此也，所謂號筒是指穆罕墨德的號筒，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而『復活』是他聖下秉上帝之命令而出世。對於所有醉生夢死的人們，他給他們穿上信仰的外套，從新的和奇妙的生命中把他們喚醒起來，所以當那個一體的美麗想露布復活，重生，天堂與火等等的奧秘中的一個表記的時候，克卜里爾說出下面一節話來：『當他們向你搖頭，問這事要何時實現，你就回答他們說，或者這是最

近期中』(Near)。那就是不久這些在錯誤的山谷中徘徊的人們，用輕蔑的神情搖首作態，說：這些事情要在什麼時候才發現？你就回答——或者是不久了。爲着人民，單是這一節話的意義就夠了，假若他們是用敏銳的眼光去思慮這節話。

贊美上帝！這些人民離開真理的道路是何等的杳遠呵！雖然『復活』是在他聖下之出世時即已實現，所有其中光明與表記已充滿世界，然而他們還要譏笑謾罵，固執自己的成見，這種成見是根據當時教士虛偽的想像而得的，不注意至上的天國中的陽光和聖靈恩典的慈雨。是呵，甲虫是被剝奪了永遠的聖香，蝙蝠逃避普照世界的太陽的榮光。這種同樣的事實，在每個世紀中，一遇真實者的顯示降臨的時候，就會發現；如耶穌講：『汝等必須復生。』在另一處

，他又講：『一個人除非是水與靈生的，他不能進入天國；由肉體生的總是肉體，由靈體生的總是靈體』（約翰福音第三章第六章節）。

這句話，把它的意義解釋起來，是無論何人沒有爲聖學的水與耶穌的聖靈所啓迪，他就不配到天國中去；因爲無論何人從肉體生下來的，總還是肉體，如果是靈體生的，那就是耶穌的精靈，他必是靈體。這實際的意義是那些臣僕，他們在每個顯示期中，爲聖哲人物的精神所鼓舞而復生，像這樣的人纔配稱有生命，復活了，而能踏進聖愛的天堂中，同時對於其他的人民，只是死滅，懈怠，墮入無信仰與聖怒的地獄中。在一切聖書與經典中，那些沒有飲過學問的純潔之杯的，他們的心沒有得到當時聖靈的恩典的，所有死亡

，火，視聽力和學問之缺乏等等的名詞都是加在他們的身上，如前面所述過的：『他們雖然有心，不能懂得事情，』等。

在福音裏面另一處又講：『一天，耶穌的一個弟子的父親死了。這個弟子就告訴他聖下，請求他准許他去辦理喪事。耶穌講：『讓死者去埋葬他們的死者』。同時又有兩個古佛(Cufe)的人民到他聖下那裏去。一個人有一所房屋，願意出售，另一個人就是要買的。他們決定要做成這個買賣，並且要請他聖下做顧問，寫成那張契約。於是那個聖靈的命令的代表者就命令書記寫：『一個死人從一個死人那裏買了一所房子，這房子四方面的界限，是一方面到塋穴爲止，一方面到墳墓爲止，一方面到橋梁爲止，另一方面是到天堂或地獄爲止』。

倘若這兩個人是爲亞萊(Al)的生命的號筒所喚醒，而由於他聖下的愛，從懈怠的墳墓中起來，『死亡』這個字就不會加在他們的身上。無論在那種時代，沒有那個先知者和聖明者的目的，不是爲着真實的生命，真實的復活與真實的重生。只要對於他聖下所講的這番話反省一下，所有『墮穴』，『墳墓』，『橋梁』，『天堂』，和『地獄』這些字的意義就會明白了，但是呵，所有人民都是關在自私的墳墓中和埋在情慾的墮穴中。總而言之；你們要是嘗過一點聖學的清泉，就會知道真實的生命是心靈的生命，不是肉體的生命，因爲獸類與人類是同等享有肉體的生命，但是這種真實生命，只是派給那些有光明的心靈者的，他們飲了信仰之洋中的水，吃了信仰的果實。這種生命不會有滅亡，這種永生不會有朽滅；所謂『一個真實

的信仰者是在今世與來世內都是活着的。』假若所謂『生命的意義』是指肉體上外表的生命，那末死亡要繼之而來，是顯然的了。還有許多同類的話，載在其他各書上，都是證實這種高尚的事實與崇高的語句的。並且在可蘭經內所載關於漢姆查(一)『殉難之主』(二)與亞博爾的事實，就是顯然而清楚的證明，如『或者，他是已經死了，我們使他重生，我們給他安置一箇燈光，藉着這燈光他可以在人們中走，與他類似的人們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如何得到光明』

.....(K.SG)?

(一) 穆罕默德的叔父的名號

(二)「愚姦父」：是穆罕默德給亞卜赫克(abubakr)(智慧之父)的一個名號，

他是高勒施(korash)的有名的人，而不信仰穆罕默德的。

這一節話是當漢姆查穿上了信仰的聖衣，而亞卜爾陷入無信仰與否認中，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時候，從意志之天中露布出來的。所以從偉大神聖的源泉與至大的主宰者的居宅中，『死後之生』是給予漢姆查，而恰恰相反的東西則給予亞卜爾。因爲這個原因，無信仰的火是在叛徒的心中燃燒着，而反對之風括起來了。他們喊出來：『漢姆查什麼時候死的；他什麼時候被喚醒；什麼時候這種生命施給了他的？』他們既沒有領會這些聖的解釋，也沒有請求（二）宰克（Ziker）的人民賜施他們意義的源泉之一滴，因此這種腐敗的現象瀰漫全世界。

在現時，你可以一樣的看到所有一切人民，無論高下，他們都是不願意義的太陽，附從黑甲蟲和魔鬼的人物，不斷地問他們許多

難解的問題，而這些人呢，因爲缺乏學問，就用一種不至損害自己的利益的方法答覆。這是顯然的，一個甲蟲自身既沒有一點芳香，也沒有到過芬香的花園，它怎麼能洩出芬香到別人的鼻孔內呢？一班臣僕的情形從來就是如此，也永遠會是如此。只有那些朝着上帝前進而遠避魔鬼形像的人，會達到上帝的領域中。如此，上帝用莊嚴的筆，制定這一天的法則，寫在一塊碑上，藏在權威的幕後。你要留心這些解釋，而於其所含表面和內在意義上作反省，你就會悟解一切艱深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今日是成了一個梗在臣僕與判決之日的學識中間的一個障礙。我們希望，假使這是爲上帝所喜的話，你不會從聖海的岸邊跑回來，成爲被剝奪了這種海水而感覺乾

(一)就是那些謹守一個先知者的語言的人民。譬如耶穌的弟子是

渴的人們，你不會離開永遠志願的聖所，而成為孤苦零丁的人。現在你的努力和奮勉到底會成就什麼呢？

總結起來講：以上這些明顯的解釋，其目的是在證明那個王中之王的統治。現在用不偏不倚的心理想想到底是那種統治有力量，偉大；這種統治只要由一句話就有這多的力量，勢力，威嚴，但是那些君王的統治呢，他們保護他們的臣民和貧苦的人，是在一些時候內表面上為人民所服從，暗地仍為人民所反對。

這種統治只用一個字就已征服了，喚醒了，賜施了生命給全世界。『塵埃怎麼能與主中之主比擬呢？』當每種關係都是從他的統治之聖宮那裏中斷了，還有什麼比照可講呢！要是一個人作澈底的推想，他就會知道就是上帝門檻邊的臣僕也統治一切物類，這在過去

既然是清楚的，將來也會是很明顯的。

簡單的講起來；這就是內在的統治的意義之一，而是按照人民的能力與器量解釋的。爲着那個生存的準點與那個可贊美的容貌，還有許多別的統治。不過這種統治的範圍，非我這個受壓迫的人所能描述，也非一班人所能領悟。上帝的光榮是爲人所想像不到的，上帝的高超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我問閣下一個問題！倘若統治的目的就是表面上的治理和暫時的權勢，以壓制人民，使人民在表面上表示服從——於是與之爲友者就得着平安與榮寵，與之爲敵者就要受屈服與恥辱——像這種形式的統治對於權威之主者怎麼能是真實的呢？因爲在權威之主的名義之下的統治，其偉大與莊嚴是所有的人們承認的嗎？因爲你親眼

看見地球的大部份是爲他的敵人所佔有，一切人民都是正從事於反對他的福樂，不相信，否認，避開他所教人應做的事情，傾向並實行他所教人不應做的事，同時他的朋友都是遭敵人的陷害。所有這種種情形是比陽光還要顯明。呵，你這個找尋問題的答案者，要知道表面上的統治從來沒有，也永不會爲上帝與他的聖明所重視。而且，假若統治與權力的目的是表面的統治與權力，這於是對於閣下就會成爲一個困難的問題了。因爲在可蘭經上講：『我們的敵人一定是勝利者』(K.S.37)。在另一處又講：『他們想方設計用他們的口，消滅上帝的光明；但是上帝除開要完成他的光明以外，不想望別的，雖然叛徒對這光明持反對的態度』(K.S.9)。又『他是征服萬物的勝利者』。一部可蘭經，其中大部份都是在闡明這一點。

假若這目的是這些無價值人所講的那樣，那末對於他們，除開否認一切聖語與不朽的引證外，就別無所選擇了；因爲在這個世界上除開哈辛恩(Hosein)（亞萊的兒子(Son of Ali)以外，從來沒有更高超更接近上帝的人了；而且他的聖明在世界上也找不出有同等的了。『假若這不是他，世界上就沒有像他這樣的人了。』雖然如此，你已經聽過了所發生過的是些什麼事情。『上帝的譴責要落到不正直者的頭上。』(K.S.I.)。

假使你要把這一句話（我們的軍隊一定會是勝利者），照字義解釋，這對於上帝的聖明者和他的羣衆，表面上從不會是確實的，因爲他聖下（哈辛恩）的人格有如皎日之光明，是在塔弗Taff地方，受着最大的壓迫與制服而殉難了。因此這節聖語，『他們想方設

計用他們的口消滅上帝的光明，但是上帝除開要完成他的光明以外，不想望的別事情，雖然叛徒是反對這光明的，」假若按着表面的意義解釋，那就總不會與實際情形相符的，因為聖靈的光明表面上總是被消滅了！永遠的燈亮總是被撲熄了，那末勝利又怎能實現呢？而在這句聖語內，『上帝除開要完成他的光明以外，不想望別的，』又有什麼阻禁呢？這是顯然的，這些光明，因為叛徒的陷害，不能在那一個安全的地方得着休息，得着平安。這些光明是如此的受壓迫，所以各人都可以任意加害這些生存的實體——所有這些情形是統同爲人民知道的。因爲這種種，這些人民又怎能從事解釋永遠的權威者的聖語和詩節呢？

簡單講起來；這目的不是如他們所懂得那個樣子，所謂統治，

力量，權威的意義是指另外一種情形和另外一件事情。舉個例來說：我們想想他聖下（哈辛恩）的血的統治看，這血是灑在地面上了，他的遺骸是如何的藉着那（二）血的福祐和力量向人們的肉體與靈魂上運用他的優勝和勢力；因此無論何人要恢復健康，只要嘗到這遺骸的一片，他的病就治好了，無論何人要保全他的財產，只要以完全的信仰與準確的學問把這神聖的遺骸的一點點，珍藏在他的家中，他就能保持他一切的所有物了。這是它的外表的效力的範圍。假使我們要述出它內在的德行，人民一定會講我們把遺骸看做了一「主中之主」，而完全排斥了上帝的宗教。

而且我們再想想，雖然他聖下在最黑暗的情形中殉難了，當時沒

(一)回教徒相信穆罕墨德的弟子死後的遺骸有靈驗

有一個人明目張膽地去幫助他，死後又沒有人去棺殮他，然而在現時，各地方各宗教中的許多人民都離開他們的國家，來到那個地方，拜倒在他的墓前。這就是神聖的權力與統治，最上的尊儀與威範。

你不要以爲這些情形既然是在他殉難以後發生的，就與他聖下不生關係；因爲他聖下有聖靈的生命，是永遠活着，住在不可攀登的接近的榻上和崇高的統一的樹上。這些生存的實體是準備犧牲一切，那就是，他們在朋友的道上犧牲性命，財產，靈魂和自我，於是沒有那種地位再比這個可愛。愛人者除開可愛戴者的福樂以外，沒有別的願望，除開可愛戴者遇合以外，沒有別的目的。

假使我們要解釋一點殉難的奧祕和其所發生的結果，那無疑的不是在本書內所能完全敍述得出來，而且話也會說得個沒有止境。

我們希望，假使這是爲上帝所喜的話，慈愛的微風或會吹拂，生存的樹由於神聖的春天，會蒙上一件新的外衣，於是我們可以領悟聖智的奧祕，而由上帝的保祐，不致受其他一切知識的矇蔽。除開少數的不聞名的人以外，還沒有一個人出世，曾經達到了這種地位的。將來的時代會是神聖的判斷所預決的和從聖諭的帳幕中所顯現出來的那樣。我們如此的對你解釋上帝的主旨的奇蹟，對你闡明了天國的仙音，於是你可以達到學問的源泉，分食智慧的果實。因此要確實知道，雖然這些莊嚴的太陽是住在地球上，然而同時他們是坐在最大的寶座上的，雖然他們或者是一個錢也沒有，然而同時他們是飛上財富之峯的，雖然他們在敵人的手下受磨折，然而同時他們是坐在權力和統治的右手旁的。表面上他們雖然是受最大的屈

服，可是實際上他們是坐在永久的權威者的寶座上，雖然他們明明白白是極懦弱的，然而他們佔有統治和權威者的位置。

瑪麗之子耶穌一天坐在椅子上，用聖靈的諧聲，把上面這道理解釋出來，他的話是這樣的：『呵人民！我的食物就是地面上的青草，我用此以充飢。我的榻就是光地，在晚上我的燈就是月亮，除開我的腿以外，我無馬以代步。世界上還有誰比我更富足？』我憑上帝發誓，有十萬財富繞着這種貧窮旋轉，有十萬光榮的王國在尋覓這種微賤。倘若你得到這些意義之洋的一點滴，你就會舍棄現實的世界，而繞着明燦的燈亮，犧牲你的性命，如同『火鳥』一樣。

關於大聖沙的克 (Sadik) 有同樣的事實，紀述如下：有一天他的一個弟子在他聖下之前訴窮。那個偉大的聖哲就講：『你是富足

的，你已經飲了財富之酒。」這個平常的人對於這位光明人物的話很驚訝，就說：「我既然一個錢也沒有，又怎麼能是富足的呢？」他聖下講：『你不是對於我們有一片愛心嗎？』這個弟子回答說，『是的，你上帝的使者的兒子！』沙的克問，『你願意把這愛，用一千金丹納（Liras）賣掉嗎？』他回答說：『就是把全世界與其所有一切的拿來，我也不願意把它換掉！』他聖下講：『一個人既有一些全世界兌換不去的東西，他怎麼會貧窮呢？』？

貧窮與富足，微賤與尊榮，統治，權力，如此等等爲一班無價值的人們所視爲重要的，在聖靈的宮中都是不足道的東西，如可蘭經上講：『呵人們，你們需要上帝，但是上帝是無求於人的』（K.S. 35）。因此所謂『財富』的意思是指除開上帝以外，不需要其他一切

的，『貧窮』就是指需要上帝之謂。

有一天，瑪麗之子耶穌爲猶太人所包圍。他們想叫他聖下承認他曾經自稱爲救世主與先知者，於是他們就可以藉此宣布他爲叛徒，判決他的死罪。後來他們把那個意義之天的太陽帶到（二）派勒特（Pilate）與賈爾菲斯（Caiphas）之前，這兩個人是當時最有權勢的宗教家。所有教士都來參加那個會議，有一大羣衆的人爲着要與他爲難和侮蔑他的目的，都在那裏觀看。無論他們怎麼問他，想使他自己承認，他聖下總是保持靜默，根本不願意答覆。最後有一個惡漢站起來，走到他聖下的面前，講『我懇求你，你不是講過「我是上帝的救世主，我是王中之王，我是一部書的所有者，我是安息日的破壞者」嗎？』於是 he 聖下把他那福佑的頭抬起來，講：『你不是看見

人子是坐在權威與力量的右手旁嗎？」他說了這句話，雖然在表面上看去，他沒有什麼權力的表現，然而他有一種潛勢力，這種潛勢力是瀰漫宇宙之間的。他說了這句話以後，他們是怎樣的對付他，對他施以何種刑法，此處亦無需贅述了。後來他們計劃要如此的處治他，消滅他，使他超升到第四重天中去了。

在路加福音內又載着，有一天他聖下在一個猶太人的前面走過，這個猶太人患着癱病，睡在一個榻上。當他看見耶穌，就由他的像貌識認了他，開始向他求助。他聖下講：『從你的床上起來罷，那末你的罪就會被赦宥了。』當時遇着有幾個別的猶太人在那裏，他們喃喃自語道：『誰能赦宥罪惡，除開上帝以外？』於是耶穌看出

他們的意思，就對他們說：『或者說你的罪赦宥了，或者說你起來行走，那一樣容形呢？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等』（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三節）。這就是上帝的聖明者的眞的統治與權力。上面所引證的這些話是要使你們明白上帝的選民的語言的解釋，於是或者不致因爲別種的話語使足滑跌，使心苦惱，

如此我們可以取篤信的步驟，走上某種學問的道路上去，於是善樂的微風或者會從聖意的天堂中吹過來，使得這些凡人達到永久的天國中去。於是你就會懂得傳說和經書中所講的統治等等的意義。這對於閣下已經顯然而清楚的了，就是從前猶太人與耶教徒之反對穆罕墨德，與現在回教徒之反對巴孛的主義，其所依據的是同樣的事情（願在命令的天國中所有的生命對他爲一種犧牲！）你看這些

無知識的人，他們現在說着猶太人的話，自己還不覺得！關於這種人，他的話是何等的高妙——『他們要說廢話，就隨他們的高興罷』（因·S·C）。又『當你活着，他們在愚蠢的行為中徘徊』（因·S·L）。

當永遠的看不見者與神聖的實質者使穆罕墨德的太陽從學問與意義的天邊線上照射出來的時候，猶太教士反對的理由中的一個，是在摩西以後，不應有第二個先知者出世。是呵，聖書上載着一個人要降世，宣揚他（摩西）的宗教和經典，等到摩西經內的法律能籠罩全球為止。因此統一之王述及這些飄泊在隔閡與錯誤的山谷中而筋疲力盡的人們時，就有着下面的話——『猶太人說，上帝的手是縛住了。他們（自己）的手要縛住，為着他們所說的話，他們成爲

可詛咒的了。不僅如此，他的兩手都是向外伸張的』（K.S.5）。這節話的意義是——猶太人講上帝的手是縛住了。但是他們自己的手或者是要被縛住！他們作這種無稽的毀謗，他們是要成爲可詛咒的人。不僅如此，神權的手總是張開着而保護人民的。『上帝的手是在他們的手之上』（K.S.48）。

關於上面這一節話（K.S.5）所闡示的，批評的人有各種不同的評斷。然而我們想想其中所含的意義罷，因爲他講這不是如猶太人所想像的，就是至上之王創造了摩西的形體，賜給他以先知的外衣，於是他的手就被縛住了，在摩西以後他就不能再派遣使者了。我們想想他們這種無意識的話是與學問和智慧的道路相差得有多遠！現在這些人民（回教徒）也滿口是這些無益的話。因爲有一千多年

了，他們總在背誦這一節話，無意識地責備猶太人，不知不覺的他們自己無論是公開或私地，都是在說着猶太人所說的一類的話。因爲你已經聽到他們宣稱一切顯示都完畢了，聖靈的慈愛的門關閉了，沒有太陽要再從聖靈的天國中照射出來，沒有波浪從先存的永遠的海洋中顯現出來，沒有有人從看不見者的神帳中走出來。這就是這些無價值的人們的見解！他們相信佈滿宇宙的恩典和永無窮盡的慈愛會真的有止絕的時候，這在有智慧與知識的人決不應作如此想的。他們使盡方法束住壓迫之腰，努力從事用迷信之水消滅沙谷拉提之火，而不知道權力之碗在它的保護的堅壘中，保藏有統一之燈。他們被剝奪了原始的目的，與命令的原質和實體相隔絕，這對於這些人民也就是充份的屈辱了。因爲至上的聖恩所授予人民的東西

是『與上帝的遇合』與他的學問，這是應允給予一切人們的。這是先存的恩惠者爲着他的人民最上的恩典，爲着他的人民絕對的仁慈的全部。但是在這些人民中間，沒有那個享受過這種恩典，或得到這種光榮。雖然有許多露布出來的話語，是指明這個重要之點與這個偉大的事實，然而他們加以否認了，而將那些語句，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思解釋。可蘭經上講『對於那些不相信上帝的表記與他的遇合的人民，他們就不該希望我的慈愛，爲着他們是一種苦痛的懲罰預備着』(K.S.5)。又講『還有那些人作鄭重的想念，他們要遇見他們的主，要向着他轉回去』(K.S.5)。在另一處又講，『只有那些人，他們以爲應該遇見上帝的，纔講，一個小的軍隊是怎樣常常的挫敗一個大的軍隊！』在另一處又講，『所以讓那個希望遇見他的主

的人，爲正直的工作努力」(K.S.18)。又講，『他命令一切事情；他清清楚楚地表現他的表記，使你們確信一定要遇着你們的主（內S.18）。

他們否認這些指明『遇合』而言的語句，遇合是在聖書內所能發現的最大一個經典，他們對於自己剝奪這種崇高的地位和這種最上的一，光榮的品級。有些人講遇合的意義是指在復活的時日與上帝的光華的遇合。倘若他們講是指『無限的光華』，那末這種光華在萬事萬物中，無不存在，因爲我們在前面已經表明了，宇宙間萬事萬物無不表現那個至上之王的光華，而顯示者的太陽的光輝是反映於萬物中，存在不滅。不僅此也，倘若人們睜開靈性和聖善的眼睛，他就會看見沒有那件存在的東西不有那個至上之王的光華的表現。因

爲你知道一切現實的東西都表露聖靈的光輝，你看見在萬物中，聖靈的天堂之門都是打開着，使得尋求者能由此跑進智慧之城，以達到學問與權力之花園中。在這種花園中一切意義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在字句中發現出來。一部可蘭經的大部份就是表明這種神聖的事實。所謂『也沒有什麼東西，不是表彰他的』(K.S.17)，就是最好的證明，而『樣樣東西我們都核對過和寫下來了』(K.S.78)是確實的見證。倘若『與上帝遇合』就是指這些光華，那末所有人民都得到與上帝的遇合了。那末爲什麼這個是要指定在復活之日呢？

倘若他們講這個目的是『特殊的光華』，有些蘇菲(Sufis)解釋這個情況爲『最高聖靈的傾注』！倘若這是在實質的本身內，這就已經永遠是在聖學中。就承認這種假設，那末在這種意義內講，『遇合』隨

便對於那個都是不可能的，因爲這種情境要在實體的最深層中纔能實現，這種情形是任何人所不能達到的！『道路是被禁阻了，去找這條路是被禁止的。』就是接近者的心意也不能飛渡到這種境地，何況一班常人的智慧哩！倘若他們講這是『第一光華』，把這個解釋起來是『聖靈的傾注』，那末無疑的這是在創造的世界了，那就是在原始的洩露和最初的顯示的世界中。這種境地僅指給他的先知者和聖哲的人物的，因爲在生存界中沒有比他們更偉大和更有權威的人出現過，所有人們都承認這種事實。這些人是一切永久的性格和神聖的名義的源泉和顯示者，而這些人是充份表現聖靈性格的明鏡。一切講到他們的事情，實際上就是講到上帝的事情，他是『顯著而冥冥者』。原始的學問和得到這種學問，要了解和接近這些人物，

纔能有成，他們是反射真理的光輝的。因此接近這些聖靈的光明，『與上帝的遇合』就達到了，從他們的學問，可以達到上帝的學問，從他們的面目，可以看見上帝的面目。這些高超的寶體是最初者，最後者，顯著者，渺茫者，從這種事實，可以證明那個真理的陽光，就是『他是最初者，最後者，顯著者，和渺茫者』(K.S.52)，還有別的崇高的名義和高尚的性格，也是一樣的。因此無論何人，只要受着這些璀璨的光榮的人物的寵愛，而在每個顯示中與這些光耀的輝煌的太陽相接近，就能達到『與上帝的遇合』，踏進永生不死的生命之城中。這種『遇合』，除非是在復活日的時候，是任何人不能使其實現的，復活日即為上帝自身在他無限的顯示中的降臨。

這就是在各聖書中所載的那個『復活』的意義，而這一天是向所

有的人們宣布過了。我們試想，還有別的可想像的日子，比這一天更偉大，更有權威和更優美的，使得人們避開它，要把它恩典從自身剝奪去嗎？這種恩典是由大慈大悲者那裏如同春雨一樣的向人們傾降。既然用了充份的證明，證實沒有那一天比這一天更偉大，沒有那個事情比這個事情更關重要，而對於這些真確的證據，也沒有那個聰明伶俐的人能加以否認或避免，那末一個人怎能由疑惑與懸想的言語對於自己剝奪這種偉大的恩典。他們沒有聽過這個最著名的傳說，『當格以姆要起來的時候，復活也要起來』嗎？受着正當指導的穆罕默德的弟子——爲永生不滅的光明——也一樣的解釋了這節聖詩，『要較上帝降臨到他們中間，爲雲所掩蔽的，希望少一點』(K.J.2)——無疑的這是他知道要在復活日發現的一件事——

是指大聖格以姆與他的降臨。

呵，我的兄弟們，於是你可以懂得復活的意義罷，不要聽信這些被天厭棄的人們的話，以保持你的耳的純潔。倘若你向辦識事理的道路前進一步，你就會明白沒有那天比這一天更偉大，沒有那個能想像出來的復活比這個復活更有權力，而在這一天內的一個行爲是等於千萬年內的所有行爲——不僅如此，我要請求上帝恕宥我這種限制，因爲在這一天內所發生的行爲是虔誠的，超乎一切有限的酬報之外的。這些無價值的人既不知道『復活』和『與上帝遇合』的意義，所以他們是完全與這中間的恩典相隔絕了。雖然知識的目的與其願望是在得到這種學問與地位，然而他們的腦筋完全爲表面的知識所佔據，無一刻罷休，他們對於學問的實質，反把眼睛閉着不看

。這好像是他們沒有從聖學之洋中飲過一滴水，沒有得到慈悲者的恩典的一點點。

試想着，假如一個人沒有分受過遇合的恩典或上帝的顯示的學問，他怎能被稱爲有知識的人，就是他求學了一千年，有着一切有限的與表面的科學的知識，也是沒有用的。這是很明顯的，他不能被稱爲有學問的人。但是一個人就是不認識一個字，倘若他得到了這種最大的榮寵，他是無疑的可以稱爲有學識的聖人了，因爲他已經達到了學問的峯巔和它的最高級。

這種情形又是顯示的表記之一，如經上講，『他會使你的最高的成爲最低的，你的最低的成爲最高的。』又講，『我們立意要對於在這地方內的那些陷於衰弱的境況中的人表示仁愛，要使他們成爲

宗教的模範者，要使他們成爲（法老的財富和他的人民）的繼承者』（K.S.28）。在現時可以看到，有多少教士。因爲否認聖道，是自甘居於無知的最下級，他們的名字是從高超的與有學識者的書上塗抹去了；有多少無知者。因爲他們信仰聖道，上躋於學問的最高級，他們的名字是被權力的筆載在學問的碑文中了。如此，『上帝要隨他意之所喜而廢止而認可，他手中所有的是原始的書』（K.S.13）。因此在經上講，『當事實已白，還去找證據，是應受譴責的，已經達到學問的目的，一已還亟亟以知識爲事，是要受貶斥的。』呵，世界上的人民，這是一個火熱的少年，他在神靈的原野中奔跑，領導你們到上帝的燈光那裏去，提醒你們一件事情，這件事情，雖然隱藏在掩蓋光明的暗影中，然而在伊拉克地方從聖的天邊線上，

可以看得出來的。

呵，我的朋友，倘若你向可蘭經的意義之天上飛一飛，在展開在這經中的聖學之田地上走一走，就會有許多學問的門徑在你的面前打開着，你就會確實相信，在今日阻止人們達到永遠之洋的邊岸的事情，也在可蘭經的顯示期中，阻止了人民承認和服從穆罕墨德。因此，你就會知道『歸來』與『重生』的奧祕，而居於篤信與堅貞的高房中。

一天，那偉大無比的大聖穆罕墨德的許多敵人，他們是被剝奪了永遠的 (E-s-a-g-e) 的，用譏笑的神情對他講，『一定的，上帝與我們約定，我們不應相信任何使者，除非是有一個人到我這裏來，帶着要爲火所毀滅的犧牲品』，(E-S-O)。這節話的意義是造物主已經

與他們商定，他們不應相信應何使者，除非這個使者能實行亞培爾 Abel 與開因 (Cain) 的奇術，那就是供奉一件犧牲品，從天上有 |一道火光降下，把這個燒掉；這件事情是他們從亞培爾的掌故內聽來的，而且也是載在各聖書內的。他聖下講，『在我以前，使者已經到你們中間來了，帶着很多的證據，與你所講的奇術；倘若你們講的是真話，那末你們爲什麼要殺害他們呢』？(K,S.3) 現在我們要持公正的態度，那些在他聖下時代內的臣僕，怎能實際上就是那些在亞當和其他先知者時代內的呢？因爲時代的相差是幾千年之久的。那個真實的本體爲什麼要將亞培爾和其他先知者的謀害謬於在他時代內的臣僕呢？你除開對於他聖下說些無稽與無意義的話以外，沒有別的方法，或者說那些兇惡的人與在每個時代內反對先知者和使

者，而最後把他們統同處死的那些人，是一邱之貉的。

對於這種解釋要慎重的想一想，於是學問的和風或者會從慈悲者的城中吹來，使得人們的心靈從可愛戴者的優美的語言中，達到智慧之花園。疏忽的人民既不懂得這些完善的流暢的解釋的意義，按照他們的意思，又覺得答覆與問題不相符，因此他們就把學問的缺乏與幻想諉過於那些學問與理由的實體。

在另節一聖詩內，又有責備這時代內的人民的話，『雖然他們懇求幫助，以便對付那些不信仰的人，然而當他來到他們中間，而他們又知道他是從上帝來的時候，他們會不相信他；因此，上帝的責罰要降落叛徒的身上』(四、三、三)。那就是這些人爲着上帝向叛徒開戰，討伐他們，他們要得到勝利，目的在於幫助他的主旨，但是當

一個爲他們所知道的人來到他們中間的時候，他們又否認他；因此上帝的責罰要落到叛徒的頭上！你想想，從這節話內，是怎樣的可以知道，在每個以前先知時代內的人民，他們努力爭鬥，宣揚上帝的法律和他的主旨，是與在他聖下時代內的人民一樣的，雖然耶穌與摩西時代內的人民實際上不是他聖下時代內的人民。而且，他們從前所知道的那些人，爲五經(Pentateuch)的所有者摩西與福音者的所有者耶穌。雖然如此，他聖下爲什麼要講『當一個爲他們所知道的人來到他們中間的時候』——那就是耶穌和摩西——他們『否認他呢』？他聖下表面上既是被稱呼一個別的名字，那就是穆罕默德——從別一個城裏出現，在別一種言語和法律內來的——那末這節詩怎能證實和爲人了解呢？

你想一想『歸來』這個題目罷；這在可蘭經中是怎樣明顯的闡明了，然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人了解。你將何以置辭？倘若你講他聖下是以前先知者的歸來，如在詩節中所指明的，那末，他的弟子必也是先前的弟子的歸來，因為以前臣僕的歸來也是清清楚楚地在前面所述各詩節中表明星了。假若他們要否認這一層，他們就是反對聖書的本文，而聖書是最有權威的證明。因此，在同樣的情形中去明白關於在聖的顯示的降臨的時日中的『歸來』『復活』和『重生』等等的事實，於是你可以用外面的眼睛看見聖哲的靈魂在純潔與光耀的肉體內之歸來；用慈悲者的學問中的慈水洗去無知的灰塵與黑暗的自我，而成爲清潔虔誠的，於是或者你可以由於明璨的燈光，聖靈的力量，永遠的指導，從錯誤的黑夜中，辨斷眞理光明的大道出

來。

而且，統一的預期的監護者是用一個新的命令與新的宗旨，降臨於現實的世界之上，這對於閣下是顯然而明白的了。這些佔有永遠光榮寶座的人物既是從聖靈意志的天空中降臨的，他們既都是在一種至上的不可抵抗的命令中出世的，因此他們是被稱爲一個人和一個實體。因爲他們都飲了聖愛之酒，分食了一體之樹的果實。這些真實者的顯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純粹的抽象概念與單一的實體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中，假若你用一個名稱和職位稱呼他們全體，這是不錯的，如在可蘭經上講，『我們在他的使者之間完全不作分別』(K.S.)。因爲他們都是召集人們到聖靈的一體中去，而宣布無限的恩典與慈惠的源泉的。他們都有先知之明，是尊嚴的，有光

榮的人格，爲人敬重的。所以在可蘭經內講，『我是一切先知者』。他又講，『我是最先的亞當，納亞，摩西與耶穌。』亞萊特(Alte)也講過同樣的話。同樣的話語指明這種一體的，是發現在永遠的語句的源泉中與學問的珍珠的寶藏中，如在各聖書中所載着的。

這些人物是聖誥的指出者和法典的闡示者。聖誥是無所謂有複數與數目字的。如此，有所謂，『我們只有一個命令。』所以命令既然只有一個，命令的顯示也必然的只是一個。因此穆罕墨德的弟子，爲篤信的錚錚者，他們講過，『我們的頭一個是穆罕墨德，我們的最末一個是穆罕墨德』。

總括起來講：所有先知者都是上帝的命令的人物，他們降臨世間，雖然外表的形式不同，然而只要你留心觀察，你就會發現他們

都是住 在一個天 堂中，飛到一 個天 空裏，坐 在一塊毡 毯上，說着一
種言 詞，遵守一 個命 令。這就是 那些生 存之 實體和無限的 不可分離
的太陽的一 體。因此，假若這些聖靈的顯 示者的當中一 個人講，『
我 是所有以前先知者 的歸來，』這 是實在的。所以 在後來的顯 示中
，先前顯 示的復臨，是 實現了。先知者之重臨既已證明是與聖詩和
傳說相符合的，聖哲者 的重臨就也是確定而已成的事 實了。這種重
臨是太明白 了，無需證明和解釋的。譬如在各先知者中間的一個是
納亞。當他被委定為先知者，帶着聖靈的使命降世時，那些相信他
承認他的命令的人，他們的確是受了一種新生命的寵賜，有了一種
新的精神。因為他們在信仰上帝和服從他的顯示以前，對於暫時的
效果和財物有最大的愛好，如妻子，飲食等，愛好有如此其甚，於

是他們不分晝夜的在追逐虛榮和快樂的資料，汲汲從事謀得暫時的財富。除此以外，他們在未達到信仰之海之前，是那樣的固執着他們祖先相傳的習俗，他們寧肯取死罪，不願別人改變通行於他們中間的習俗的一個字。因爲這些人民大聲疾呼的講過，『我知道我們的祖先奉行一種宗教。而我們是跟隨着他們之後的』。（K,S,43）

同一樣的人民，他們一飲了在可贊美者的顯示者的手中的篤信之杯內的信仰之美酒時，就不管他們從前的成見是怎樣，舊習是怎樣，他們是登時改變了，所以他們願意舍棄妻子，財產，負擔和信仰，吓，除上帝以外，簡直是願拋棄一切。他們是那樣的被對於過分的想念，被永遠歡樂的狂喜所征服，所以他們把全世界和其中所

有一切的，看得如一草之微。他們不能被稱爲『新的創造』和『重生』嗎？而且這些人們在得到上帝的不可思議的新的恩典以前，他們是用千方百計保護他們的生命，等到後來他們見着一個狐狸就要奔逃，遇着荆棘，則避之惟恐不及。但是在寵受了有權威的安全與偉大的庇佑後，他們會自動的情願犧牲千萬人的性命；不僅如此，他們受着福佑的靈魂，根本厭惡肉體的羈絆。像他們這種人，就是只有一個人，也敢於和許多人相鬥。假若這些人還是從前那些人，那末像這種事情，違反人類的趨向和肉體的願望的，怎能從他們中間發生出來呢？

總括起來講：這種事實是明顯的，此等行爲與以前的行爲是根本不相同的，如果沒有神聖的更改與變換，是決不能在生存界發現

的，因為他們的煩惱改爲安泰，他們的疑惑改爲篤信，他們的恐懼改爲勇敢。這就是神聖伊力塞（Elliott）的功用，這個能把人民在一刻中改變。

譬如，我們拿銅來做個例講罷；假若銅是在它自己的鑛區內保護着，以免過分的乾枯，就會在七十年（二）內達到金質的狀態——雖然有些人以爲銅本身就是金質，因爲過分的乾枯，其原質就混亂了，而變爲銅。

簡言之：一種完善的鍊金藥水就能使得銅質在一頃間變爲金質，把七十年的過程在一頃間渡過。這種金還能說它是銅，或沒有達到金質的狀態嗎？這是可以試驗，把銅的質分與金的質分分別出來的。

(一) 當時一哲班學家的說法

在同樣的情形中，這些人們由於聖神的鍊金藥水，渡過了塵世，踏入聖潔的世界，而在一蹴之中，從有限的世界，來到無限的神聖世界中。你如要得到這種鍊金藥水，是需要一種努力，這種藥水在一刻間，使無知的西方，達到學問的東方，使黑夜的陰沈達到光明的黎明，指引疏隔在疑惑的荒原中的人到接近與篤信的甘泉中去，領導凡人到永生不滅的天堂中去。假若講銅可以變金，是真實的話，那末講這些人們就是以前沒有信心的那些人，就也是真實的和有理由的了。

呵，我的兄弟們，在這些清楚的完全的解釋中，『新創造』，『復生』，和『復活』的奧祕是明顯的而無疑難了。假若這是爲上帝所喜的話，你就要將以前的舊衣拋棄，穿上新信仰的衣裳。

所以在每個後來的顯示期中，那些在信仰中爲世界上所有人民的前鋒者，他們從一體的美麗者那裏飲過學問之清泉，昇登信仰，篤信與辨別的高鋒，就能稱爲是先前顯示期中那些在名義上，職位上，行爲上，言語和一般情形中，都達到了這種境地的人們的復生。因爲在先前的臣僕中所表現出來的東西，也在後來的人們中表現出來，而成爲顯明的了。譬如，假若一個玫瑰的花園是在地球的東邊，而這種花又在西方的另一樹枝上長出來，於是這朵花還是稱之爲『玫瑰花』。在這種情形中，枝葉與花的形式都無關重要，要緊的是在兩者之中所顯出來的香芬是否相同。因此你的目光要從表面上的限制移開，於是你就可以在看見他們是一致的在一個名義中，一個職位中，一個實體中和一個眞理中。而且你又可以在宣示了的

語句中，看出『重生』的字語的意義。想想穆罕默德時候的弟子們罷；他們是如何的斬斷塵世的羈絆，因受他聖下的薰陶，拋棄一切人類的趨向與自私的慾望，而成為純正的與聖潔的人。他們在一班人之先得到遇合的榮寵，這種遇合是與上帝的遇合相同的。因為你們已經聽過，他們是怎樣的在那個光榮者的顯示之前，犧牲生命了。

你可以在巴享的弟子中，看到同樣的剛毅，堅貞和辨別，因為你們已經親眼看見，這些弟子是那樣的由於主中之主的仁慈的奇蹟，在不可近的峯巔上，豎起了辨別的旗幟。

簡單的講：這些光明是從一個燈內發射出來的，這些果實是從一個樹上長出來的。實際上就沒有分別可以看得出來，沒有變換表

現於外。『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上帝發出的，他在他的人民中，賜給恩典於他所願賜的人』。上帝願意，我們要避開否認的陸地，達到承認之海，於是我們就可以不受外界影響的純正眼光，辨識統一，區別，一體，分離，限制等的世界和神聖的概念，而飛升到接近與意義的聖潔的最高空中。

因此從這些解釋中可以明白，假使一個面貌是在那個『終點之外別無終點』的當中出來的，而在那個『起初之外別無起初』的時候內的面貌所樹立的同樣命令中出世的，這就可以確切的說，後者之面貌與前者之面貌是相同，因為『終點之外別無終點』的面貌是在『起初之外別無起初』的面貌所樹立的同樣命令中出世的。如此巴孛（除開他以外，願一切人的生命對他作犧牲）！把統一的太陽

比同現實的太陽了，這個太陽雖然從『起初之外別無起初』的時候升出來，一直到『終點之外別無終點』爲止，然而總是同一的太陽。假若講太陽就是先前出現的太陽，這是確實的，假若講這就是那個太陽的復現，這也是對的。因此，『後者』這一個名詞是與前者的意思相同的，而前者與後者的意思也是相同的；因爲無論任何事物爲後者所樹立的，是與前者所樹立的相同。

雖然這一點對於那些飲過學問與篤信的美酒的人們，是明顯的，然而有多少人，因爲知識的缺乏，不明白，『先知者的最後者』這一個名詞而被剝奪了恩典！雖然他聖下自己講過——『我是所有先知者』，與『我是亞當，拉亞，摩西，耶穌』，已如上述，然而他們不以爲那個永遠美麗者的話——『我是最先的亞當』，既是確實

的，他的話——『我是最後的亞當』，必也是確實的。因他既把『先知者的初者』——那就是亞當——引用到他自身，那末在同一的方法中，也可把『先知者的後者』引用於那個神聖的美麗者。這是明顯的，既然『先知者的初者』對於他聖下是眞確的，『先知者的後者』就必也是確實的。

在這種顯示中，全世界所有人民都要經過這一點的嘗試，在他們中間有大部份人，固執着這種陳述，都遠避它的著作人。我不知道這種人民對於上帝（他的名義是崇高的）！的起初和終點所懂得的是什麼。假若所謂起初和終點是指着暫時的起初和終點，那末塵世的事物還沒到終點的時候。於是終點對於一體的實質怎能是眞實的呢？不僅如此，在這種情形中，起初就是終點，終點就是起初。

總括起來講：既然在『起初之外別無起初』的情形中，『終點』的情形對於那個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教導者也是真確的，於是同樣的情形對於他的顯示也會是真確的。『起初』這個名詞對於他們既然是真確的，那末同時『終點』這個名詞對於他們也會是真確的。他們既然是樹立在爲『起初』的地位上，同時他們也佔有爲『終點』的王座。要是有深刻的眼光，就可以看出這些聖靈的實體，理想的神靈和神聖的人物，都是『先前者』『最後者』『顯明者』『隱藏者』『起初』和『終點』一切的顯示者。『有上帝，而上帝無所有』，假若你能飛升到這種界域中，你就會發現所有這些名詞在那個宮中都只是烏有和絕對的空洞，於是你不致爲這些偏見，幻想，妄說所矇蔽。這種階段是怎樣的純正與崇高，對於這種階段就是克卜里爾沒有一個指導

，也找不着道路，就是聖鳥沒有冥冥中的幫助，也不能飛去。

懂得（有信心的）命令者亞萊所講的話罷——『打破光榮的障礙，勿使有隱蔽』。光榮的障礙是各時代內的宗教家，與各顯示期中的神學家，他們因為知識的缺乏與他們對於表面領導地位的愛好，不服從上帝的誥誠。不僅此也，他們不聽信聖哲的語言，『他們把指頭塞住耳朵』(K.S.)。一班人民既把他們當做師父，以代替上帝，於是對於眞理之取舍，都以這些人爲依歸，因爲他們自己沒有決擇眞偽的能力。

雖然所有先知者，上帝的選民和聖哲者代替上帝誥誠了人民應當用他們自己眼睛看，用他們自己的耳朵聽，然而不管這些是怎樣的，他們總是聽信一班教士們的話。假若一個貧苦的，外面沒有知

識的裝飾的人講——『呵，人們，服從上帝的使者罷』（內•S•36）。他們對於這種話就會覺得非常的奇怪，而回說——『這些有知識的，受有教育的人，有外表的領導地位與富麗華美衣飾的，還不知道，還不能辨別眞偽，像你這樣的人又怎能知道呢』？假若人數與知識的裝飾，就是眞理和學問的證明與表現，那末前者的人就應該是更有價值和更高尚的了，因爲他們的勢力較大，而且他們是佔多數的。

各時代內的教士們在聖的顯示期中，阻止了人民踏上眞理的道路，這一點也是顯明而清楚的。這是在一切聖書中載明了的。沒有那個先知者被派遣出來之後，他不是成爲衆矢之的。願上帝責罰那些教士們以前的行爲，和現在他所作着的事！還有什麼光榮的障

碍比這些錯誤的人們爲更大呢？在上帝看來，剷除這些光榮的障礙是最偉大的事情，分散他們是最有力的行爲！願上充實我們的力量，呵，靈體的集團，於是你們在墨斯特格斯（二）（Mustageth）的時期，在這件事內成功，不致在他的時日中，對於上帝的光榮有所矇蔽。

而且『先知者的最後者』這個名詞以及其他，構成了『光榮的障礙物』，剷除這種障礙就是這些無價值的人們的最大事務。所有的人都是被這些障礙所阻，被這些暗影所矇蔽。亞萊講，『我已婚娶過一千個 *Fatibas*，她們都是「先知者的最後者」亞得拉之子穆罕墨德的女兒』，他們難道沒有聽見這個聖鳥的仙音嗎？

(一)這個字是巴季用以表示『上帝要顯示的人』的降臨時期

想想有多少奧祕是藏在上帝的學問的帳中，什麼樣的他的智慧的珠寶是保存在他的府庫中，於是你就可以了解在他的創造中從來沒有過，也永不會有起始或終點的。天命的範圍是太大了，不能加以解釋的，爲意想不到的。他的創造是從『起初之外別無起初』的時候，而到永沒有『終點』的時候。聖美的顯示會一直到無限的終點，而先前就沒有過起初的時候。

再看一個同樣的解釋，你看是怎樣恰恰與那些人的情形相合。

哈辛恩爲亞萊的兒子，對沙爾門 (Salomon) 所講的話如下：『我是一千個亞當，在每個亞當之間的年代是一千年，對於每個人，我稱爲我父親的繼承者』。你要懂得這話的意義。於是 he 於敍述一些細節之後，又講：『我在上帝的道路上作了一千次戰爭，其中最小的一

個是克以伯 (Khaibar) 的戰爭，在這個戰爭內，我的父親打了，與叛徒相鬥』。如此，從這兩個傳說中，去懂得『終點』『歸來』與『創造無始無終』的奧祕罷。

呵，我的可愛戴者，神聖世界中的仙音是超乎塵世聽聞之外的。塵世中的螞蟻又怎能跑到可愛戴者的聖宮中去呢？然而心靈不健全的人們，因為知識的缺乏，否認這些深奧的解釋與同類的傳說。是呵，只有那些有靈性的人們纔能懂得這一層。這是一個終點，在這個終點之外，創造中沒有其他的終點，這是一個起初，在這個起初之外，原始的世界中沒有其他的起初。所以，世界上的人們，你們可以在起初的顯示中，看到終點的光華。

這些人民對於宣露在可蘭經中的聖詩和篤信者的傳說，只揀取

那些與他們的志願和慾望相符的，加以相信，對於那些與他們的願望相反的，就加以否認。『所以你們只相信這書的某一部份，而否認其他各部份嗎』(K.S.2)？你們怎能批判爲你們所不知道的東西呢？因爲在聖書中，萬物之主宰者在他的崇高的話語中，『穆罕默德僅是上帝的一使者與先知者的最後者』(K.S.3)，講到『最後者』這個名辭時，他又將他的遇合預許給所有的人們。指着那個永遠之王的遇合而言的聖語，是載在經書中了，有些已經在上面述過。唯一之上帝證明載在可蘭經中的是沒有比『遇合』更重大更清楚的事了。在某一天中，那些人會達到這件事的，以上所言的對於他們或者會是有益的，同在這一天中，又會有某些人對於這件事避之惟恐不及的，正如同你親目所覩的一樣！

雖然在復活日內的『遇合』這個問題，是清清楚楚的在這本書中載明了，然而他們否認第一件事，（遇合）是因爲第一件事（先知者的最後者）。所謂『復活』的意義是他的顯示在他的誥誠中出世，這已經在明顯的例證中加以闡明了。因此『遇合』的意義是指在他所顯示的人物中，他的聖美的遇合。『因爲他是常人的目力看不見的，但是他看見一切』(K.S.6)。然而不管這一切確定的事實和清楚的解釋，他們是無意識地固執着『最後者』這一個名辭的陳述，在他的遇合的時日中，與『終點和起初』的原始者完全相隔絕。『假若上帝爲着他們的不公正，要懲罰人們，那他就不會在地球上留一個動物了，但是他給他們一個寬限，等到指定的時候爲止』(K.S.16)。但是就把這一切事情擋住不講，只要這些人民懂得『上帝做他所

願意做的任何事情，命令他所想命令的任何事情』的一點點的意義，他們就不會反抗上帝的誥誠有如此其甚。

命令，言語，行為都是在他的權力的掌握中。『隨便什麼東西在他的權力的掌握中就成爲降服的了，而這對於他是容易和實際的事情』。他是他想做的事的實行者，是他所願做的事的成就者。『任何人講「何以，爲着什麼理由」就失去他的信心了』。假若這些臣僕明白他們所犯的過失，他們就要遭毀滅，自踏火坑，這火坑就是他們的棲身之所，他們的鵠的。『對於他所做的事，他不應受詰問』（K.S.21），他們難道沒有聽過這句話嗎？既然有了這些解釋，一個人還怎能胆敢從事廢話呢？

贊美上帝！這些臣僕的無知與無識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所以

他們服從自己的知識與慾望，摒棄真實者的學問與願望。真實者是崇高的，偉大的！

現在我們要公正一點：假若這些臣僕堅確的信仰同類的光明的語句和聖哲的引證，而把上帝看做『他所想做的事的實行者』，他們就不能固執着這些廢話。不僅如此，他們會用他們的全部靈魂承認和服從他所講的話。我憑上帝發誓，假若制定的經典和注定的智慧沒有樹立成功，地球就會把這些臣僕一體毀滅了；『但是上帝緩緩這件事情，要等到彰明的一天內的指定時間』。

簡單的講起來，自從穆罕默德降世後，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七八八年之久了，這些無價值的臣僕是每早必背誦可蘭經，然而他們仍然不知道其中一字的意義，雖然他們讀着的那些詩節，是明明指着

聖靈的事實和永久的權威的顯示，然而他們是絕對的未能懂得。一

直到這個時候，他們還沒有悟解。無論何時背誦聖書的目的，是要深知其意義，明白其奧秘，不然讀而不求其知，是沒有大益的。

譬如某日有人訪問我這個臣僕，他是對於聖語的意義，需人向其解釋的。於是就講到關於判決，復活，重生和責罰之日的表記。

他固執着要知道在新的顯示期中，既然沒有人知道，人民的情形是怎樣的決定。於是我們按照這人的知識與悟解的能力，向他解釋許多科學和哲學的例證。後來我們又問，『你沒有讀過可蘭經，沒有看過這句聖語：「在那一天，人與鬼對於他的罪惡，都不要受詰問」(K.S.55)嗎？你沒有懂得「疑問」的意義是不用言語的，如在這同節話中所表明的和證實的嗎』？因爲在可蘭經中的後面講過：

『罪惡者要從他們的面貌上知道，要從他們的額上與足上辨別出來』(E.S.S.)。如此，人民的情形是從面貌上叛斷，於是無信仰，有信仰與罪惡就會顯明出來；正如同在今日錯誤的人民與正直的人民互相從面貌上認識分別的一樣顯明。

假若這些臣僕，誠心誠意爲着上帝的原因，想望他的善樂，精查這書中的語句，他們會無疑的懂得他們所找尋的。他們會在那其中發現所有在這個天運中發生的事情的全部細節；就是從政府和人民的反對與專橫中產生出來的名義與性格的顯示，也可在這裏找到。只有那些有靈性的人們才能懂得這一層。我們用以前啓示給穆罕默德的話完結這一段，於是這個完結可以爲引導人們走入聖靈天國中的麝香。他說了，他的話是真理——爲的是這種恩賜可以遍及世

界——『上帝邀他所喜的人到（二）和平之居所，指導他到正當之道』（K.S.10），『他們要有一個和平之居所，與他們的主在一塊，而他要爲他們的保護者，爲着他們工作的』（K.S.6）。贊美上帝，萬物之主宰者！

對於每一個題目，我們重述了我們的解釋，使每個人，無論高下，或者可以因此按照他的能力與器量，懂得其中意義的一部份，而且就是一個人不懂得一個解釋，或能悟解另一個解釋。『使每個人知道他各自飲水的地方』（K.S.2）。

我憑上帝發誓，這個凡間的鴿子除開這些譜調以外，還有許多的歌曲，除開這些解釋以外，還有許多表記，其中每一點都是勝過以前所解釋的與筆下所述的。當聖意准可時，意義之新婦，未被蒙

掩，就會取顯示的步驟，從聖靈的大廈中走到先存的宮中。除開爲他所許的外，沒有別的命令，除開由於他的權威和力量，就沒有權力。他是創造和命令。所有人們都是秉着他的命令，由於靈性的奧妙而講話的！

我們在前面解釋過太陽從聖靈的黎明中，上升出來時的兩種地位。一種是統一的地位與一體的情形，如在前面述過的。『我們不在他們任何人中間作分別』(E.S.2)。另一種地位是分別，創造與人類的限制。在這種地位中，每個人有一個各別的面貌，有一個特殊的使命，受上帝的顯示，與其他等等的限制。每個人有一個名字的稱呼，有特殊的性格，被委派於一種新的主義與法律中；如在可

(二)白格達得。博愛和拉被放逐之地

蘭經上講：『這些人是使者；我們把他們中間的某些人推舉在別人的前面。有些人已經有上帝對他們說過，已經把他們的等級抬高於別人。』我們給瑪麗之子耶穌以顯明的表記，用聖靈充實他的力量』（K.S.2）。

因為這些地位與情形的不同，於是各有各種言詞與解釋從聖學的那些源泉中表現出來。但在實際上都是指明聖學中的各種題目的，明白的人看起來，就是一個聲述。但是有許多人既不能明白以上所講的情形，所以他們被那些一致的人物的各種不同的言詞弄糊塗了。

簡言之：這是顯然的，所有這些言詞的不同是因為地位的不同。因此在一體的地位與單一的品級中，純正莊嚴，聖善，一體，絕

對的神性等，這些名詞已經是而仍然是專用在生存的那些實體上，因為他們是坐在『上帝的顯示』的王座上，樹立在『上帝的（二）波頓』的座位上——那就是上帝的表現因他們的表現而顯明，上帝的美麗因他們的美麗而表露。如此那些聖語都是出自這些二體的人物的。

至於在第二個地位中，那就是分別，區分，限制，與暫時的情形和表現，他們表示絕對的服從，真實的貧乏和極端的謙卑；如在可蘭經上講：『我是上帝的一個僕人』，並且『我不是同你一樣的一個人』(K.S.41)。

從這些正確的解釋中，懂得你要疑問的題目罷，於是在聖教中，你的意志或者可以成爲堅定的，不致因先知者與選民所講的話有

(一)波頓Botoon本作隱藏解，在此處是指沒有宣布的顯示的地位

不同處，就爲之迷惘。

假若從完善顯示中，聽到『我即是上帝』，這是確實的，沒有疑問的。在前面已經再三的說明過，由於他們的顯示，他們的性格，他們的名字，於是上帝的顯示，上帝的性格，上帝的名字才得表現於世界。如此就在可蘭經上講，『你（呵穆罕墨德）並沒有擲石子到他們的眼睛中，當你好像是擲了，但是上帝擲了』（K.S.8）。

又『他們發誓忠於你的，也就是發誓忠於上帝，等等』（K.S.48）。假若他們要講：『我即是上帝的使者』，這是對的沒有疑問的；也是可蘭經上講，『穆罕墨德是你們任何人的父親；但是他是上帝的使者，等等』（K.S.33）。在這種地位中，他們都是從那個至上之王和永遠之實體的前面派遣出來的。假若他們振聲一呼，『我是先

知者最後者」，這是確實的，毫無疑問的，因爲他們全體是被視作一個人，一個實體，一個精神，一個身體，都是那個至上的精靈之精靈和永遠的實體之實體的『起初』，『終點』，『最先者』，『最後者』，『顯明者』，『隱匿者』，等等情況中的顯示者。因此，假若他們講，『我們是上帝的僕人』，這也是確實的與顯明的，因爲在外表上，他們都是懷着最大的服從性而降世的。沒有那個有勇氣，敢於世界上表現那種服從性。如此，那些生存之實體者，當沈浸於永遠的聖靈之海中與攀登於至上之王的意義的峯巔上的時候，就宣示一體的與神性的語言出來。要是一個人細心的觀察，他就會發現，就是在這種情狀中，他們在絕對的生存與真實的生命之前，於自身表現最大的謙恭與卑屈，好像是把他們自己看做絕對的非生

存 (Non-existence)，把自己的陳述視爲多事。因爲在這種情狀中任何陳述會是現實與生存的表示，這是爲聖哲的人們所視爲一個大錯誤的。假若陳述一些別的事情，或者在心中，言語中，意識與靈魂上，除開可愛戴者外，充滿了別的陳述；或者眼睛除了他的美體之外，還要看別的東西，耳朵除了他的仙音之外，還要聽別的東西，足除了他的道路外，還要踏上別的處所；有如此等等的行爲，又是何等更大的錯誤。

在這種時候上帝的仁風在吹拂，上帝的精靈已籠罩宇宙。筆停止寫述，口停止言語。簡言之；在這種地位中，神靈的宣布以及其他，是從他們中間顯現出來了，同時在使者的地位中，他們宣布了先知之見。如此在每種地位中，他們都有一種利便這地位的宣布

，將一切都委於他們自身；就是一切關於命令的世界，創造的世界，神靈的和現實的世界等的聲述。因此無論他們所講的和聲明的是關於那種事情，包含神靈，神性，先知，出使，承繼，服從等等，都是確實而無疑的。所以對於這些證實了的話，應該予以反省，於是就會沒有那個因為他們的話語的不同，而感着迷惘與苦惱。

簡言之：一個人對於真理的太陽的話，應加以深省，假若他們不明白，就應該請教於那些有學問的人，得着解釋，除去困難。一個人不應該把聖語按照他自己不完全的判斷去解釋，於發現這些語句與自己的意思不相符時，就開始反對和否認——正如同各時代中的宗教家與神學家一樣，他們是坐在學問與知識的講座上，稱無知爲學問，壓迫爲公平。

要是關於他們的幻想，他們去請問至上的太陽，而發現答覆與他們從與他們相類的某人的書中所得來的知識不相同時，他們就會無疑的將無知謬於那個學問之源泉。這是在每個時代中都如此的發生過了。

譬如，當他們向那個生存之主（穆罕默德）問及月之盈虧時，他就秉上帝的命令回答說：『這是指派給人們的時間』（K.S.）。

聽到這句話，他們就說他聖下無知。

又在關於『靈性』的詩節中，有着下面的話，『他們向你問及靈性的時候，就答覆他們，靈性是秉我的主的命令』（K.S.17）。當這個答覆宣布出來的時候，他們會一齊喊着『一個無知的人不知道什麼是靈性，他還宣稱受有直接學問之賜』！在現時，教士既是由

他聖下的名字得着榮耀，而且看見他們的祖先信仰他，所以他們接受他的誥誡，完全是出自盲從。假若他們是公正的，聽到對於類似問題的同樣答覆，他們會無疑的拒絕，否認和重述上面的那些話，正如同他們從前所做過的一樣。然而不管這一切，那些生存之寶體總是超過這些虛偽的學問以上的虔誠的，超過這些有限的言語以上的純潔的，超高每個人的知識以上的崇高的。所有這種知識在那種學問之前是絕對的虛妄，所有這些臆想是完全的欺騙。不僅此也，所謂學問者，是從神聖的智慧的源泉與那些永遠的學問的寶庫中產生出來的。『學問是一點，但是無知的人把它加倍了』，這句話就是一個證明。而『學問是一盞燈亮，上帝把它照入他所喜的任何人的心中』是把以上所述的話證實了。

簡言之：他們既沒有悟解學問的意義，而稱他們自己從那些無知者所得來的妄誕的思想爲學問，所以他們就向學問之實體者施以你們看過的與聽過的那種刑罰。

譬如，在某個臣僕所著的一本書中，所有受有正當啓導有學識的人們，都受他的反對和攻擊，他因學問與智識而著名，他以爲自己在人民間是頂聞名的一個人。這種攻擊之詞用隱語或坦直的筆法，是遍全書皆是。我們對於他既久已聞名，就想看他的著述，雖然我們是不想採取別人的話，然而有些人既問及他，爲着使我們的答覆有根據起見，就不能不看他的著作了。總之，他的亞拉伯文字的書是得不到的，但是有一天聽說他的著述之一種名爲 Irshad, ul-Awan（平民之指導）者，可以在這個城內（白格達得）找到。從這個

書的名稱上，就可以看出他的驕傲與自恃，因為他自以爲人民都是無知的，只有他是有學識的。他的一切性格實際上是顯明的表現在這書的名稱上了，因爲他是驕傲的，自利的，他實際是無知的，盲目的。他或者忘記了那著名的傳說：『學問是表明一切能理解的東西，權力是表明一切被創造的東西』。然而我們得到這本書，留在這個臣僕裏有好幾天。大概我們參考它有兩次。在第二次中，我們忽然看到講述『（二）假若不是爲你』之主的『（二）上升』一段。我們發現他把『上升』的學問弄成非依二十種以上的科學知識解釋不行的東西，意思就是假若一個人對於這些科學不熟悉，他就不能得

（一）上帝對穆罕墨德講『假若不是爲你，我不會創造世界』。

（二）穆罕墨德與克卜里爾之夜行

到對於這高超崇偉的事體的學問。在這些中間，他提出哲學，鍊金術與魔術等，把永遠的和神聖的學問弄得要依這些平凡的被人唾棄的知識解釋，真是荒唐已極！

贊美上帝！以這樣的知識，他是何等的毀謗和糟蹋了有上帝的學問的人物！『難道你要提問那些爲眞實者所委託爲七重界限中的財物的管理者嗎？』這句話是說得多妙。在有悟性和學問的人民間，在聰明和智慧的人民，沒有那個看過這種荒誕。然而這種科學從來是爲眞實者所摒棄，這對於凡是秉有悟性的人，是清楚而顯明的一件事。科學的知識爲眞有學識者所摒棄，又怎能對於『上升』的絕頂的學問是必要的呢？同時『上升』之主對於這些有限的被棄的科學，沒有批准一個字，而『假若這不是爲你』之主的光明的心是

超乎這些知識以上的虔潔和純正的。以下這句話是何等的有意義，『這一切概念都是騎在瞎馬上，但是真理是臨風而飛，如箭一樣的快』。憑着上帝，無論何人想知道『上升』的奧秘或從學問之海中飲一滴水，假若他有了這些科學的知識——那就是他的心境被他們的污點所損——就定要在這一點的奧秘或者會向他的心中反射以前，把那污點洗去。

在今日，凡是沈浸於聖學之海與棲居在聖智之舟中的人，要禁止人民學習這種科學。他們明亮的心胸，贊美上帝，是純正的，不受這些知識的影響，是虔敬的，不受這些偏見的矇蔽。我們在這一句話『學識是最大的障礙』內，用友愛之火，把這最大的障礙焚燬了，建起另一個帳幕來。贊美上帝，我們用可愛戴者聖美的火，焚

燬『光榮的障礙』，我們除開可愛戴者外，不把別人擺在心中，我們在這件事中，覺得有光榮。除開他的學問以外，我們不信仰別的學問，除開他的榮光以外，我們不依附別的知識。

簡言之：這些人所講的那些話，他的意思只是叫人知道他有了對於這一切科學的知識，雖然我憑上帝發誓，他根本沒有懂得一點聖學，也不知道聖智的奧祕的一個字。不僅此也，要是學問的意義給解釋出來了，他一定瞠目不知所對，他的驕氣就要降下了。不管他的話是怎樣的淺薄，他仍然驕傲自恃！

主的光榮！我們是怎樣的對這班人民覺得奇怪，他們接受和服從這樣的一個人！他們滿意灰塵而信服它，擯棄主中之主，滿意烏鵲的囁聲和烏鵲的醜態，而反對夜鶯的歌唱與玫瑰的美麗。在這本

書的虛妄的語句中，可以看出許多事情來。咳，誠然的可惜，一枝筆要用來寫述這些東西，時間要耗廢在這裏面。但是假若有一塊試金石，真理就可以從虛偽中分別出來，光明從黑暗中分別出來，陽光從陰霾中分別出來。

在這個所宣稱的科學中，一種是鍊金術，我們誠懇的希望有一個有勢力的王或人要請他把這種科學作實地試驗，把空言弄成事實，而我這個卑而無識的人，對於這種科學既沒有稱能，也沒有斷定這種知識是學問或無知，深願從事這種同類的試驗，以辨真偽。但是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從現時的人民中所試驗出來的，沒有別的，只是戈矛的傷痕，所嘗着的只是致命的毒液。頸上受着槍刀的遺痕猶新，週身受着壓迫的創傷還明顯的存在。

關於他的知識，無知，學問與篤信的程度，這是在一本書中載着，『（一）愛爾捷克（El-zakkum）的樹的果實要爲亞西姆（Atheem）（罪惡者）的食物』（K.S.44）。這是一字未刪的原文。於是接着又有許多別的陳述，末尾一句是：『你嘗嘗這個罷，你是有權力的克里姆（Korim）』（尊貴的人）。你看他的爲人是如何的在這書中描摸盡緻了。於是在他自己的書中，他持謙遜的態度，稱自己爲『亞西姆的僕』：在書上是『亞西姆』，在『平民』間是有權力者，名義上又是『克里姆』。

反省上面那節聖詩罷，於是以下的話的意義就可以銘刻於心中，『既沒有綠的（濕的）東西，也沒有乾的東西，除非這是載在聖書中了』（K.S.6）。然而不管這一切，還是有許多人依附他，遠避

公正與有學問的摩西，依附無知的（二）沙米里（Samiri）。他們擯棄了意義的太陽，這個太陽是在永遠的神靈的天空中照耀，他們反以爲它不存在。

簡言之：呵我的兄弟們，至上的學問的珍寶只能從神聖的礦區中得到，奇妙石榴的香芬只能在實體的玫瑰花園中吸到，而一體的學問之花只在純潔的心胸中長大。『在一塊好的地面上，它的果實因它的主的許可，要纏纏的長出來，但是在一塊壞的地面上，它就要結實很少』（K.S.7）。

在前面已經講過，沒有那個能享受聖鶯的仙音，除非那些是這

（一）一個在因范洛（Inferno）的樹。

（二）與摩西同時的一個術士，他造了一個能說話的小牛。

仙音的接受者，所以每個人必須將神聖問題中的困難與艱深處向聖哲的人物，心胸純潔者與明瞭一體之奧祕者詢問，於是問題方可在至上的確定與聖靈的恩典中得着解決，不是借助於求得的科學知識。『因此要詢問那些有聖書的學問的人』(K.S.16)。

但是，我的兄弟們，當一個聖道的研求者想要踏上先存之王的學問的道路，他必先正其心，誠其意——心是神靈的奧秘的光華之表現所——他必須虔潔其心——這是一個寶座，永遠的可愛戴者的愛就安置在這寶座上——以免爲一切得來的知識所沾污，以免爲武斷者的偏見所矇蔽。他並須虔潔他的心，以免水與土的沾染——那就是不存有一切偶像與鬼怪的象形——必須是如此的虔潔。使得沒有愛或恨的痕跡遺留在心中，不然那種愛沒有指導，要偏向於一方

面，或者那種恨阻止他傾向於那方面；正如在今日，許多人因着這兩個趨向，被剝奪了上帝的恩典與意義的眞諦，乃是在錯誤與寂寞的荒原中，肓衝亂撞。他應該絕對的信仰上帝，不要肓從世人，擺脫塵世的羈絆，與主中之主聯合，不要重視自己而賤看別人，只是使心中不要有一點驕傲氣與虛榮心，而惟以忍耐與自歛是務；要注重靜默，避免無益的言詞；因爲口舌是將燃的火，而多言是致命的毒液。實在的火能燒死人，但是口舌的火燒毀心靈。前者的效力在一小時內就消失，但是後者在百年之間猶不滅。

他應該知道暗地傷人是一種錯誤，永不要犯那種行爲，因爲暗地傷人毀滅心中的光亮，麻木靈魂的生命。他應當安貧而戒貪，以與上帝的選民爲伍爲有益，而以遠避那些驕傲與自利的人們爲利。

在黎明的時候，他就應該從事禱祝，用極度的誠懇與力量禱求那個可愛戴者，用愛與讚美的火消滅疏懈的態度，用迅如閃電的速度，除開上帝以外，忘記一切其他的事物；要施惠於零丁孤苦的人，要幫助不幸的人。他應該對於一切動物，表示仁愛，對於人類要更其加甚，尤其是對於巴孛的信徒門；不要不肯爲着可愛戴者而犧牲他的性命，不要因爲遭受別人的反對而離開眞實者。己所不欲者，勿施之於人，也不要輕諾寡信。要堅決的不與作姦犯科者爲伍，但是代他們求上帝的赦宥；寬怒罪惡的人們，不要輕視他們，因爲將來的結果是難於知道的。有許多犯罪者在臨死的時候，受了信仰之寶體之賜，在一刻間超升到至上的會合中去了；同時有許多信仰和服從的人在靈魂離去的時候，是離開了上帝，而住在地獄的深淵中。

簡言之：所有在上面所述的正確的解釋與真實的引證，其總括的意義就是研求聖道的人們要把一切事情看爲平凡的，只有上帝除外，除開可愛戴者外，把一切東西都看作不值什麼的。

這些情形是崇高者的性格與神靈者的本質。關於追求聖道者所需的資格與品行，已在前面加以闡述了。當這些情形在一個誠懇的追求者與不受拘束的前進者身上發現了的時候，於是他就確實稱爲『努力者』了。『那些在我們中間努力的人』，當他確實有這種行為時，他就一定會享受『我們要指導他到我們的道路上來』的這種喜信。

當追求，努力，渴望，熱情，仁愛，歡樂，感動與虔誠等的燈亮是在心中點燃着，而愛的微風從一體的方向吹來，於是錯誤與疑

難的暗影就會被驅除，而學問與篤信的光明就會籠罩全人類。於是至上之先驅者就會從聖城降臨，有如曙色之明，帶着聖靈的喜信，用學問的號筒把人的心和靈，從醉生夢死中喚醒轉來。於是永遠聖靈的恩典與保障會給予人們這樣的一種新生命，使得每個人都覺得他有一個新的眼睛，新的耳朵，新的心胸，新的意義，而對於清楚的普遍的表記與個人隱匿的奧祕，會集中他的注意。用這個上帝的新眼，真他會在每個原子上看見都有一張門打開着，通到絕對的學問，睛理與光明的道路上去，而在一切事物中體認出一體的光華的奧祕，與永遠者顯示的踪影。

我對上帝發誓，假若向解放之道前進者與對於正義之極頂之追求者要到達這種至上的與崇高的地步，他就會從迢遙的遠處吸收真

實者的香芬，而從一切東西的光明中，體認啓導的璨爛的黎明。這個原子與那個物體會指導他到可愛戴者與可願望者那裏去。他是那樣的能明瞭事理，所以會將真理從虛偽中分別出來，正如同光明與黑暗之分。比如，真理的微風從創造的東方吹來，他一定會在露布的西方吸收。因此，他會從一切別的東西的行爲與徵兆中辨別真實者的一切表記出來——如不可思議的言語，無可比擬的光明磊落的行爲——正如同珠寶商人之從石頭中辨別寶石，人們之對於秋與春之分，寒與熱之分。當靈魂的頭免掉了現實的和生存的疾病，它就一定會從遠的地位中，發現可愛戴的香芬，由於這種香芬的效力，達到他崇高者恩愛者的篤信的城中，而在那個聖城中看到他崇高者至聖者的智慧的奇蹟。它會從那個城中樹葉的形象上偵察出奧妙的

學問來，而從其土地上，用它內心的耳與外面的耳，聽出主中之主的光榮與讚美，體認『上升』與『重生』的奧祕。我們奉着名義與性格之王的命令，對於在那個城中制定的表記，象徵。顯示與榮光，要如何的陳述呢！這個用水止渴，用火增加上帝的愛的熱力。至上的完滿的智慧是藏在那個植物內，千種鶯語是在這玫瑰花上歡唱。摩西的火的奧祕是表露在奇妙的金香上，耶穌的聖靈的氣息是從聖的香芬中流露出來。這個不用黃金，賜給財富，賜給長生，沒有死亡。一個天堂是存在每皮葉子上，而有千百智慧保存在它的每個孔中。那些人，他們誠懇的在上帝的道路上努力前進，擺脫了一切羈絆，就會對於那個城成爲如此的依戀，所以他們是不肯一刻舍棄它的。他們會從那個會場的玉簪花上聽到切實的證據，會從玫瑰的美麗。

上與夜鶯的音調上，得到清楚的理論。這個城是大約在千年中從新粉刷和裝飾一次。所以，我的朋友們，我們一定要努力前進，達到那個城，而由神聖的恩典與主的仁慈，剷除一切光榮的障礙，於是我們在這個新的可愛戴者的道路上，可以犧牲那已衰萎的靈魂，表現千百懇求與謙卑，以便受到那種成就的寵賜。這個城並不是別的東西，就是每個時代中的聖書。譬如，在摩西的時代內，就是五經，在耶穌的時代內，就是福音，在上帝的使者穆罕墨德的時代內，就是可蘭經，在現時是巴孛經，將來在『上所要派遣的人』降世後，他的書就會是所有以前各聖書的復現，是他們的保證者。在這些城中，食物是儲藏了，永久的賜福是授給了。他們賜給的食物，供給先存在者的恩典。他們對於抽象的人民，賜以一體的財富，對於

無所有的人，給以一部份的恩典，而對於在無知的沙漠中飄流的人們，授以學問之杯。在這些城內，是存藏着所有宇宙間的啓導，恩典，學問，知識，信仰與篤信。

譬如，可蘭經對於凡是信仰穆罕默德的人們，是一個堅固的堡壘，那些在他的時代內跑進了這個堡壘的人們，就受着保護，免掉了魔鬼的襲擊，反對者的鎗予，無根據的疑難與多神教的暗示。他們並且從聖樹上，分受了純潔的一體的果與智慧之實，飲了學問的清水，嘗着一體和單一的奧祕的酒。

所有那種人民所需要的東西，如宗教的規訓與使者之主的法律都是備載和確定在這聖書中。這在穆罕默德以後，對於相信它的人們，是一個永久的證據，因為它的經典是正確的，它的誥誠是無窮

的，一直到『（二）六十年』時新的顯示時，所有人們都共同遵守它了。它領導追求聖道的人們到團結的源泉中去，使得努力的和往前進取者，達到接近的帳幕。這是一個真實的有力的證據，一切及他的書本，紀載和傳說都沒有這個優點，因為傳說的言詞和存在都要由這本書的原文證實和確定。而且在各傳說中，互相歧異的和不明顯的地方是很多。

在他的使命將終的時候，穆罕默德講：『我遺下兩種重物在你們中間，上帝的書與我的家人』（十二個弟子）。雖然有許多傳說是從那個先知與啓導的源泉中，披露出來了，然而他只提到這本書為追求聖道者的最大的根據和有力的證明，為人民的指導，直到復活

（一）一六〇年 A.H. 巴宰的宣示與亞伯斯，亞卜圖博愛降生的一年

的時日爲止。

你要用公平的眼光，純正的心和虔潔的靈魂，想想上帝在他的書中所創立的，以作他臣僕的學問的證據，而他的書是爲無論高下者所接受，如此我與你以及所有在世界上的人們，依賴它的啓導，或者可以分別眞偽，辨明是非。因爲這種證據是限於兩件事，書及家人。講到家人，他們是已經物化；所以這個證據只是限於這本書。

在這書的首幾頁內講，『A.I.M. 在這書內沒有不確定的地方，這是對於虔誠者的一個指導』(K.S.)。在可蘭經內插入(二)的各信件中，聖靈的奧祕是宣示了，而一體的珍寶是保藏在他們的字裏行間，關於這一點，此處爲篇幅所限，我們不便多述。在表面上

看起來，這是闡明他聖下自己，因為有以下的話，『呵穆罕墨德，這本書是從一體的天中宣布出來的，其中沒有什麼疑難或不確定的地方，這個含着對於虔誠的人們的指導』！你想想，他是指定了可蘭經爲宇宙間所有一切的指導。那個一體的實質與冥冥中的神靈者，他自己證實了，其中沒有疑難和不確定的地方，所以是一切臣僕的指導，一直到復活的時日爲止。這種有力的重物之可信賴，是已經上帝證明了，經他宣布過了，如果一班臣僕對於這個重物，還要疑惑，不相信，難道是公平的嗎？難道還要避開已經上帝所指派爲啓導的工具與達到學問峯頂必由之道，而去追求別的東西嗎？或者聽信別人無價值的話，因而猶疑不決，而宣稱某人是講的怎樣怎樣

，或者某某事件沒有實現嗎？假若除了聖書之外，還有別的東西或原因可以作啓導人民的動機或證據的，那就一定在上面所引述的各聖詩中載着了。

總之，我們對於上帝無可置駁的命令與最高者制定的經典，如載在以上各聖詩中的，必不可遠避，必須接受這奇妙的書；因爲假若我們不承認這些書，聖詩就被人否認了。而且這是明顯的，無論何人不接受可蘭經者，就是在實際上不承認在可蘭經以前的各聖書。這些意見從這一節表面上亦可以看得出來。假若我們要講到其中艱深的意義，解釋其中所含的奧祕，乃爲時間與篇幅所不許。上帝證明了我們所講的話！

因此，在另一處地方又講：『假若你們疑惑我們給我們僕人一

穆罕墨德）的書，你就照這樣子寫一章試試看，而叫你的證人到上帝旁邊來，假若你是講實話的」（K.S.）這節話從它外表上的意義解釋起來是：倘若你們對於我們所派送給我們的僕人穆罕墨德的書要懷疑，你們就寫一本像可蘭經那樣的書，而請你們的證人——爲你們所視爲有學識的人——使他們幫助你們寫出；假若你們是那些說實話的人。

你想想聖詩的重要性是何等的大，其價值又是何等的高，上帝在這裏面完成了他完全的理論，有力的證據，統治的權威與深刻的意志。在宣布他的證據時，那個統一之王沒有與他們相同的東西，因爲在證據與見證中，聖詩是如同太陽，其餘別的就如同繁星。聖詩對於人們就是永遠的證據，一定的理論，與那個至上的王前發出

來的光明。沒有那種優點可以與他們平等，沒有那種東西是在他們之前的。他們是神意的珍珠的寶庫，一體之奧祕的儲藏。他們是堅牢的線，結實的繩子，最強大的把握與不能毀滅的光明。聖靈學問在他們中間奔流，永遠智慧的火在他們中間燃燒。這種火同時發生兩種效力。這在有信仰的人民中間創造愛的熱力，在互相仇視的人民間，產生疏忽的冷淡。呵，我的朋友，我們一定不要擯棄上帝的命令，我們一定要滿足和服從他所指定爲我們的證據的書。

總之：在這一節話內所含的證據與理論是過於偉大了，不是卑微的臣僕如我者盡能解釋得出來。上帝說的是眞理，指示人民向真理之路走。他是超乎他的所有臣僕之上，而爲至上的，他是偉大者，聖美者！

因此在可蘭經上又講：『這些是上帝的聖詩，我們實實在在的轉述給你聽。於是在上帝和他的聖詩以後，他們會相信什麼啓示呢』（K.S.45）？他講：這些是從神聖的天空中所露布的聖詩，我們轉述給你聽，於是在真實者顯現以後與他的聖詩宣示出來以後，他們要相信一種什麼言語呢？

假若你能把握住這節話的意義，你就會知道從來沒有比先知者更偉大的顯示者，也從來沒有任何證據比宣示在世界上的聖詩爲更有權力。不僅如此，除開爲你的主所願意的以外，也沒有較大的證據是可能的。

在另一處，可蘭經上又講：『災難要降到每個說謊和不敬的人的身上，他聽到誦給他聽的上帝的聖詩，用驕傲的神情，堅不相信

，好像他沒有聽見一樣；向他宣布一個痛苦的懲罰罷』（*N.S. 45*）。那就是災害要降到每個欺騙的罪惡者身上，他聽到從聖意的天中所宣示出來的詩節，而不肯相信，好像他沒有聽見一樣，你就將一個痛苦的懲罰加到他身上罷。

要是人們注意他們的主的聖詩，這節話就足夠使他們警惕了。

所以你在現時聽到，當聖詩誦給人們聽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加以注意，好像這些聖詩毫不關重要是的，然而從來沒有過，也永不會有什麼東西是比聖詩更偉大的。你對他們講，呵你們這些不智的人們，你們是講你們的祖先以前所講過的話！假若他們覺得反對會有什麼效果，你們也是一樣的見地。你們是久已與你們的祖先住在火中，火就是他們的境況，罪惡是不公平的人的下場。

在另一處地方，可蘭經上又講：『當他知道了你們的話的某一句，而對於這一句話表示譏諷，對於這樣的人，是有一個可羞的懲罰預備等着』（K.S.45）。譬如，他們嘲笑着說：『造出另一種奇蹟，表示另一種理論罷』！一個人講：『你使得天的一部份落下來罷』（K.S.26）；又一個人講：『呵上帝，假若這是你所講的真話，你從天上把石頭落下來罷』（K.S.8）。譬如在摩西時代的猶太人舍棄天賜的食物不要，擣取像葱蒜一類的濁物以代之，因之這些人民寧肯不相信由天意宣示的聖詩，而依附不純潔的想像。因此在現時可以看到，雖然天賜的食物由聖靈仁慈的天中與永遠恩典的雲端降落下來了，雖然生命之海由於萬物之創造者的命令，在天國中奔流不息，然而他們是餓犬一樣，圍繞着死的尸體，他們滿意死海中的苦水。

。贊美上帝！他們在證明的旗幟已樹起了的時候，還要找證據，在學問的太陽已現出來的時候，還要依附知識的暗影，對於這樣的人們，一個人必定會很奇異。這就正如向太陽要求光線的證明，或者與春雨理論，叫它證明它的雨量。太陽的證明就是它的光線，這光線遍照宇宙間，雨的理論就是它的水，這個給予全世界以新的生氣。是呵，盲人不知道有光，只知道有熱，荒瘠的土地不知道春天的益處。

『假若從可蘭經內，除開它的信以外，沒有什麼可得的，不要奇異，因為在陽光之下，盲人只覺得有熱外，不知道其他』。

在另一處，可蘭經上又講：『當我們的話讀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的理論沒有別的，只是下面的這幾句話，「使我們的祖先復活

罷，他們已經死了，假若你們說眞話」，如此等等」（K.S.A.）。

你想想他們是拿些什麼樣的理論，以反對那完善與無窮的恩典。他們嘲笑聖詩，但是聖詩的一個字都比全宇宙的創造要偉大，而聖詩用信仰的精靈，把在利己與私慾中醉生夢死的人喚醒轉來，但是他們要講：『把我們的祖先從墳墓中喚起來』。這就是人民的反對和驕傲。假若你們細心去領會上帝的聖詩，就會知道聖詩的每一句是一個正確的證據與爲着世界所有人們的高超的理論，對於人民是足夠的。

在這上面所述的同一節話中，奧祕的珍珠是藏在其間，你只要費一點點的氣力，就會找着。

你不要聽信人們的無益的話，他們說『這本書同書裏的詩節不

能是對於平民的證據，因爲他們不知道它的意義」。可蘭經對於東與西都是一個證據。假若懂得這書的能力，對於人民是不可能的，那它又怎能是一個證據？按照他們的話，沒有那個是必需知道上帝的，而且可以不必，因爲他的學問是比他書的學問大。而民平是沒有能力領會他的。

簡言之：這種話是極端的無益與不能容納的，是從驕傲者的口中流露出來的，其目的是使得人民避開上帝的善樂之源泉，而牢牢的把他們束縛起來。這些平民是在那些有知識的人之前爲上帝所接受所認承，這些有知識的人遠避真實者。對於聖語的了解與對於至上者聲述的體認，是與表面上的知識無關的，全賴心的純正，靈的虔潔與精神的自由。因爲在現時，有些人民，他們不認識一個

字，然而他們由於聖靈的恩典，是坐在學問的峯巔上，他們的心中充滿了智慧與卓識之花。願誠懇的人們因偉大之日的光明而得着祝福！

因此在可蘭經上又講：『對於那些不相信上帝語言的人，或者不相信他們要與上帝相遇的，他們就不要希望我的慈惠，對於這種人只是給以一種很痛苦的懲罰』（K.S.29）。又『而他們說——我們要爲着一個理想的詩人而舍棄我們的上帝嗎』？（K.S.37）。這句話的意義是很明顯的。你看他們在聖的言語露布了以後，他們是講些什麼樣的話，『我們要爲着一個理想的詩人而舍棄我們的上帝嗎』？他們稱穆罕默德爲詩人，嘲笑聖語，他們說，『這些都是古時代內可笑的寓語』（K.S.6）。他們的意思是這些話都是從前的人所說

的，穆罕默德搜集起來，而宣稱是來自上帝的。於是我們在現時可以聽到人民說同樣的話，『他把這些話與前人的話編在一塊』；或『這些言語是僞造的』。他們的口語是譏諷的，但是他們的品級與地位降低了。除了上面所述的這些反對與攻擊之詞外，他們又說按照聖書所載的，在摩西與耶穌以後，應該沒有獨立的先知者降世，來廢除這法律，只應該有一個人出來完成這法律的。於是這一句聖詩，指明一切聖靈的事體與證明慈悲者的恩典決不會有窮盡的，是宣示出來了：『約瑟在摩西以前降世，有明顯的表記，但是你們並沒有停止對他所宣傳的宗教的疑惑，一直等到後來他死了，你們又說「上帝決不會派遺第二個先知者了」！如此上帝使他錯誤，他是罪過和懷疑者』(K.S.40)。所以要從這一節話中了解在每個時代中

人民固執書中的一句話，作些無謂的爭辯，說不應有第二個先知者降世。譬如基督教士想從一句在前面述過的話中，證明福音的經典應永遠不要廢止，而且除開是證實福音中的法律者外，不應有第二個先知者降世。許多國家的人民都是被這種同樣的心靈的疾病所苦。你看到回教中人，是如何同從前的人一樣，爲『先知者的最後者』這個名詞所矇蔽。雖然他們自己承認這一段話：『只有上帝與那些在學問中有根底的人，知道其中的解釋』（*內.5.5*），然而當一個在學問中有根底的人降世了，而且這人是學問的源泉，本體，實質和證明，但是他們發現有與他們的願望相反之處，他們就說着和行着你們所看到的那些事。這都是從那些宗教的領袖們中發生出來的，就是那些人，他們只以私慾爲前提，黃金爲目的，他們是被知識

的偏見所矇蔽，被錯誤的理論所迷惘，正如同萬物之主用很明顯的口語所講的，『你怎樣的想？他之崇拜上帝，只是爲着自己的私慾，上帝使他在學問中錯誤，而他的耳和他的心是給上帝封塞起來，他的眼睛是給上帝掛上一個面罩；在上帝以後，那個要指導他呢？於是你們還不會受譴責嗎』（K.S.45）？

雖然這一句話，『上帝要使他在學問中錯誤』的表面上的意義是已如上述，然而依我看起來，這句話是指在那時代內有學識的教士，他們遠避真實者的聖美，而依仗他們自己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從武斷和私慾中產生出來的，他們駁責上帝的福音與他的主旨。『喂，你所擯棄的福音，是重大的福音』（K.S.38）。又講『當我們清楚的表記是讀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就說（對於你，呵穆罕默德）

這不是別的，就是一個人要把你們從你們的祖先所崇拜過的上帝離開，而他們（對於可蘭經）又說這不是別的，只是假造出來的罵人的话』（四〇三）。他確實講過當一體的聖語讀給無信仰的人與罪惡者聽的時候，那些不虔敬的崇拜多神者就要講，『上帝的使者只是想要制止你們崇拜你們的祖先所曾經崇拜過的』，又講『這是假造出來的罵人的话』。

你們聽着聖靈的仙語和永遠的福音吧，他是如何用暗示警告了那些對於聖語作無稽的駁責的人們，他是如何擯棄了那些反對聖語的人。再想想這些人民與接近源泉之隔絕，以及那些驕傲與持反對的人們，他們對於聖美所應享的權利是被剝奪了。雖然那個恩慈的實體者指導了那些無用的人到生存之宮去，指導了確實貧窮的人到

財富的聖路上去，然而有些人還講，『這個人不是別的人，就是詛
呪上帝的人』；又有人講，『這個人阻止人民到宗教與信仰的道路
上去』；還有人攻擊他是瘋狂等等。在同樣的情形中，在現時你們
看那些人民是講了些什麼樣的廢話，以反對那個永遠的實體者（巴
孛），是怎樣的誣蔑和攻擊那個正確的源泉者。雖然在聖書上，與
至聖的書信中，上帝對於那些否認和摒棄已經宣示的聖語的人們，
警告過了，而對於那些接受聖語的人們，將喜信宣布過了，然而從
新的聖靈的天空中所露布出來的話，又是被他們反對了；難然在宇
宙間從來未見過有這種恩典，人們的耳朵也從來沒聽過這種言語的
流露，是如同從慈悲者的恩雲中傾降下來的春雨一樣。每個先知者
秉有堅強的毅力，他們的品級之偉大與地位的崇高是和太陽一樣的

明顯，他們每個人都只有一本仍然存在而仍爲人所知道的書。但是在今日從慈悲者的恩雲中是降下如此其多了，使無人可加以估計。現有的書已經是二十部了，還有許多得不到的。有多少被劫去，落在叛徒的手中，他們把它如何處置，是不知道的。

呵，我的兄弟們！我們要打開眼睛，反省，訴諸聖的顯示，於是我們可以受着聖書中格言的勸導與訓誡的警告，不致反對聖語的宣示者，只是誠心誠意服從他的命令，接受他的經典，於是我們可以踏入仁慈者的宮中，居在恩典的邊岸。『他是慈悲的，對於他的臣僕是寬恕的』（K.S.G.）。

在可蘭經上又講：『呵你們這些接受了聖書的人，你們拒絕我們，除開是因爲我們相信上帝，或者因爲我們對於那種派下給我們

的啓示的信仰，或者是先前派遣下來的，以外是否還有別的原因——而就爲着那個原因，使你們中間大部份的人成爲罪過者嗎？」（四
S.5）。

這句話的意義是何等的清楚，而聖語就是一個證據，又是何等的明顯。這節話，是當無信仰的人民虐待穆罕默德的徒衆，而攻擊他們爲叛教者的時候，宣示出來的；這些人民宣稱他聖下的徒衆否認上帝，相信欺人的魔術。當回教初興，其勢力尙未膨漲的時候，無論什麼時候，他們一遇着他聖下的徒衆，他們就會很兇暴的對於那些信仰上帝者，施以迫害，壓迫和擊攻。於是在那個時候，這節聖詩從一體的天際露布出來，有清楚的理論與顯明的證據，教導他聖下的徒衆對無信仰的人們與信奉多神者說，『我們毫沒有別的舉

動，除開相信上帝，與相信穆罕墨德啓示給我們的以及以前先知者遺留給我們的話，你們就因此要迫害和虐待我們嗎？』他們的意思是，他們除開以爲新的與不可思議的聖語，啓示給穆罕墨德的，以及從前啓示給各先知者的話，都是來自上帝，因此對於這些聖語表示承認和服從外，沒有其他的罪過。這是一個證據，統一之王將這個證據教給他的臣僕。

因此，假若他們不相信這些奇妙不可思議的，籠罩東西各國的聖語，同時還能以爲自己是有信仰的人民嗎？或者他們是應該相信聖語的啓示者呢？拿他自己所造的證據來講，他怎能不把那些承認它的人們，算作有信仰者呢？事實決不會如此，他決不至於把那些信仰和承認一體的聖語的人們，從他的慈門前趕走，也決不會對於

那些依附眞實證據的人們，施以恫嚇。因爲在他的聖詩中，他是真理的證實者，在他的言語中，他是命令的創立者！他是權威者，保護者，萬能者！

因此在可蘭經內又講：『雖然我們授給你一本在紙上寫成的書，而他們也用他們的手摩弄過，然而無信仰的人們一定要說，「這只是騙人之談」』（K.S.6）。可蘭經中的語句多半是指明這一點。

但是我爲簡明起見，只引證上面這些話。因此，在他的全書中，他指示給人們的，沒有別的，只是證明他聖美的顯示的話，他們還要固執着某一點，而加以否認嗎？不僅此也，在每種事例中，他對於那些否認和譏笑聖語的人們，都用火警告過了。所以當某人帶着無數的語言，訓誡，使徒書，聖語而降世的時候，一個人對於這些既

沒有由於別人的教導，而得着了解，怎能就加以拒絕，對於自己剝奪這種偉大的恩典呢？在靈魂脫離幽暗的軀殼以後，他們將怎樣的回答。他們能說他們依據某一種傳說，而不知道其究竟意義，所以就否認命令的顯示，而與真實者的道路遠相隔離嗎？在先知者何以稱爲『有堅貞的秉賦』的理由中，是有一本書啓示給他們，你們沒有聽說過嗎？這是一定的。然而，信從某一個人的話，這人因爲他自己的無知，將引起猜疑的話，灌入人們的心中，他是時代中的魔鬼，煽惑人民，使其不依隨聖書的著作者，這個著作者是在先前就有過好幾部書流傳世間的，如此他們對於自己剝奪了聖恩的太陽，這怎能是正當的呢？除開這些情形以外，假若他們要避免和摒棄聖靈和慈悲者的恩典，我不知道他們將以誰爲依歸，以什麼面貌爲他

們前進的目標。是呵——『在每一個派門中，都有他們依從的方向』（K. S. S.）。我們已經向你表明這兩個道路，隨你向那條道路前進。這是一種真確的話，而眞理之外，只是錯誤。

在闡明這種主旨的證據中是在每個時代內，當看不見的神格在一個常人的身上表現的時候，有些無聲聞的，於世無所有的人們，向先知的太陽，尋取光輝，於是就被導入啓導的光明中，而得到與上帝的遇合。爲着這個原因，各時代中的所謂賢明的人物就加以譏諷，以下的一節話，就是對那些錯誤的人們而講的——『在他的人民間，那些不信仰的人講：「我們看你不過是同我們一樣的人，離開我們中間的那些最下賤的人。一味盲從以外，我們並沒有看見別的人信從你，我們也沒有看出你有較優於我們的地方，我們只覺得

你是說謊的人」」(K.S.11)。

他們反對那些聖的顯示者，說除開那些下賤的人，不值得人家的信用以外，沒有別那個信從他們。他們以爲人民中間的有學識的有身價與聞名的人是不相信這些顯示者的。他們想拿這個事實做證據，以證明眞理之保持者之不可靠。但是在這種最清楚的顯示與最大的權威的統治中，有許多正直的教士，大學問家，高超的思想家，都是受了接近與遇合之杯的寵賜，得到最大的恩典，爲着可愛戴者，舍棄世界。我們把這些人的名字提出幾個出來，使煩悶與苦惱的人或者可因此而能平靜其心境。

在這些人中間，一個是大聖莫納哈辛恩(Mulla Hosein)，巴孛的主義的光明，由他而發射。假若這不是爲着他，上帝就不會有那

樣的仁慈和那樣的神聖。又有西特雅(Aqa seyd-yahya)、他是在
他的一生中，始終如一，勇敢無畏。

莫納・穆罕墨德・亞萊 Mulla-mohammed-ali of Zinjan;

莫納・亞萊 Mulla-ali of Bastam;

莫納・塞得 Mulla-said of Bar-foroosh;

莫納・林巴德・尼拉 Mulla Nimat,u'lah of Mazandiran;

莫納約索夫 mulla yovssof of Ardabeel;

莫納馬帝 mulla mabdy of khoy;

亞格・西得・哈辛阿 Aqa-seyd-hosein of Toroheeze;

莫納馬諦 mulla mahdi of Kand;

莫納・巴克 mulla-Bkir, his brother;

莫納・亞卜圖・開萊克 mulla-abdul-khalik of razd;

莫納阿賴 mulla ali of Baragan;

與其他諸人，約有四百人，他們的名字都已載在上帝的『藏書』中。

所有這些人對於顯示的那個太陽（巴享），是那樣的承認，服從，被啓迪，所以在他們中間，有許多人舍棄財產和室家，將他們自己加入到光榮之主的善樂中去。他們爲着可愛戴者，犧牲他們的性命與財產。他們的胸膛成了敵人的箭靶，他們的頭斷在叛徒的戈矛下。世界沒有那個地方，不染有這些人們的血跡，沒有那把劍不曾觸到他們的頸項。他們的行爲就是他們的言語的眞確的充分證據。這些聖哲的人們。他們爲着愛的宗旨，舍棄其生命，全世界看見

他們這種犧牲的精神，都爲之驚異，這對於人民，還不是一個頂好的榜樣嗎？有些人們只知崇拜黃金，不相信宗教，只顧及現實，不想到永生，寧舍接近的源泉，而就死湖的鹹水，他們除開奪取人民的財產外，沒有別的目的，對於這種人們的否認，那些聖哲者的行爲還不是一個見證嗎？因爲他們只知道追求世界上的虛榮，根本離開了至上之主。現在我們以公正的態度評斷，那些人的品行是不是可以爲人較法與可貴的？他們的言行一致，表裏如一，所以別人看見他們的行爲，自制，以及他們的身體上所受的磨折，都爲之驚歎不已。或者還是那些反對者的行爲爲可取呢？這些人除開自己的私慾外，沒有別的願望，他們不能解除虛妄的幻想的羈絆，他們醉生夢死，惟私利是務，對於聖靈的經典，則毫不予以注意。一班人民

要信從這種人，對於聖哲的人們，持反對的態度，不肯信仰和承認，這是爲那種法律或經典所許可的嗎？聖哲的人們在真實者的善樂中，犧牲了生命，財產，名義，職務，名譽與尊榮。『殉難之主』（哈辛恩，亞萊的兒子）的事在以前不是看做最偉大的事情與他聖下的真理最有權威的證據嗎？沒有這樣的的事情在以前發生過，沒有那個真理表現出來，有這樣的堅確與明顯，雖然他聖下的事物只從早上延長到中午，這不是已爲人宣稱過了嗎？然而十八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在這個時間以內，苦難從各方面落到這些聖哲的人物身上，有如暴雨之傾降。他們是以何等的愛，感情，虔誠與渴望，自動的在可贊美者的道路上，犧牲他們的生命，這是爲人人知道的事。因此，他們怎能以爲這是一件簡單的事呢？這種重大的事在以前發

生過嗎？假若這些人還不是爲上帝努力者，那末，誰才是努力者呢？他們是追求榮譽，財富與勢力的人嗎？他們除開真實者的善樂外，還有別的目的嗎？假若不管這種奇妙的證據與不可思議的行爲，說所有這些人們都是虛僞的，於是是要那一種人才能稱爲真實的呢？我憑上帝發誓，假若人們對於命令的奧祕加以反省，這種行爲對於世界上所有人們，就是充分而明顯的證據，『他們行爲不公正的人，隨卽就會知道他們自己要受別人什麼樣的待遇』（K.S.C.）。

而且在聖書中，真實與虛僞的表記均已判明，所以人民的聲明與口實都要經過這個試金石的試驗，然後眞才可以從僞中分別出來。這個試金石是『願意死，假若你們講眞話』（K.S.C.）。想想這些忠誠的殉難者，他們言語的真實是在聖書的本文中證明了，你們已

經看見他們都犧牲生命，財產，妻子與他們一切所有的，而超升到天堂的最高一層中去了。然而這些崇高與偉大的人物，其承認這種崇高的主義的榜樣，不爲人民接受。同時那些棄蹤教而崇拜黃金，阻止巴宰主義的傳播，以免他們自己的勢力的毀損，像這等人反爲人民所信從，依照其榜樣，以反對巴宰；雖然人人都知道他們沒有爲着聖教，舍棄他們的尊榮之萬一，更何況生命，財產與其他等等呢？

你看依照聖書的原文中，神聖的試金石是如何的把純潔的從不純潔的中間，分別了出來，然而人民仍然不予以注意，在醉生夢死的境況中，惟現實與領袖慾是務。

呵，人子們，時日已經過去了，在這些時日中，你惟以幻想與

迷信是務，而這種幻想與迷信是由你的自大心造成的。你要何時才從你的睡夢中醒悟過來呢？起來罷，因爲太陽已經升到中午的時候，使它可以用聖美的光亮照耀你罷。

但是要知道，以上所述的這些學問家與宗教家，沒有那個真的有領導的資格。因爲在各時代中，著名的有勢力的教士，他們位高勢大，是決不會信從真實者，只有『爲主所願意』的那些人纔有這種信仰，而且除開極少數的人外，這種事在世界上很少有的，『因爲在我的臣僕中很少是感恩的』(K.S.34)。在現時，那些有支配人民的大權的教士們，在他們中間沒有那個對於真實者有過信仰，不，他們惟以壓迫有信心的人們是務，其手段之殘忍，是爲以前所未有過的。

至上之主（巴孛）（除開他以外，願一切生命對他作犧牲！）對每個城市中的聞名的教士，特別寫一封信，他在信中把他們的驕傲與反抗詳細的分列等級。「於是你們有眼睛看的人們，學他們的榜樣罷」。他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叫巴孛主義的信徒，在下一次復活期內的『莫斯特格斯』（Mustagath）（博愛Baba）的顯示中，根本不要爭辯『何以在巴孛的顯示內，許多有學識的教士都相信了，而在這個顯示期內不如此』；上帝不許可，他們對於這些小的地方，不要鰥鶩過慮，以免失去聖美的權利。是呵，上面所述的聖哲，許多是不聞名的，但是他們因為上帝的恩典，都能不受領袖慾和虛榮的引誘，而成爲虔誠與純潔的人物。『這是由上帝的恩典，他會對他所喜歡的人們，賜以同樣的恩典』。

另一個證據和理論，在各種證據中照耀得如同白日的，是那個永遠的聖美者（巴孛）在聖教中的堅苦卓絕。雖然他還是在青年時代，然而他具有大無畏的精神，不避任何艱難，宣布一件事情出來，與全世界的人民的意志相反，無論高下，貧富，貴賤，君王或臣民，都不與他表同情。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這除開是上帝的聖命與確定的意志以外，還是別的嗎？我憑上帝發誓，假若別一個人也動這種念頭，想做這種事，他就會即刻遭殺身之禍；就是你們把全世界的人民的膽量都放到他一個人的心中，他也不敢對於這種重大的事情冒險，除非他是得了聖意的許可，或者他的心是與慈悲者的恩典聯合起來，他的靈魂信賴至上的恩典。對於這個，人民要怎樣的解說？他們說這是瘋狂，正如同他們說以前的先知者一樣，或者說

他所以從事這些事情，是爲着領袖慾，以得到虛榮嗎？

贊美上帝！在他的第一本書內——他把那本書命名爲『*Qayou Bi Asma』（名義的自存 Self-subsistent of the Names），是所有聖書中最偉大的和最有權威的一部——他預言過他自己的殉難。在一處，他講過這樣的一段話：『呵，你上帝的兒子，我已經對你完全犧牲了我自己，我在你的道路上對於別人的辱罵，處之泰然，我不想望什麼東西，只是在你愛中的死，所以對於崇高者，保護者，先存者之上帝，這是充分的見證』！*

因此他又在下一段話中，表示他殉難的決心，『我好像聽到有一個人在我的内心中喊着——「你在上帝的道上，犧牲你所最寶貴的東西罷，正如同哈辛恩（祝他平安）！在我的道路上犧牲自己一

樣」；假若我不是顧及這種眞的奧祕，我的靈魂是在他的手中，就是世界上所有君主與帝王都集結起來，他們也不能從我這裏拿去一個字，更何況那些無關重要的臣僕，他們都是被天意厭棄的人們呢？他們可以知道我在上帝道路上的忍耐，順服與犧牲的程度」。

這能說這些語句的著作者除開爲着上帝的宗旨，還有別的目的，或除開他的善樂以外，還有別的願望嗎？在這一節話內含有這樣的一種卓越的見識，如果宣示出來，所有的人都會願意犧牲他們的生命與捨棄他們的靈魂了。你想一想人民的無知與麻木，他們對於這一切，把他們的眼睛閉起來，反想追隨於那些（二）死體之後，這些死體是造成信仰者的痛苦的原因；他們對於聖哲的先知者，是

(二)指當時的一班摩拉Mehes與教士

作怎樣的無稽的攻擊！如此我對你敘述了經那些無信仰的人們一手所造成的事實，他們在復活日中，逃避與上帝的遇合。上帝要懲罰他們的無信仰，而且在他們的肉體與靈魂毀滅了以後，給他們預備一種刑責。這是因為他們講過，『上帝不是在任何事情中，都有權威的，他在恩典中，袖手不給』！在這個主義中，堅忍是一個大的證據與有權威的理論。先知者的最後者講：『兩節話把我弄老了』。兩者都是關於在上帝的主義中的堅忍的。可蘭經上講：『你要堅忍，因為你是如此被命定了的』(K.s.II)。

你看在他的幼年時代，這位聖哲是如何的把上帝的主義宣揚出來，而何等的忍耐精神是從那個一體的聖美者表現了出來。雖然全世界的人們聯合起來壓迫他，也不能發生效果。他們陷害他愈甚，

他的熱誠愈見加增，而他的愛火是燃燒起來了。所有這些事實都是清楚的，沒有那個加以否認。最後他死了，超升到至上之友那裏去了。

在巴孛的顯示的證據中，是權力，統治與權威，這些從那個生存的顯示者與可愛戴者的表現者，發布出來，遍及全世界各地。雖然那個聖美者是降生於希拉茲(Shiraz)，在這個『六十』之年中，把障礙剷除，然而在短時間內，那個實體之實體與海洋之海洋者的權力，統治與威嚴的表記，是在各國間成爲那樣的明顯，於是那天中的太陽的踪痕，表記，證據與徵象，是無論在那一個地方都表現出來了。許多純正與貞潔的人們都有了那個永遠的太陽的表現，而那種直覺的學問的光輝是籠罩於人們間。雖然各地的教士與權貴

者都起來壓迫他們，充滿着嫉恨與殘忍去剷除他們，殺害了許多聖哲與公正的人，用最不公正的判斷，與最殘酷的刑法，許多有靈性的人，表現純粹的學識與行為的，都是死在他們的手下，然而不管這一切，這些人們都是爲上帝而努力，直到臨死爲止，然後他們超升到天國中去了。他影響於這些人們，而改變了他們有如此其甚，所以他們除開他的願望以外，沒有別的目的，除開他的命令以外，不想望任何事件。他們順從他的善樂，把他們的心依附他的思想。

試想着，這種權威與勢力在世界上，從別的中間表現出來了沒有。所有這些純潔與虔誠的人們，都是以絕對的順服態度，服從天命。在痛苦的期間，他們只是向上帝感恩，在受磨折的時候，他們

只是逆來順受。這是顯然的，世界上的人民，對於這些人，都是懷着極深的憎恨，因為他們以爲虐待和壓迫這些聖哲的人物，可以促成他們的繁榮，解放，永久的成功與利益。從亞當的時候一直到現在止，像這種事變以前在那個地方發生過了嗎？或者這種騷亂在人民間發現過嗎？不管他們的痛苦如何，與怎樣的受害，他們是成了人民詛咒和攻擊的目標。這好像是忍耐在人類中是發源於他們的自制，信實在世界上是產生於他們的行爲中。

簡言之，你要對於這些在以前發生過的事實，加以反省，使你也能領悟這個主義的偉大與重要。於是你就可由慈悲者的恩典，平靜你的心緒，休息和居住於篤信的寶座上。唯一之上帝證明，假若你們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除開在上面所述的這些事實和證明外，就

是世界上的人民的詛咒與反對，也可爲那些聖哲的人物的真理的最大證明與有力的證據。當你對於人民，包含教士，知識份子與無知者等的反對，加以反省時，你就會在這種主義中，成爲更堅定的了，因爲所有發生過的事實，都是被直覺的學問與永遠的命令的源泉者預言過了。雖然我這個臣僕不願提及先前的事故，然爲閣下之故，引證一些適合此處的用處的傳說。實際上講起來，是可以不必，因爲在上面所述過的，對於世界上的人民，儘夠他們資以反省了。實際上，所有一切聖書與道理，都包含在這個簡單的敘述以內了。要是一個人稍加思索，他就會從前面所述的文字內，領悟到聖語與事實中的奧秘，這些都是從至上之王表現出來的。但是人民的程度與情形既然不一致，我們可以再引證幾種傳說，以免除人們的疑惑。

，使得他們的意志堅定起來，而且聖靈的證據，對於無論高下的人民，可以因此補充完足。

在這些中間的一個，是，『當真理的準則表現出來的時候，無論東方和西方的人民，就都會加以詛咒』。一個人應當飲一點辨認的酒，把他自己樹立在堅毅的座位上，而注意這一句話：『一小時的反省勝過七十年的虔誠奉祀』，由此以發現人民的這種卑下行爲的原因，他們不管愛的宣示與真理的追求，只是在顯示以後詛咒真實者的信徒，如在上面的傳說所講明的。這是顯明的，這種事情之所以發生，只是因爲先知者降世，把人民從來所固守着的風俗，禮儀與習慣等，加以更改，所以遭人民的反對。假若慈悲的聖美者對於人民固有的風俗與禮儀表示一致，不置可否，那就不會有這種紛爭與

變亂在世界上發生了。這種祝福的傳說是被以下的話證實了：『在那一天，領導者會召集人類到一個可反對的事情中去』(K·s·54)。

總言之：一體的領導者，在聖靈帳幕後，既是指示人民遵守與他們絕對相反的事情，而這種神聖的啓導，既是違反他們的慾望，所以就有這許多事變發生。

你想一想，人民對於這些有根據的傳說，都已經實現過的，就絕對不提，對於那些成爲疑問的傳說，則一點不放鬆，責問何以這些傳說沒有實現，雖說有些爲他們意想不到的，是仍然實現了。真實者的表記與徵象是如同中午時的太陽一樣的明顯，然而人民還是盲然無所見。雖然可蘭經中的詩節與已證實的傳說，許多是指一個新的法律與命令，一個新的主義，然而他們還在等候那個預期的人

來，制定與可蘭經內的法律相符的經典，正如同猶太人與耶教徒一樣。在指着一個新的法律與新的天運而言的原文中，有賴巴 (Nudb) 在禱告中的詞句：『那個人，他是被選擇了，以改造宗教與法律的，是在那裏？那個人，他是被保留着，以革新規律的，是在那裏』？這在 Zeyarat (亞萊所著的書名) 內也講過：『祝新來的真實者平安』。阿賴 (Abu Abd, Allah) (穆罕默德的第六個弟子) 被人問及馬蒂的性格時，他回答說：『他會做上帝的先知者 (穆罕默德) 所做過的，他會破壞所有在他以前的東西，正如同上帝的先知者廢棄了 (1) Jahileyah 的事情一樣。

你想一想，雖然有這許多相類的傳說，然而他們還是如何的想

(1) 在穆罕默德降世前，派根 Pagan 地方的阿拉伯人的無知的狀況

要證明法規的永久性，不知道每個顯示的目的是爲着改造，使世界進化，無論公共的私人的，外表的內在的，都是不能永久不變的。假若世界上的事一成不變，則新的顯示爲多事。這是在『亞維廉』（Availin）一書中講過，『一個青年人，他帶着新的聖書與新的法律，會從穆罕墨德的徒衆中出現。』這是一本有權威的書，接着又講：『他的敵人，大多數是教士』。在另一處，又載着沙的克·伊卜恩·穆罕墨德曾經說過：『一個青年要從穆罕墨德的徒衆中出來，他誓必忠心於他，以誥誠人民，他會有一本新的聖書，他要領導人們去承認這本對於亞拉伯人是可憎的新聖書。當你聽說他，趕快去依附他罷』。他們把回教的遺訓是怎樣忠心的實踐了！雖然這是講過：『倘若你聽到一個青年的回教徒出世，勸導人民信仰一本新

的聖書與新的至上的法律，你就要即刻去歸順他』，然而他們對於那個生存之主，還要表示不信仰與背叛，並不依順那個聖哲的人物，只是對他懷着極端的恨意，或以刀劍相向。而且在聖書中，教士們所抱的敵視態度，是如何明白的敘述過了。雖然這些傳說與引證是明顯的，證實了的，然而人民對於學問與聲述的顯明的實質，是掉頭不顧，反依隨那些錯誤與反叛的人們；他們不管那些已經宣示的語句和載明的傳說，只由着利己心的衝動，隨便亂說。假若真理的實體者宣示一個與他們的願望和自大心相反的解釋，他們就會即刻攻擊他爲反叛，並且說，『這是與我們的教義相反的，沒有這種命令載在那無可否認的法律中』；正如同現在許多人所講的那些無益的話一樣。現在我們想一想這一段傳說，所有這些事情是如何的在

以前都說到了。在『亞濱』(Arbain)（傳說之書）一書中載着：『一個青年要從回教的徒衆中出現，他有新的法律，他會勸導人民，但是沒有那個理會他，他的仇敵大多數是教士。當他誥誠一件事情，沒有人聽信他，但是他們要說，「這是與我們回教的教理相反的」；如此的在傳說中講下去，一直到末了爲止。在現時，各人是說着同樣的話，不知道他聖下是坐在『他做他所願做的事』的寶座上，與樹立在『他命令他想命令的事情』的席位上。

沒有那種知識能悟解他的顯示的性質，沒有那個學問能理解他的使命的範圍。所有話語都需要他的認可，所有事情都要得他的批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他的命令創造出來的，受他的指導而存在。他是神靈的奧祕的顯示者，永遠的深識的說明者。如此在『Bula-

r. UL Anwar.』『Awalim.』和『yanboua』(一本傳說書)各書中載着沙的克·伊卜恩·穆罕默德曾經講過：『學問是二十七個字母，所有在以前被先知者闡明出來的，是一個字母，一直到現時，人民只知道這兩個字母。但是當格以姆出世後，其餘的二十五個字母會表現出來。』

你想一想：他表明學問是二十七個字母，所有以前各先知者，從亞當起到穆罕默德止，一共還只解釋了其中的兩個字母，而他們是爲着這兩個字母派遺出來的。他又講格以姆會把其餘的二十五個字母表明出來。從這個解釋中，我們可以了解大聖巴享的地位和等級。他的等級是比所有一切先知者更偉大，他的使命是比所有聖哲的學問與理解更崇高。先知者，選民和聖哲者所不知道的事情，或

者他們因爲上帝的不可規避的命令，沒有宣布過的，這些無價值的人們反用他們有限的思想與知識去猜測，而發現其有與他們的願望相反之處，就加以否認。『你以爲他們中間的大多數聽到或知道嗎？他們只是像野蠻的獸類一樣，是呵、他們離開眞理的道路要更遠哩』(K.s.35)。上面所述的傳說是清清楚楚的指明隱秘的事實，與在他聖下時代內的不可思議的新事實，他們對於這種傳說，又將怎樣的解釋呢？這種新的事實會使得人民發生異議，有如此其甚，所以宗教家與教士們會判處他聖下與其徒衆的死刑，而全世界的人民會一致的起來反對。在『法帝馬的書』(Tablet of Fatima) 中，耶布(Jabir) 所著者『凱費』(Kif) 傳說，講到格以姆時，就有下面的一節話：『摩西的完善，耶穌的光榮，橋布的忍耐，他一人要兼

而有之，他的朋友在這個時候要受屈辱，他們的頭會是如同土耳其人的頭一樣，被別人當作禮物相送，他們會被殺害，被焚斃，他們會時時受恐怖的襲擊，世界上會染上他們的血跡與慘痕，他們的妻子要哀號；這些人們誠然是我的朋友』。

你看在這個傳說中所講的，現在是都已實現了，因為他們的聖血灑遍了各地，他們成了每個城市中的囚俘，在城中與鄉間被人領着遊行示衆，最後有些就被焚斃了。然而沒有那個想過，假若格以姆要按照先前的法律與經典降世，那末爲什麼有這種傳說產生，與這些糾紛發生，使得那些徒衆的死好像是應該的，那些聖哲者的傷害是視爲達到接近的峯頂的道路呢？

而且，你看這些已經實現的事實與行爲是如何的在先前的傳說

中，也載過了，如在『羅斯凱費』（Rouzeye-kafi）中解釋『左拉』（Zora）所講的即是。在羅斯開費中載着瓦赫（Mo-à-weyeh-Ibn Ahab）的事，亞卜達拉（Abi-Abdallah）講：『你知道左拉嗎？』我講：『我可以爲你犧牲嗎？他們講這是在白格達得嗎？』他講：『否』於是又接着說：『你到過那個萊爾城嗎？』『是的』，我回答他。他問：『你到過那個牛市場嗎？』『是的』！『你看見在路上旁的那個黑山嗎？左拉是在那裏，他們會在那裏殺害某些人的八十個孩子，所有這些孩子都是沒有罪過的』。『那個會殺害他們呢』？我問他。他講：『波斯的人民』！

這就是他聖下的徒衆所遭遇的情形，前面已述過了。因此，按照這個傳說，左拉就是在萊爾地方。在那個地方，這些徒衆是死在

最慘酷的刑法之下，而所有這些聖哲者，按照傳說所講，都是被波斯人殺害的。你已經聽到這種事實了，這對於全世界的人們也是很明顯的。所有這些事情既有如同皎日之明朗，爲什麼這些人們不對於這些傳說加以反省呢？他們爲着上麼理由，不向真實者前進呢？爲什麼因爲別的傳說，其意義爲他們所不能懂解的，他們要離開真實景的顯示，與上帝的聖美，而目居於地獄中呢？這些事情只是由於各時代中的教士與宗教家的否認而發生的。關於他們，沙的克，伊卜恩，穆罕默德說過：『那時的宗教家在天的陰霾下會是教士們中頑惡毒的。惡化由他們而發的，會仍還到他們』。

我們請求比央的宗教家與教士們不要如此行事，不要加害神聖的寶體，至上的光明，絕對的永生，與上帝的終和始的顯示，不要

依恃有限的知識與思想，不要對於至上無限的學問的顯示者表示惡意。然而不管我們的勸告是如何的誠懇，那個誤入歧途的人，他是人民的首領，還是要實行他的高壓手段。於是各地的人民也會一齊起來壓迫聖美者。那個生存之王的徒衆與願望者的實體會逃避到深山之中與荒漠之地，以避其勢焰。同時有些人會逆來順受，將生命置諸度外。事實已經表現過了，那個號稱有最大的敬心與德行的人，人民以服從爲天職，他的命令是沒有那個敢違抗的，會向那個聖樹的根源宣戰，會以最毒棘的手段，實行壓迫。這就是人民的性質。

我們希望比央的人民可以受着訓練，使他們可以超升到聖靈的世界上，居在天宮中，於是他們就可以從一切中間，把眞實者辨別

出來，體認僞與眞之分別。但是在現時，人民充滿着妒恨的情緒，我憑萬物之教導者發誓，從世界的初期——雖然這沒有初期可言——一直到現在止，沒有這種妒恨，仇惡在以前發生過。因爲有許多人，不知道公理爲何物，只以挑撥離間爲事，一齊反對我這個臣僕。各方面都以我爲攻擊的目標，我乃成爲衆矢之的了。雖然我們不想在任何事情中，得到令譽，也沒有與人競爭取勝的舉動，我們對於人人是項親熱的朋友，與人共患難，在高貴的人之前，我們是絕對的謙卑順服，然而憑上帝講，敵人與教士所施之陷害與虐待與從前所施之於巴孛教徒者相比較，還算不了什麼。

簡言之：我們將何以置辭？因爲世界上要是有公論，也決不讓這種事重演。要是我在來到這地方之前，知道將來一部份要發生的

事，那我們在那時以前，就會要離去，遁入荒僻無人煙的地方，在那裏過兩年孤獨無羣的生活。我們的淚如泉湧，我們的血在奔流，我們在許多日子內，沒有進食，我們的身體許久得不到安息。然而不管這些艱難困苦是怎樣！——憑着上帝，我們的靈魂全在他的手中，我們處之泰然，安之若素，因為我們不注意幸福的損失或身體上的痛苦的。我們只認識自我，不管其他一切。但是上帝的經典是超乎想像之範圍之外的，他的命運之箭是無可逃避的。人們對於經典與他的願望，只能服從。我們憑上帝發誓，我們無意規避這種放逐，也不希望以後有釋放的可能。我們的唯一目的，只是避免爲人民議論的目標。與使徒衆騷擾的緣由，避免傷及別人的情緒或引起人的憂愁。除開這些以外，我們沒有別的意念與目的，然而人們總

要隨自己的高興，發表對於我們的意見。最後釋放的命令發布了，我們自動的服從了。

我們被釋放了以後，所遭遇的情形，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在兩年中，敵人用最大的努力，想方設計毀滅我，這是大家知道的。

然而沒有那個亞巴李肯對我，予以援助，而且不僅不援助，接連不斷的攻擊，無論在言語上和行為上，都是如暴雨一樣，向我施放。

但是我早已將生命置之度外，對於這一切，都是處之泰然，惟願由神聖者的恩典，這個著名與在前面述過的字母，可以犧牲於上帝的道路上。要不是爲着這個意志——憑上帝，聖靈在他的命令中宣示詞語——我們不會在這個城中停留一分鐘，『因此上帝是充分的見證』。我們用『除開上帝以外，沒有那個有權威與力量，我們只是

屬於上帝的，我們會回到他那裏去」，(K.s.) 結束我們的話。

有智慧的人，飲過愛的美酒者，不會想法，以滿足自己，對於表明這種不可思議的主義與無比的聖的顯示的證據與理論，他們比第四重天的太陽，看得更爲清楚。你看人民離開聖美者，服從自己的私慾，不顧一切在可蘭經中所載着的正確的語句與引證，不顧可蘭經在人民間是聖靈的信託，不顧一切比解釋更爲明顯的傳說，統同摒棄不管，只斤斤於某些傳說的表面上的意義，覺得是不與他們所知道的相符，真實的意義又非他們所能悟解。如此。他們被剝奪了光榮者的聖酒與永生者的聖美的流泉。

你想一想，就是那個光明的實體的顯示的日期也在傳說中載着了，然而他們也不介意，更不減去一點自利的慾望。

在這個傳說中，穆伐塞爾 (Mofazzal) 詢問沙的克說：『呵，我的主，他的顯示的表記將是怎樣的呢』？於是他答：『在第六十年中，他的主義會表現出來，他的陳述會提高』，

簡言之：有這樣明顯和清楚的引證，一班人民還要舍棄真理，真是一件希奇的事，譬如，所加於那個聖靈的實體者的憂愁，虐待和囚禁，是在以前的傳說中就敘述過了。在『博赫 (Buhar)』（回教中一本有名的傳說）中講：『我們的格以姆要表現四個先知者的四種表記，就是摩西，耶穌，約瑟和穆罕墨德。摩西的是恐懼和先知，耶穌的是代表他所說的，約瑟的是囚禁和虔敬的面貌，穆罕墨德的是有如同可蘭經的表記』。不管這個傳說是如何的正確，把一切事情描述出來，如同已實現過似的，還是沒有一個人介意，我們想

在將來也不會有人介意，只有那些爲主所願意的人是例外，『所以上帝使得他所喜的人聽到，但是決不會使得那些在丘墓中的人聽到』。

神聖的鳥與永生的鴿子有兩種聲述，這對於閣下是顯明的一件事。一種是直述的，沒有隱語或暗示，所以這個可以爲明確的路燈，行人由着這路燈的指導，可以達到聖哲的峯巔，而追尋聖道者可以引入一體的宮中。這就是上面所述的那些明顯的記載與清楚的聖語。另一種是寓意與暗示的語句宣示的，以表白隱藏在嫉妒者心中的意思，暴露他們的隱衷。所以沙的克，伊卜恩，穆罕默德說過，『上帝會要考驗和鍛煉他們』。這是神聖的秤衡和永遠的試金石，他用此以考驗他的人民。除開有平靜的心緒，聖潔的心靈和高尚的

思想，是沒有那個能懂得這種語句的意義。在同類的語句中，只有字面上的意義爲人民懂得，非上帝之所望也。所以又講：『每種學問有七十個意義，人民只懂得其中的一個；但是當格以姆降世時，他會把其餘的意義在人們中間宣布出來』。又講：『我們說一個字，有七千個不同的意義，我們能把每個意義給解釋出來』。

簡言之：這些事情之所以要敍述出來，就是要使得人民不致因某些傳說與聲述而感受苦惱，這種傳說與聲述的表記還沒有在統治的世界上表現，但是總要使他們知道他們的迷惘是因爲自己缺乏理解而起，不是因爲傳說的意義沒有實現之故。因爲回教的意旨，如在傳說中所指明的，不是這班人民所能了解的。因此人民不要在這種題目中，對於自己把恩典剝去，但是要向其監守者詢問，於是一

切奧妙或者不受矇蔽，而能清楚的表露於外。

但是在世界的人民間。找不到一個人。是真理的追尋者。或者關於艱深的問題，他會趨向一體的顯示者。所有人們都是住在隔膜之鄉，服從兇惡與背叛的人們。但是上帝會按照他們的行爲，對待他們，會忘記他們，正如同他們在他的時日中，忽略了他的遇合一樣。如此那些否認聖道的人，要受懲處，他要懲處那些否認他的表記的人們。我們用他的言語，結束我們的話（他是崇高者呵！）——『無論何人規避慈悲者的勸告，我們就要給一個魔鬼給他做朋友』（*Exodus*）。『無論何人規避我們的勸告，他就要過愁苦的生活』。

上面所述的是如此，假若你們是有理性的，當能了解了。

著者爲『B』與『H』(Baha 博愛)。

那些聽了在沙谷拉提的鴿子的仙音者，祝他們平安！
光榮的主，至上者！